

新智識叢書

人 口 問 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智識叢書

人
口
問
題

英國柯克斯著
武培幹譯

商務印書館



序

武佛航君譯英人柯克斯的人口問題，既已完功，要我在此處隨意說幾句話。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大，我還沒有多大的研究，實在不敢多說，不過就我的個人意見所及，隨意說說，也似覺無妨礙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可以分作兩層討論：第一層是理論方面，第二層是事實方面。從理論上說起來，話是很長。自從馬爾薩斯人口論出版以來，學者的聚訟可以說是不曾得有結果。贊成馬氏的說人口和食物的歷史上的統計確是如此。不過極端的時候還未到而已。反對馬氏的說事實雖然如此，然而照人類智識的進化說起來，可以漸漸的發明許多方法，可以使人滿之患不至於實現。這兩方面的爭論實在是很難判斷孰是孰非，因為人滿之患現在既未曾十分現出，而解決的方法究竟若何，更非今日所能夠預言的。

從事實方面說起來，我們到很有研究的必要。世界各國的關係，我們雖然可以曉得一點，但解決的方法當然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能夠放談的。人口與地面的分配，比勞力與資本的分配還

要爲難些；比方安格魯撒克遜的人口連殖民地一總算起來，不過六千萬左右，而他們所占世界的地面有一千一百餘萬方英里，所以有許多英國學者明目張膽的說，他們在最近之將來，是不怕人滿之患的。自然他們要怕人口之患，除非是他們的殖民地都要獨立，並且禁止母國的人進口；不然，他們要怕人口之患，也要在別人的後面了。將來如果要分配人口，使他平均，應該用甚麼方法，雖然一時說不出口，總而言之，我們中國人想是不容易插嘴的。我們暫且只談我們自己的事，已經覺得千頭萬緒，不知道從那裏說起。我近來偶然翻閱通典，看見唐虞三代以後一直到唐朝，戶口的變遷是非常的劇烈。當極盛的時候，總有五六千萬人，一換了朝，便止有一二千萬人，相差如此其大！這幾千年中間，我們的土地一天一天的擴充，戶口總是差不多，一直到最近幾百年，纔說是大大的增加，所以今日的中國人，說有四萬萬以上。這裏頭的黑暗，是人人知道的，就是杜佑先生，他也說是報告不實，所謂戶幾百萬，口幾千萬，都是不足信。這是不錯的，但是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今日中國人口的增加，確是非常的迅速，其原因就是中國人生出來就要傳代的，所以無論他窮得如何地步，也要生幾個小孩子裝裝門面。越是窮的，越生得多。他們那裏來的飯吃呢？

在我們舊社會的習慣底下，他們是不怕沒有飯吃的。他們的人生觀，正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吃飯，生小孩子，招扶朋友；無論有錢的沒有錢的，有勢力的沒有勢力的，都是一樣，所以人人都有飯吃，都可以生小孩子。照這樣儘量的做去，到了一二百年，人口覺得太多，就大大的淘汰一下。這個淘汰的方法，無是非饑荒，疾病，兵災……等到人口稀少了，他們又重新製造起來。如此循環反覆，以至於今日。我常說，假使一百年以前，沒有「洋鬼子」跑到中國來，中國的歷史就會像章行嚴先生近來所說的循環主義，不會有新花樣出現的。現在不好了，沒有飯吃，有外國的糧食來幫助，要想大大的內亂一下，洋鬼子不許，所以只有一條路給我們走——疾病。要想「天下太平」，只有希望死亡率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使牠超過生育率，不然，我們有怎樣辦法呢？

有人說，人多不要緊，只要有職業，就會有飯吃；又有人說，有職業沒有職業，與人多人少簡直沒有關係；最近倫敦大學經濟科校長有一篇論文登在經濟學雜誌上，就是這個主張。他的統計雖然是很詳細，很有價值，但是對於我們中國人是完全用不着的。我們中國人真是窮得可憐，若是照老習慣只管把小孩子生下去，那就無論如何開發富源，也是來不及的。我聽見山額夫人來

中國宣傳節育主義，起初覺得很疑惑，以為經此一傳，只有智識階級會受影響，勉力的限制生育，無識階級必定是仍舊「纍纍乎如貫珠」生出小孩子來，那末，久而久之，不是智識階級的子孫一天一天的減少，無識階級的子孫一天一天的增多，還了得嗎？那時候，我的妻袁昌英女士對我說，這是過慮，因為人的力量的大小，和人數的多寡，不成正比例。假使智識階級的人能够節育，雖然只生得一二個子女，因為撫育教導的功夫要比生三四個子女的時候周到些，所以這一二個子女的將來，必定比那三四個的力量，總算起來，還要大些。我近來把中國的人口國力和英美日法的人口國力比量起來，知道她的話是對的，所以我對於智識階級，很希望都能够了解這個道理。

柯克斯這本書非常淺顯有趣味，為中國青年所必不可不讀的，其中第四章論社會的進步及第五章論人種的改良，尤為緊要。武君譯筆亦非常條達可喜，所以不願淺陋，在此亂說了幾句。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六日楊端六序於上海

敍言

人口學說，我國古來也是有的：韓非物競之論，荀卿人口之說，其精義實亦不讓於達爾文之天演公例，與馬爾薩斯之人口原理；不過對於人口政策之實施，人口問題之解決，我國向來却不甚經意。司馬錯雖有「欲強兵者務富其民」的陳議，越王勾踐雖有「壺酒豚犬以獎生殖」的政迹，然而他們的動機，都在利用人民以快私圖，並非着眼於人民真正的幸福，所以够不上人口問題底解決。人口問題既沒有得着相當的解決，於是數千年來，人口孳生分配，便是純任自然；種種惡果，不免相因而至：政治之紊亂，社會之擾攘，民生之凋敝，國勢之衰弱，差不多都是由於「人口過剩」所致。我們只要從歷史上一加觀察，十年小亂，百年大亂，大都「盜賊開幕，殺伐收場」；這種循環現象，一般人只知詭之數命，其實也不過受人口原理底支配罷了。近年以來，有識之士才憬然覺悟人口問題未得解決，我國之亂源終不能泯滅；於是書報之中，時有討論解決人口問題之方案；我現在替牠們歸納起來，約有三種主張：一爲主張採用馬爾薩斯之晚婚節慾主義者，

中國人口論著者陳長蘅等屬之；一爲主張施行移民殖邊主義者，社會學會余天休等屬之；一爲主張採用山額夫人之生育限制主義者，友人易家鉞等屬之。這三種主張固然各自不同，然而他們却有一種共同的目的，便是都想從人口問題上根本解除中國底亂源，因以促進國家之強盛與社會之進步。現在我譯的這本「人口問題」(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內中主旨係與第三項相近；然對於第一項馬爾薩斯之教義，亦復具有相當的重視；即對於第二項主張，精神上亦不相刺謬。我之所以譯這本書，且因其主張平易，較便實行；蓋不徒供學術上之研究，且欲供實際上解決中國人口問題之一助咧。

本書著者柯克斯(Horold Cox)爲英國自由派經濟學家，所著有經濟的自由(Economic Liberty)一書，傳誦一時；此書則去年二月出版。倫敦每週評論，對之推崇備至，至以此書與山額夫人新著文化與生育限制(Civilization and Birth Control)同爲人類二大福音。英國皇家經濟學會之經濟雜誌，亦特著專文以爲介紹。此書價值可想而知。不過本書著者既係英人，故書中立言，不免時有側重英國的傾向；吾人對於此等處所，見仁見智，不妨另換一副眼光看待。例

如在第二章「人口問題之經濟方面」中多係就英國的經濟立場而言其實人口問題與經濟方面之關係，尚不止此，如財富與人口之比例關係，如高生產率高死亡率與退化的實業現象，此書皆不加深論。又如在第六章「生育限制之倫理」中，其所抨擊的宗教上舊倫理，亦非即我國因襲的舊倫理，所以他所抨擊的話，吾人殆不感覺何等親切的同情與味。即如「禁慾態度」一層，此事在印度容或盛行；因為印度外道，多主苦行；尼嚩子派與耆那教派，在社會上尚復具有一派勢力。至於我國，一般人方以「多男」為福，「衆民」為寶，此等因襲的謬誤倫理觀念，而有待於吾人自身之抨擊的正多著哩。

此外本書，尚有幾項特色，也值得特別指出：其一便是根據優種學上的理由，主張不適宜於生育的人應施行「絕育手術」；因為此種手術剝削生殖能力外，絕不損及任何合法的權力，並且對於身體康健還有裨益。這話實饒有科學上的根據：據醫學家實驗，施行「絕育手術」之後，生殖腺之「內分泌」作用，仍然如故，性交能力也不至受影響，只是限於「生殖無力」(Impotentia Generandi)罷了。其次便是以淺顯的「算術定律」說明人口無限制增加之必然的

結果。書中並附列統計表多種，語語翔實，可以作我們一個「當頭棒喝」。還有一項，便是說明人口過剩與戰爭之關係：一方面指出人口衆多不足以防止戰爭，一方面又指出因人口過多適足以招致戰爭。近數十年來經濟的帝國主義所釀成的國際戰爭，這便是一個很好的解釋。最後還有一項，便是全書之所以主張生育限制，完全是爲著貧苦階級底幸福起見，柯克斯和山額夫人不同之點便是在此：他們雖然都是新馬爾薩斯主義者，都是主張生育限制，然而山額夫人却注重在「母性自由」上面，柯克斯便注重在「人羣幸福」上頭來了。

此書譯成，承楊端六先生之指示，向覺明先生之校閱，以及周亦盤張乙峯二先生之代譯德文名稱等，這是我所極爲感謝的。譯文中引徵的聖經經文，有卽照大英聖書公會聖經譯本的，亦未一一註明，在此申明一句。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三日武培幹序於上海

原序

這本書底目的，是想從人口問題所影響於人類福利的方面，來考究人口問題。這是人類不能除外的一個問題。這問題有關於各個家庭底康健和幸福；有關於各個國家底發榮和社會的進步；並且還有關於全世界底和平。倘使生育互相繼續得太快，母親底康健便會受着妨礙，兒童們的照拂也不能夠十分周到，父親底進款也將不足以給他們適當的撫育。每個園丁都知道種子下得太密，長出來的植物質地便不會好。人類底出生也正是一樣：假使生育底次數不會安排妥當，而每個家庭的人數沒有限制牠使適合於「生活資料」(means of subsistence)，那麼父母和子女，都勢必致於低減其康健和幸福程度。

便是倚仗國家所施的仁政來代替父母底責任，這些結果也是終久不會除掉的。國家爲著嬰孩幸福和兒童生存所籌設的計劃愈周詳，造成倚賴國家的人民愈多；他方面自立和能够掙錢的國民却相因而減少。遲早之間，總有一天，國家對於這些非社會經濟狀況所能容忍而產生

的多數嬰孩所墊付的費用，須要停頓不付。在任何社會組織底制度下面，總不能逃脫下面這一件事實，便是人口若較之「生活資料」擴張得更快的時候，貧乏定必相因而至。

在許多情形下面，固然也有一種增加的人口，能够供給自己以一種增加的生活品。因爲人類於有消費力而外，同時還具有腦力和腕力。但是究竟說起來，一個人爲他自己生產生活品的能力，是全靠地球上所供給的物品底豐富；如一國中這些物品漸次稀少起來，該國底居民勢必另尋新地或新市場。這樣一來的時候，國與國間，意見遂不免常相衝突，而競爭底結果便成戰爭。

現在本書所特加注意的，便是討論這些經濟的問題。並且對於相牽連的倫理問題，也非常注重；尤其毅然鼓勵的，便是無論男女，都應負一種道德上的義務；戒除因生殖力無限制的使用以致增加人類的痛苦。至於用那一種最好的方法來限制，這是生理學上和個人的問題，與本書無關。不幸這裏所特加注重的此種道德上的義務，不僅大多數人漠然不顧，並且還有許多人公然堅持異議。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和以軍事爲終身職業的軍人，他們都怕這種義務倘經普遍承認，那麼第二次大戰應募的兵士定會減少。也還有些反對，是出自激烈派的社會主義者方面；他

們憂著貧苦階級中的生產率倘若減低；人類不幸的範域或致減少那便不足以激動階級鬭爭了。馬爾薩斯 (Malthus) 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注意於人口問題的開山祖師，却被這類的社會主義者當作一個貪慾的資本家底殘刻的代表。然而馬爾薩斯所宣稱的目的，是在「改良窮人的境況」這在本書中可以看得出來的。當他著書的時候，許多資本家爲反對他的教訓，大家都極力鼓吹「高生產率」(high birth rate) 爲的他們才可以利用低廉的童工。最後還有幾句話要說，便是任何形式底「生育限制」(birth control) 都爲某種宣教士所反對；他們堅信兒童應該無限制地生育——即使心理有欠缺的父母也應該生育，如此才有更多的靈魂去充滿那另一世界。凡關於這類和其他神學上的理論之和人類道德不相容者，本書也給以充分的討論。

一九二二年七月柯克斯序於倫敦

人口問題目錄

第一章	人口問題底算術方面	一
第二章	人口問題底經濟方面	二二
第三章	戰爭與人口	六二
第四章	社會的進步	九一
第五章	人種的改良	一二七
第六章	生育限制的倫理	一六五

人口問題

第一章 人口問題底算術方面

人口問題，也和別的許多問題一樣，結果總要被「算術上的事實」(arithmetical facts)所統馭的。那麼頂好先推究牠和那些不能除外的「算術定律」有甚麼關係，再來考察這紛紜錯綜的問題。算術定律，現在知道的人很不普及，這或者由於我們在學校學習牠們的時候出於強迫的原故。這種定律既無動人的處所，又不足以供談助，並且也很不容易和「情感的理想主義」(sentimental idealism)合併。因此我們看出現在通行的討論中，常有一種完全不懂粗淺算術的趨勢。

這種趨勢底一個好例證，可以拿一般人對於討論人口問題所下的斷語來說明：他們以為就生產率本身方面，便可以指明一國底人口是增加或是減少。這種斷語異常普遍。當他們看見官報說及某一國的生產率是已經低落的時候，十個人中總有九個，定會立刻推想到該國底人

口定必減少。像這種的謬誤，甚至於那些慣於計算資本利息的人們，也會時常犯着，那就更足以爲上面所說，我們現都受着由天性或由學校養成的不喜歡算術所致的困苦，增強證據了。無論甚麼人，當他計算他由投資而來的進款的時候，倘使利息雖然減輕，却隨又得着較多的增加數於其資本中時，那麼誰也不會想到他的進款是減少了的。許多大公司，當其特別發達的時候，常把股本加倍升起來，使息率得以減半發表，沒有人說不應該；因爲各個股東都知道他的進款不僅靠息率底大小，並且還要靠股息所由計算的資本底多少。

這正可適用於人口統計方面；但是有許多人不知道，却沾沾自滿，以爲生產率本身，似乎可以解決一切。看來他們對於人口增加不僅靠生產數，並且還靠生產數之超過於死亡數的道理，也忘記了呵！這在後面我們要詳細討論。現在所要提出來的，只是：『僅憑一個生產率，是不能夠表示人口增加底速度的；除非知道那生產率所由應用的人口總額。』這個算術定理一個頂好的例證，可從英國衛生部醫務官底一九二〇年報告中找出來。（註一）那報告中的數目，表示以一八八〇年爲止的十年中，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年的生產率，平均爲千分之三五·四，而在一九

二〇年，生產率僅爲二五·四，生產率低落，突下十點。在不諳算術的讀者看來，立刻會下一個結論，以爲生產的人數必定大大的低減。實際上不然，生產的人數却大大的增加了。在以一八八〇年爲止的十年中，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年平均生產人數爲八五八·八七八人；而在一九二〇年，則爲九五七·七二八人。生產率低減十點，而增加的人數竟達十萬。

此外從表示紐約城人口增加的數目上面，也可得一很好的例子。據統計所載，（註二）在十九世紀開始的二十年，紐約城的人口，較之以前，幾近兩倍，實際上的增加率爲百分之九十二。而在現世紀開始的二十年，增加率雖然還高，但較之前一世紀却差得遠了，其增加率僅爲百分之六十三。這不過是牠們的比率罷了，究竟實際上的增加人數是怎樣呢？那個很大的百分之九十三底生產率所給的實際增加數爲七三·〇〇〇人；而那個減少了的百分之六十三底生產率所給的增加數，却爲二·一八三·〇〇〇人。

（註一）見 *Cmd. 1397*, p. 10

（註二）見 *Industrial Causes of Congestion in New York City*, p. 26, by Edward Eving Pratt

Columbia University, 1911.

以上二種相反的例證，已很足以顯示那種僅由生產率或百分數上面討論，而不知道此種生產率或百分數之應用於何等總額的，是荒謬極了。這和一個人誇示他自己富裕，因為他能得著百分之五十的利息，而他的全資本却只十個金鎊；又或抱怨他自己窮苦，因為他百萬金鎊的資本，却只得著百分之五的利息，同一荒謬罷了。

既有這麼一番解釋，現在便可以從事於考究關於人口增加之主要的算術上各種事實。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於無意中已經在上面舉的例子裏說過。現在再為申言如次：便是「人口正要開始增加的時候，那『增加率』便呈低落的傾向。」這種趨勢，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一九二一年的戶口冊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來。

英格蘭和威爾士底人口

年 份	人 口	十年間的增加數	
		總 數	比 率
	千 數	千 數	百分數
1801	8,893
1811	10,164	1,272	14.0
1821	12,000	1,836	18.1
1831	13,897	1,897	15.8
1841	15,914	2,017	14.3
1851	17,928	2,013	12.6
1861	20,066	2,139	11.9
1871	22,712	2,646	13.2
1881	25,974	3,262	14.4
1891	29,002	3,028	11.6
1901	32,528	3,525	12.2
1911	36,070	3,543	10.9
1921	37,885	1,815	4.9

(Census of 1921, table 1, p. 1)

以一九二一年爲止的那十年，可以不論，因爲在那十年內，以前幾近均一的人口底運動，却被歐洲大戰完全改觀。現在姑以一九一一年爲止，我們可以看出實際加增的人口，以十年爲一期，都是一期一期的加增，少有例外。不過在同時期中，十年間的增加率，雖是起伏無定，却有一個很顯著的低落傾向。在以一九一一年爲止的十年中，這一期人口增加的數目，較任何一期爲大；然而生產率却低落了。英國無數的著作家，演說家，和宣教師，都奔走駭告，相警以抵抗彼等所謂「人種自殺」(race suicide) 此所謂「人種自殺」，因爲當時人口增加之速，爲自來所未有哩！便是在以一九二一年爲止的這一期，所增加的人口，也比以一八一一年爲止的那一期所增加的數目爲大；不過前者增加率高達於百分之十四，而後者呢，僅只百分之四·九。

另外還有十分相似的一些算術上的事實，由考察美國底戶口冊可以得到。數目略如下面所示：

美 國 底 人 口

年 份	人 口	十年間的增加數	
		總 數	比 率
	千 數	千 數	百分數
1800	5,308
1810	7,240	1,932	36
1820	9,638	2,398	33
1830	12,866	3,228	34
1840	17,069	4,203	33
1850	23,192	6,123	36
1860	31,443	8,251	36
1870	38,558	7,115	23
1880	50,156	11,598	30
1890	62,948	12,992	25
1900	75,995	13,047	21
1910	91,972	15,977	21
1920	105,711	13,739	15

上表和英國的例子一樣，表示每十年增加的總數，也是一期一期的擴張，很少例外；他方面那增加率也是同樣地現出顯著的低落傾向來。在以一九二〇年爲止的十年中，美國所增加人口爲一三·七三九·〇〇〇人，拿來和一世紀以前的那十年中所增加的人口一比較，那時僅只二·三九八·〇〇〇人。不過這較小的數目却表示一種百分之三十三的增加，而這較大的數目反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增加。

英美人口增加，而增加率都呈低落的傾向。這可不是偶然的事，實在是算術上必然的結果。只要我們自己問問：假使一種生物，總是按著一致的「生長率」去生長，結果看要怎樣呢？這必然的結果就顯而易見了。把嬰孩拿來作一個簡單的例子：在英國一個平常的嬰孩，生下來的時候約七磅重。初生五個月中，就可以二倍他的重量。但是我們假設每隔五個月，他總歸兩倍他的重量，那麼只要稍加計算，就可以知道這小孩子到了五歲的時候便要重達十三噸；再過十個月，還沒有過六歲的時候，他簡直要重過五十一噸哩！

同樣的也可以拿植物生命來作說明：假使我們仔細去觀察任何熟悉的植物，比方拿日光

蘭 (Lafodin) 爲例，我們可以看得出在一個很短促的時期，比方說是一日之中，牠從地面上初生出來，便兩倍了牠那可以看得出來的高度；假使繼續每天兩倍兩倍的去生長，那麼還不到牠要開花的時候，這個適度的日光簡直要長得太不適度，比最高的橡樹還要高了。

像上面這樣可驚的結果，是沒有什麼稀奇的。牠們都不過是那些不變的不能變的「算術定律」底必然結果罷了。這種算術定律，無論甚麼人只要懂得怎樣以二相乘，就可瞭然於心。這種算術定律指示我們：任何生物要是繼續無限制地以不變的生長率去生長，終是不可能的。因爲「總額」(volume) 增加，增加率必定要低落。再論到那嬰孩吧！兩倍他那爲起點的七磅重量，便可以生出一十四磅來；但是兩倍這十四磅就可以生出二十八磅來；而兩倍這二十八磅，就可以生出五十六磅來；以此類推，自然很快的達到那入學之年竟有五十一噸底謬論來了！

這個算術定律，統馭小孩子和一切生物底生長的，並且也統馭了人口底增加。再看上面那個表，可以看出美國底人口，在十九世紀底頭五十年中，加增的人數竟超過了四倍之多。假使這個相同的增加率，長此繼續下去，那麼從現在起的以後八十年內，即現在正生下來的小孩子們

有些還在生存的時期中，美國必須要替那數目和現在佈滿全球可住居的地方相等的一大宗人口，另尋棲息之所了。至於美國底人口從前加增得這樣快，由別的地方來的移民固然要佔一個重要份子，但是因此就說美國所得的人數，便是移民所從來的那些國家所失的人數，這句話可就不對了。事實上却正相反：向外殖民的便利，只有促進人口的增加。向外殖民所剩下來的空額，很快很快的就為新生的小孩子們填滿了，並且有時還超過了。

不過我們現在也無須儘管討論美國底人口問題如何受別國移民進來的影響。即就英國看來，我們知道牠便是因人民移動而致於平衡的一個國家。英國每年移民出去的，較之每年所受到的為多。故其人口底增加，完全由於種族底生殖力。前面那個英格蘭和威爾士底人口表，表示在十九世紀底初起五十年中，人口恰增一倍，至以一九一一年為止的六十年中，又增加一倍。直到那一期底終了，才驚覺生產率低落。但是這裏並不需幾多算術來表示，假使英格蘭和威爾士底人口繼續下去，每六十年加一倍，那麼從一九一一年起，不到三百六十年，就要達到一筆非意想所及的二·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大數目，或者較現在全地球上可估計的人口還

多過五萬萬人。然而三百六十年，在全世界或一個大國底歷史上說來，不過很短的一片，就英國一國的歷史說，恰合由愛德華王第六至愛德華王第七的時代罷了。

由這種簡單的算術定律得來的推論，實在沒有什麼巧妙。無論何人只要他肯耐煩從固定的事實方面去考察人口問題，都能够一再得著這樣的推論的。遠溯一千七百一十年時，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在他新著的那篇人數增加與各國移民之觀察譚上說：

『總而言之，動植物孳生底性質是全無止境的。然以他們孳生太多，和互相侵奪生活資料的原故，也可造出限制。倘使地面缺乏他種植物的時候，牠可以漸漸地種滿一種蔓草，譬如茴香 (fennel) 就是一個例子，倘使地面上其他的居民缺乏的時候，不久也可以由一國底人民，譬如說是英國人，再來充實了牠。』

佛蘭克林底話，可算道破個中要點。一方面說出物種無限制增加之算術上的可能，而他方面又說明對於這種無限制的增加又有具體的障礙，即地球底區域和物產都是有限制。無論那種植物或動物，假使以一定的比率繼續無限制地增加，遲早之間，牠總會碰到一件呆板的事實，

便是地面上沒有餘地供牠再增；即使牠能够相繼剪除競爭的種種異族也是枉然。這却不管生長率的快慢；也不管該種類是二十五年增加一倍，或五十年增加一倍，或一百年增加一倍。無論增加率是怎樣，牠總不能夠無限制地支持下去的。

在任何「單獨的生物」(a single living thing) 底情形下面，便是「自然」本身，已足以防止那種由應用繼續生長率而來的謬論。例如小孩或日光蘭長得大一點，牠的生長率便自行低落。可是在一種「族類」(tribe) —— 不論屬於動物或植物 —— 底情形中，這樣自動的截止却沒有了。每株植物能分散牠自己的種子，而每粒種子也都可以生出又一株植物來。只要有適宜的土壤，在植物本身方面，沒有什麼力量去防止牠那種類底綿延增加；唯一的限制要素，只有地底有限。因為那些幼苗一經繁殖，彼此便漸次互相傾軋，弄到後來，便只有一小部份存留了。

人類也是這樣；平常的夫妻總能够生下十個或一打小孩子；而這些小孩子們輪到成人的時候，每對夫妻又可以生下十個或一打小孩子，如此類推，可以無窮。對於人類繁殖種類的的能力並沒有固有的限制。也和植物一樣，假使他們能够找得棲息的地方，他們儘可以無限制地去繁

衍；無奈他們終究不能呵！遲早之間，每一擴張的種族，總要碰到下面的一件事實，便是所可利用的「生活資料」不足以供生下來的人口食用。於是暫時想出種種方法來擴張他們的「生活資料」，或侵入他族底疆域，或改良自己土地的耕種，或以自己的巧匠所製成的出品和別國拙工所生產的食糧相交換。不過總有一日，最後的地面限制，是要和繁殖底算術的結果相衝突的，於是增加率勢必自然下降。這種必然結果，沒有能够逃掉的。

現在還剩有一個問題，便是在任何種族中，增加率怎樣就會減低呢？這是很顯明的，人口底增加，乃在生產數之超過於死亡數；因之只要減少生產數或增加死亡數，增加率自然能够減低了。

這二種交相爲用的方法，適用於各種生物。據觀察所及，下等生物，大都生產多而死亡快；高等生物，大都生育慢而生存久。昆蟲底卵，通常以千萬計，但是這些生命萌芽底大部份，不能超過那萌芽時期；卽實際生下來，的昆蟲，牠們生命歷程，至多也不過數小時而已。家兔通常都以爲是富於生育力的，但是一和生育較慢的野兔比較起來，家兔要算是怪可憐的生物了！象生育更慢，

而生存也較之任何動物爲久。在人類各種不同的種族中，也有這一樣相似的對比。那些具高生產率的種族——或由宗教的強迫，或由獸慾的放縱所致——大也都具有一種相對的高死亡率。

下面的各民族內，嬰孩之死亡率甚高：在中國和印度，嬰孩死亡很多。正確的數目在中國是不可得，不過歐洲的觀察者說得很爲巧妙；他們說：在中國有些地方，小孩子底產育和死亡，簡直如同蒼蠅底產生和死亡一樣。徧中國的大部份，人口時常受著「生活資料」的壓迫；無論何時，只要有點嚴重的歉收，就轉爲飢荒，時常幾百萬人民因之掃蕩無餘。在印度還可以得到一點較爲固定的報告。印度政府設了機關來登記英屬印度底生產數和死亡數已經有好幾年了。雖然亦如別的統計一樣，免不了許多錯誤，然而大致的結果還算近真。

在一九一一年印度人口調查報告冊上面這樣說：「生下來的小孩子約有四分之一，於一年以內便夭亡了；生產數特別多的年份，也常常是死亡率高的年份。」「高生產率」和「高死亡率」在印度是同出於一個原因便是「早婚之普遍」和「平常不注意於生育限制」的結果。

所致。年輕的女孩們，體力尙不適宜於孕育時，便常常被逼迫著去生育小孩子；因之小孩子和母親底性命，常常同送掉了。印度人口問題之各方面，在孟買地方的一個副會計長印度著作家華特爾 (P. K. Watal) 所著的一部很有趣味的印度之人口問題中，說得很爲詳細。他對於兒童成婚底特別罪惡說道：

『印度人把結婚當作一件聖典 (sacrament)；這種聖典之必須舉行，是不管結婚當事人是否適宜於負擔匹耦底責任的。一個印度男子，須要結婚，要生小孩子，頂好是生些男孩子，以爲他將來舉行喪禮，否則他的靈魂在地球上荒野的地方就會徬徨不安……一個印度女人，若屆及笄之年而未成婚的，就是她的家庭爲社會輕視以及她的祖先沉淪地獄底罪惡之源。在回教徒中，他們却沒有像這樣的情形，然而結婚的情狀也大致相同，一半由於印度的榜樣，一半或由於那原始社會的生活狀況，以妻子當作家庭的奴僕和農作的伴侶都爲必要的原故』

華特爾又說及在比哈和蛾利兩省，有百分之十三的男孩子和百分之二十二的女孩子，在

五歲到十歲的年齡內，便都結了婚；並且在該省底某一區域中，竟還有不下百分之四十八的男孩子和百分之六十二的女孩子，也在上述的年齡內結了婚。這個敘述，自然不要誤會為在這樣早的年齡婚姻就「完成」了；不過說在法律上這小孩子們是「結了婚」(married)罷了，實際上「成婚」(consummation) 是要等到女孩及笄時或以後才舉行。這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死亡率高。

英 屬 印 度

年份	生產率	死亡率	生存率
1910	40	33	7
1911	39	32	7
1912	39	30	9
1913	39	29	10
1914	40	30	10
1915	38	30	8
1916	36	29	7
1917	38	33	5
1918	35	62*	-27
1919	30	36	-6

由上面的表中，便可顯示英屬印度（印度皇儲所統治的除外）之生產率 and 死亡率。這數目是按著從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到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人的登錄人口計算的。

（註）上表中一九一八年底死亡率為「六十二」那那樣大的一個數目，是由於該年傷風時症，死了上八百萬人。牠的影響到次年還不會息，所以死亡率仍還高過生產率有六點之多。我們最好將此數和同時期裏英格蘭和威爾士底數目，兩相比較一下。爲和印度數目對照便利起見，便把大概的數目附在下面，不過印度的數目是沒有算到小數以下的。

英格蘭和威爾士

年份	生產率	死亡率	生存率
1910	25	13	12
1911	24	14 $\frac{1}{2}$	9 $\frac{1}{2}$
1912	24	13	11
1913	24	14	10
1914	24	14	10
1915	22	16	6
1916	21	14	7
1917	18	14	4
1918	18	18
1919	18 $\frac{1}{2}$	13 $\frac{1}{2}$	5
1920	25	12	13
1921	22	12	10

在大戰期中的數目，自然都受著那很大的人口變動底影響；而在戰後的那些數目，却因軍人退伍，結婚次數增加，也受影響不少。不過儘管有這些擾動的份子在中，而在英國、印度、二國底數目中，仍然差得很大。拿一九一四年來作例，那時候戰爭還沒有影響到英國的數目上去。然而我們却可看得出在那一年裏，印度底生產率和死亡率，較之對方英國底數目，都各高出了千分之十六。假使印度底數目所指屬的人口，在那一年約為二三五〇〇〇〇人，而印度人又願意將生產率和死亡率減到和英國在同一水平線上，那麼這千分之十六的差額，便不會約有三百七十六萬的生產數和死亡數是多出來的。英屬、印度底人口將仍然按著千分之一底比率去增加，而三百七十六萬無用的生產數，和三百七十六萬不關痛癢的死亡數就會免去。像這樣的大大糟踐生命，結果以大好的精力，可以拿來聚精會神培養健康的小孩們的，却喪失在生產幾個月內就死了的小孩子，和掩埋或焚燒因壞孕產難而死的整千整萬的小孩子們底母屍幾件事務上去了；國家底元氣，必然因之大減。

現在說到日本。下表指出日本底人口，其生產率要比那流行於印度的較低。這裏所刊布的

這些數目是由日本帝國政府底財政委員會於一九二一年十月間惠然供給於著者的

日 本 本 部

年份	生產率	死亡率	生存率
1914	33	20	13
1915	33	20	13
1916	33	22	11
1917	32	21	11
1918	32	27	5

把上面這些數目約略平均一下，我們可以說日本底生產率約為三十三，而死亡率為二十一，即其增加為百分之十二。以日本這樣已經有人滿之患的一個國家，這種增加率要算是很快的了；日本政治家之所以亟於為過剩的人口謀出路，此事也可以助其藉口。不過這裏須要留心的，即使日人想要以高增加率來增加他們的人口，然而他們現在新採用想達到那個目的的方法

法，却是一個很不合算而又殘酷的方法啊。

這話最好拿日本人口增加之重要的統計，和澳洲人口增加底統計，兩相比較來說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〇年的數目，包括在一九二一年九月發行的澳洲統計季刊 (Quarterly

Summary of Australian Statistics) 裏頭，有如下表：

英屬澳大利亞

年份	生產率	死亡率	生存率
1916	27	11	16
1917	26	9½	16½
1918	25	10	15
1919	24	13*	11
1920	25	10	15

*上表中一九一九年死亡率大增的原因，由於傷風時症流行。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澳洲人口自然的增加率，較之日本還大；不過澳洲增加率快，並非由於

高生產率，乃由於低死亡率。大概的平均數目，澳洲底生產率可說是百分之二十五，而死亡率爲千分之一十，即其增加數爲百分之十五；假使日本也同澳洲一樣，能够得著同樣低的死亡標準和高的生產標準，結果便可節省百分之八的生產率和百分之十一的死亡率。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那正是日本初次國勢調查完全告成的時候——日本本部底人口爲五五·六九三·〇五三人。那麼將上述低減了的「出生數」(natality)和增加了的「死亡數」(mortality)約略計算，便不啻每年少却了四十五萬人的「生產數」(births)和少却了六十萬人的「死亡數」(deaths)；並且又不啻每年依舊還有十萬五千人的人口增加。這樣一來，既然能够免去由高生產率和相伴而至的高死亡率所致的經濟上的消耗和人類所受的苦難，日本實際上仍能擴張他們人口底增加率。此等比較真足以指出日本人只曉得以高生產率爲增加人口唯一的方法之蠢笨不仁呵！

不過還有進一步的說法：像澳洲這樣一個空的大陸，自然很足以供出生數超過死亡數之千分之十五的這樣快的人口增加率，——至於移民，姑且不論。但是日本呢，以那樣一個已經人

滿的國家，決不能容受這同一的增加率而安然無事。便是照上面所述那個實際流行的千分之十二的比率，已算是過了度的。無論如何，要使日本人口仍然繼續增加，增加率必須要減低。

本章前幾頁所指出的那種說法，遲早之間，總要適用於各國的增加率——移民置諸不論——乃生產率超過死亡率之差額，因此必須有一個死亡率的增加，或者一個生產率的減少。至其去取，泰西各國有好些國家已經有了選擇。他們斷定高死亡率是民族退化的表現；故現在努力於低減他們的死亡率，而「出生率」(rates of natality)也同時呈低落的傾向。日本現在似乎也在模倣歐洲的先例——亦如其他各項之模倣——正向著同一的方向活動。他如印度和中國，仍還有許多的人，盲目地屈伏於宗教所崇視之「物慾」(animal instincts)下面，而不肯低減他們的生產率，寧願投身於「大自然」和「算術定律」所包含的那種高死亡率底殘酷方法中，聽其主宰。

現在把本章中所注重的算術的理論再總括言之如下：任何能够生長的物件，若是牠的「總額」增加，牠的「增加率」必定低落，否則便會馬上達到一種不可能的數目方面去。這個

「算術定律」無論何人只要知道怎樣以二相乘都可自己去實驗。植物和人口同可適用。其適用於植物呢，「大自然」已老早規定「生長定律」要和「算術定律」一致。其適用於人口呢，這個定律的遵守，却非自動的；這裏有兩種交相爲代的方法：或者低減生產率，或者增加死亡率，一國的人口底增加率，都可以因之低落。在世界的歷史中，許多人口似乎都喜歡後面的方法，全不管由這種方法所包括的許多痛苦。至於低減生產率的方法，是能高瞻遠矚見遠大的方敢以爲是；或者就是由於這個原故，遂致人類躊躇而不即採用吧！不過這個阻止增加率的方法也好，那個阻止增加率的方法也好，總管是要到來的。假使現代的人，在他的心目中，不願受這慘酷的方法之痛苦呢，那麼他須要好好地檢點他的行爲；那些已經很多的人口，除非他們情願去受高死亡率之痛苦，不然也就不可以繼續無限制地去維持一種高生產率。當一個大的人口增加得更

第二章 人口問題底經濟方面

如前章所示，那無可讓步的「算術定律」，足以使任何生物不能綿延繼續，漫無定準，去維持一種永久的增加率。其在「各個的生物」(an individual living thing)——無論是一株植物或一個嬰兒——「自然」和「算術定律」總在一塊兒合作。倘如植物或嬰兒長大的時候，牠的生長率便形低落。對於成種 (races) 成羣 (groups) 的生物，則「自然」和「算術定律」却沒有這樣直接的合作。一株植物能够分散牠的種子，足生出一百株新植物來，而這百株新植物之每株，又可以有同等的能力分散牠的種子；這樣繼續下去，以至無限。人類也有一種同樣的繁殖力。一百對配偶很容易生下三百對配偶來；而這些新配偶當中的每百對，又可以生出另外的三百對來；這樣下去，一直達到一個不可能的數萬萬的數目。但是在實際上，這種情形並不會碰著。理論上可能的擴張率固然徧地皆是，不過總要被這樣那樣的事情所阻礙。就一羣生物底增加率說，雖然沒有像「各個生物」底增加率有那自然的「內部的阻礙」(internal check) 然總有一些「外面的障礙」(external check)。

就動植物而論，「外面的障礙」是很顯然的。地面的限制，食物的缺乏都足以阻止無論何

種動植物之無限的繁殖。在一塊僵仄的地面上，植物若長得太形擁擠，就足以互相殘殺；兔子若把他們從土壤中得來的食物用完了的時候，他們就會死掉。在人類中，這些障礙却沒有這樣顯明，并且也不會這樣嚴重。第一個原因就因為人類有更大的活動能力。假使他在這一塊地方碰著了地面仄狹的阻礙，他可遷徙到別處的地方去，甚或可以遷移到一萬二千里遠的地方去。不過這還不算最重要的理由，尚有一個更重要的，便是人類有增加他自己食物供給的能力。從經濟方面觀察，人和動物之大別便在於此。兔只能夠吃他從土壤中得到食物，虎只能夠吃他所能捕得到的較弱的動物；但是人呢，他却能夠作工，能夠耕種，這樣便可以得到自己的食物，或他所能供食用的動物底食物。耕種而外，并且還能拿他自己或動物所排洩的廢物以及植物自己剩餘的梗葉等物改變其形狀再堆在上面，以使土地本身變為肥沃。

這樣一來，當人類停手不幹那獵人生活的時候，他們就變成自己食糧底製造者了，所以他掙得的地位，與動物迥然不同。動物除靠自己所能找得到的食物以外別無倚靠；假使一旦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就只有死的一條路了。再進一步，當人類的能力在別的方面發達的時候，他的

生產食物的能力也隨之增加。當他熟諳了鐵匠的技藝而能製造鐵犁以代木耕的時候，他便覺得他那耕作的事業已是用功少而收效大；等到鐵匠的手藝更進一步而收穫機器已在使用之中，這時人類又覺得那收穫底工作，從前他要用鐮刀麻煩好幾個星期的，現在能夠於幾天內完結了；同樣地，他又覺得蒸氣碾米機一天所作的工作，或者要等於他從前勞碌地拿著連枷費了冬令好幾個月的工夫了。再進一步，別的工業像開鑛，燒石灰，造煤氣，鑄鋼等項相繼發達，於是農夫無意中又得著許多原料，能夠用著來加肥他的耕地。此外商業發展以後，又足以使農夫從很遠的國家，得著很有價值的天然出產品來促現豐年。

把這些事實一看，像馬爾薩斯所說，無論何地，人口總是壓迫著「生活資料」的話，就很難相信了。反而在有些情形下面，因為人口擴張，「生活資料」却隨著擴張，尚有更重要的，便是人類的進步，並還增加了「人類活動」和「人類享樂」底範圍。原人一生的精力大部分費之於找尋食物上面；而文明人——或者竟說是工業化的人（industrialized）還好一點——却能分配他的時間和心力於數十種其他的事物上面。他能够建築優美的房屋，織造絢爛的衣服；他

能够繪畫著書，編劇歌詩；他能够修路造橋，建設鐵路；他能够造成遠航海洋的巨舶，而不顧及風波的險惡。他征服天空一如征服海洋一樣，能設法製成有翼的飛艇，負重飛行空中比鳥還快。他還能操縱萬物至於竟能由一根細微的鐵線上，傳聲於千萬里外；又能由一種直接的能力，分散他的語言於空中，而使他的聽衆都能够聽得到。『最高的榮耀屬於人類呵！因爲人爲「萬物之主」』斯文伯尼 (Swinburne) 真值得這樣去歌頌哩！

但是人類之爲「萬物之主」還是附有條件的。任他有怎樣可驚的成就，然其「本身還是他所居住的地球底產物」的這宗事實，是絕不能避免的。不但食物，並且他所使用的各種東西，都是從地上出來的。所著的衣服，則或來自棉麻，或來自飼養於地面的綿羊；所建造居住的房屋，則用從原始的森林中伐來的木料，以及滲合煨過的石灰而用煤炭底熱力所燒成的磚瓦；他所往來的鐵路和電車都是鐵和煤底產物；爲供給他每日所讀的報紙，許多樹林須要伐來造紙。以此類推，人類的生活，人類的享樂，都是和凡百物質發生關係的，只其中有多少的程度罷了。這樣看來，人類所作所爲，最後終要視下面這個條件爲轉移：便是人類總不可耗盡地所供給於他的

凡百物質。

假如有人建議，說地球上底富源都能窮盡的，許多人聽了只是一笑置之：他們以為窮盡底前途還遼遠哩。一些人還舉出尙有未曾住人的地方，為澳洲，加拿大，阿根廷等區域都很廣漠；還指出世界的各部份，尙有未曾開挖的許多鑛產；因此以為這裏儘還有人類無限擴充之餘地。其實呢，這種忖度是不能成立的。地球上未曾開發的富源雖然很大，然而總是有限。假使人類的發展，總是無限制地繼續下去，終有人類面相觀拿著空碗的一日。現在若以為前途遼遠，未免太無遠慮吧！凡欲備細考察人口問題的人，必須把將來的事實和眼前的事實，看得一般重要。假使人類繁殖種類的能力，竟能使世界富源窮盡，那末考察人口的學說而漠視這層可能性，直是荒謬絕倫了。

實在說來，我們若從各個國家來考察人口問題，那「自然」所供給的富源之有窮盡底可能，我們在許多方面看來，已不很遠。并且也可以老實地說，在許多國家裏，可以利用的富源，已經儘量利用過了，所保留的實在已經不多。有些國家并還可以說他是已經「超過」(overfull)

了的。這話的意思，就是說現在的人口已不能夠倚靠他所佔據的地面上底富源來維持他自己的生活了。

既然這樣，英國自然是超過了的。單就食物的生產而論，這種事實，衆已公認。現在根據李爵士 (Sir Henry Raw) 所提出於第二生產率委員會 (Second Birth Rate Commission) 的證據來說明：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中，英帝國所消費的小麥，其中僅百分之二十爲本國所產。至於牛乳餅，本國的生產品亦只佔百分之二十；各種肉類則佔百分之五十八。唯有蔬菜一項，本國所供給者，差能與本國所消費者兩相調劑，該年的記錄爲百分之九十二。自一九一四年以後，人口大增，然而國內食物的生產，並不見有何等增加；事實上並且相反：農業工人的工費上騰——這可以視爲一半由於大戰底結果所致——農作生產費爲之大增，遂致食物生產漸呈低減的趨勢。

第二生產率委員會各委員，很想找一點理由，來辯護英國底人口應再增加，當時見了這些事實，便提議說：倘使人民只吃馬鈴薯不吃牛肉，便再多一點的人口，地面也能供給。據所引的數

日，表示每一百英畝 (acre) 的土地，若是種馬鈴薯，可以供給四百二十個人的食用；若是種草飼牛，便止能供給一十五人。但是我們想想：假使英國人大家都只吃馬鈴薯，英國將要產生一種甚麼樣的種族呀？一世紀前愛爾蘭之前事可鑒。愛爾蘭人在他們污穢的茅屋裏，一無限制地生下許多小孩子，以擴張他們那樣一個小島的人口，在一八〇一年只有四百五十萬人，到一八四一年，竟超過八百萬人。於是「自然」大踏步的闖了進來。一八四六年底馬鈴薯饑荒，便掃却了好幾十萬終身餓殍的不幸的農民。總之人生觀稍為遠大的民族，他們絕不會妄自菲薄他們的生存而至於牽就到上面這個標準呵！

假使人類要值得生存，那末他所要求於土地的，不僅是食物以維持其生存；并且同時還要要求「享樂的方法」。於工作其上和食物所從來的土地以外，還要地方以為遊戲之用。假使我們所有的足球場，棍球場，網球場，以及優美的公園，含笑的草場，通通拿來分作無數塊田地，以為栽種馬鈴薯之用，我們在英國一定能够以地之所出，維持一點更大的人口，這是自然無疑。但是重視「人生」的人們，因為「人生」是代表所有的肉體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可能性的，便會覺

著索然寡味，便會覺著人生在世却只爲著「種馬鈴薯，吃馬鈴薯，和死去。」這也太不值得了。

所以我們應該排斥那些昏瞶神學家所崇尚以馬鈴薯視爲解決人口問題的補救方法。退一步說，即使英國人願意降低到這馬鈴薯標準，願意犧牲他們國內明媚錦繡的土地來供耕種之用，然而仍未見得他們就能得著充分的食糧維持現在的人口生存。這是一定的，以現在的增加率，再過幾年之後便會要缺乏的。

英國的人口，在實際上，只能倚靠和別的國家通商以生存。這件事在已往也不見得於英國有什麼不利。英國過去的經驗，很足以證明一個國家若和全世界通商，要較之純賴自己本國的產物，還更有效地得著人生日用必須品和奢侈品。不過一個國家若要靠通商成功，必定要具有世界價值的天產物來工作；而其人民也必定要有特長，足以使他們的生產品控制一個世界的市場；不然他們就必須工作低廉，使所出的貨物恰因價值低廉而足以控制一大銷場。在已往的時候，這些商業的利益，英國通同具有的：她有低廉的煤炭；她的工程師明敏的頭腦足以使英國在機械工業底進步上首屈一指；並且她那機械技藝也隨之並進。此外，她又有賴於低廉的勞工，

因爲工費一向低廉，直到近年才稍稍改觀。但是像這種種連合起來的利益，我們能相信英國會永遠保有嗎？

拿蘭開夏 (Lancashire) 底大棉業爲例吧！以蘭開夏棉業技術之優長，和當地資本家之企業才幹，遂創成了一種工業。到如今還能控制一個廣大的市場。但是特種的優長，無論何國沒有能够垂諸永久的。兩世紀以前，最擅長棉織物的，是東方而非西方，印度花布 (Indian calicoes) 那時在歐洲市場很佔勢力。——“Calico” 這字的原義，就是印度人的意思。自從蒸汽機械應用以後，蘭開夏才嶄露頭角，到如今還是靠此；但是她的競爭者也正得著根基了。許多紡紗廠在印度，有已經過三十年者；還有別的工廠現在也正在設立，有些是躡入英國資本的；他們大多數似乎生意都很興盛，一年一年分派的紅利也都很可觀。由此看來，印度紡織業的前途還很可發展；而在目前的政局下面，或者印度政府將盡力獎勵這種本地的工業；這樣一來，蘭開夏要保持她最好的市場，也愈覺困難了。

這種說法也可適用於中國，在這裏蘭開夏須要和日本拼著競爭。

次之，英國於各項鋼鐵用具底生產中仍還佔有很大的市場；這自然一半是由於各工程師技藝之精，一半也由於——或從前由於——煤價低廉；但到現在，後者已不能作爲一種要素。煤底價格，要比二十年以前貴得多了。其增加底原因雖多，然而主因乃是由於付與鑛工和海陸運輸時雇工工資增加所致。從人類進步方面觀察，手工勞働者底收入增加，乃各國所應當追求的一個目的；但是倘若工資增加的結果，反致大宗失業發生，目的也就不能達到。今日的情形，正是這樣。煤價既高，倘便要支付生產費，便低減了需要，因之許多煤坑須歸於倒閉，或者僅能開工半週。無數的鑛工便常常同時失業，或不能得著多於半週的工資。同時特煤爲活動的各種工業——如鋼鐵業，航業，造船業，以及倚賴稍輕的紡織業，也都因燃料大貴受了損害。

並且這裏絕不會有什麼天然力量 (natural forces) 足以剷除這些惡果。除却鑛工報酬底比率能逐漸低落以外，反只有煤層掘得愈深，產煤底成本也愈大。假使要煤價低廉，須要鑛工肯爲著大不列顛底其餘的居民而犧牲其本身的利益。換句話說，假使他們不願意犧牲——實則就事物本身上說，也沒有理由爲什麼鑛工便應較他人受較低一點的報酬——英國許多

別的工業，因所倚賴的原料昂貴的關係，勢必收縮他們的活動。因之煤價愈高，自然英人能够就職業的也少了，最後便不管人口減少；或再反過來說，許多勞動者必須受較低的工資，這便不啻生活標準普遍的降低了。

這種同樣的力量，在新興國內活動，也可以看得出來。當最初的精強殖民者移殖於那些土壤生而肥沃的國家時候，只要少許的勞力，他們便可產出大量的食物；但是他們以這種耕種的法子，過了一兩代，土壤天然的肥饒，便要開始告竭；於是「還是值得加工於那原來的土地抑或另找天然肥沃的新土壤」的問題，便因之發生。仍舊加工耕作，便不啻所得到的每項食物之費用增加；除非麥價或任何其他出產底價格是很高，不然種田的人，就會得不償失。這便足以解釋美國底農民爲何時常自東徂西，由地力半竭之地而移至尙未開墾的沃壤的原因了。倘使美國農民肯爲著低減的工資和低減的收成工作，那麼他們仍能穫麥於這地力半竭的地上，而世界也許能沐他們生產的利益，這是一時可以無疑的。若他們不願爲著低微的報酬而工作時，那末大好的田地，只好因耕作費用太不合算的原故而任其荒蕪了。這樣一來，除非發現了一處地質

很好的新地，區域相等，地位又宜於耕種；或者因世界的人口減少，麥底需要亦隨之而減少，這兩件事要任便發生一樣才行，否則麥價總是要騰貴的。蓋以世界上可以種麥的區域，如同英國煤田一樣，同是有限制的。

這種說法，又可以稍微適用於消費很大的物品如棉花之類底生產。幸而產生棉花的國家，都還有像黑奴，印度人，埃及人等低廉的勞力可供利用，不然便在現在的時候，世界上的人，就要面面相觀，儘看著棉花的價格高漲到極點哩。

對於上述的理論，殊沒有答案說將來或能够發明一種改良的生產方法，足以減輕那種用於生產人類必需品的「勞力費」(cost of labor)；即有也是顯然有限制的。一處耕作很壞的田畝，每一生產單位，用較少的勞力費，於某種情形下或能够得著好的收成，這事容或無疑；但是要無限制地擴張產額，達到像從任何區域所能得到的一樣，這是絕對不能的。實在，我們可以說在「農產物生長律」(law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與「動植物生長律」(law of plant growth, or of animal growth) 當中，頗有類似之處。如前所述，每一個單獨的植

物和每一個單獨的動物當其總額增加時，生長率便要低落。同樣，當一畝田地耕得好好地足夠豐收的時節，便再加上些努力，收成也不會有一個比例的增加。我們只要稍加思索，便知道這生產率的高低是自然底必然結果；假使不是那樣，我們就會碰著一畝田地只要好好耕作便能產出充分的食物以供全人類之用的謬論了。這樣一來，在人類，就有一種固有的能力足以繁殖子孫，全無限制；而在土地，則牠增加產額的能力却是有限制的。

在這種相反的情形上，馬爾薩斯便把他的學說，用全神貫注於關於人口增加的上面。當他著書的時候，機器工業還正萌芽，各國僅對於他們自己的糧食問題還稍微留心，馬氏便開始考慮人類能够以甚麼比率而擴張他們的數目。當他把當時所能找得到的證據——尤其像英國殖民者底家族之在北美增加情形這類的證據——考察完畢以後，便得一個結論：『即在適當的情形下面，每二十五年人類能够增加一倍。』他於是拿這種人類增加底可能的比率來和那農產物底可能相比較，便看出了一件事實，即是當時歐洲人口尚未佈滿如懸想中的一樣。在英國和蘇格蘭並且仍有許多未曾耕種的土地。他於是繼續討論大不列顛底生產應以什麼樣的

比率能够使之增加。下列這一節，便是從他的人口論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中摘錄出來的：

『以頂好的可能的政策，再加以大行獎勵農業，在頭二十五年中，英國三島的平均出產便能加一倍。假使這一層能得容認，也許可以承認更大一點足以超過於吾人意料之外的增加。但是到了其次的二十五年内，却不能說出產能够達到四倍。這和我們關於地性之知識要相違了。改良瘠地，是要花費時力的。對於那些不很熟悉農業情形的人們，下面這件事實他們總會明白：便是耕作若按比例擴張時，對於從前平均出產每年所能得到的增加數 (Additions) 定要逐漸減少。最好我們把人口增加和食物增加比較一下。現在且下一個假設，這個假設雖然不預存正確的念頭，却也顯然是有利於地上的生產力，較之我們所得有關於牠的性質的任何經驗還要遠勝哩！』

假設這每年的增加數，是可以增加，於從前的平均出產，并不減少，——在實際上他們一定要減少的——仍保原狀，而這個島國的生產，每二十五年所增加的一宗數量，也等於現在

所生產的結果所至，即最熱心的投機家也不能想到還有較此更大的增加哩。在數世紀以內，那就將這個島上的隨便什麼地方都要變成像花園一樣了。」

這就是那有名的人口增加與食物增加「相反說」(contrast) 底基礎，便是說人口擴張是按著「幾何級數」(geometrical progression) 增加，而食物擴張，僅只依著「算術級數」(arithmetical progression) 增加。馬爾薩斯底名字便因這「相反說」而時常被人道及。是我們若懂得一點真正事實，則上面所引的這個「相反說」適足以減弱其理論。倒還不如馬氏自己所指出的那假說，說食物生產，出自於某一定區域的，能够以不變的每年的增加數而增加——即算術級數增加——理論倒還動聽一點。而他自己嚴確陳說的，乃是食物生產之擴張，是按著「漸減的比率」(diminishing rate) 而非不變的比率 (constant rate)。

這個定理，現在的經濟學家所稱爲「報酬漸減之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 的，亦如在馬氏時代一樣，爲今日一般農夫底普通經驗。其實新的方法也可以暫時停止報酬漸減之法則進行，無須增加費用，就能够使出產大增；但是廣義的說起來，我們如要地面出產加多，

其所多者也只能按著費用的多寡爲比例而增加罷了。這便是「食糧增加之法則」和「人口增加之法則」二者根本相反的處所。要想於固定的區域，增加食糧底供給，便是好好耕作，也須按著比例多費一點力量；可是在現在要想增加小孩子底供給，却大異從前，不須多費力量了。每一對夫婦只生四個孩子計算，二十五萬對配偶很容易生出一百萬小孩子來。如此則人類的食糧便不能無限制地增加；而人種之無限制地增加，在理論上竟是可能的了。

無論人類的種族，是否如馬爾薩斯所說依歷史上的事實看來，是常常壓迫著「生活資料」的，要與本論亦無影響。我們知道過去許多大種族，現在都全行覆滅了。他們的消滅，也許是由於戰爭，由於疾病，或純由於食物缺乏，或則多少由於某特別種族底生命之無從案解的衰頹。可是無論如何，我們還不大能够毅然斷定去說這裏有一種「人口」對於「食物」壓迫的現象。即或斷定，也與本論無甚關係。總之，主旨乃是人類增加族類之固有的能力，要比地面所許牠生產食物的能力還迅速。假使人類儘管運用那些固有的能力而毫不顧及結果，將來定會生下更多的小孩子而無力撫養，那末飢餓疾病，隨著食物缺乏而來的，便要來整理這平衡的局面了。這件

事實，實在會得碰著的，並且在過去也會屢屢碰著的，足以見得馬氏所說一個永久趨勢的話，也不算是一樣樣錯了。馬氏所下最爲顛撲不破的推論，便是：『除非人類自動地限制他自然的增加力，不然「自然」便要以她的殘酷的方法來強迫停止這種增加。』換句話說，人口增加之固有的可能，終須要用「審慎的方法」或「痛苦的方法」來阻止的。

如上所述，馬氏對於這個問題，差不多全是就食物方面著眼的。在他著書的時候，他從這一方面著眼是很對的，因爲那時各國對於食物問題，都覺非常急切。從此以後，汽機發達，人類的生產能力大爲增加，而新慾望也就突然隨著這些新能力而發現了。同時也就發生了一個人口分配的新問題。舊日手工業時代，在許多國家內，鄉村便是經濟生活的單位，差不多都能自給。——現在印度尚有許多類似這樣鄉村的存在。自從機械工業進步，此種舊來必然的情形，便行消滅。而製造工業，不像農業，是不受「報酬漸減之法則」節制的。我們反可以說相反的理论，還靠得住點，便是：『在製造工業底情形下面，產額愈大，生產便愈合經濟。』不過大規模的生產實施的時候，附近必有大人口來供給必要的勞力。機械工業之須集中於城市，就是這個原故。

這種城市集中的趨勢，實際上各國都是如此。就英國而論，英國城市集中的趨勢，可回溯到百年以前。約始於十九世紀的時候。到現在差不多達到這樣一種情形，便是英格蘭與威爾士底城市人口，約計要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至於美國雖沒有如此顯明，而這種趨勢，却也進行不已。據一九二〇年的美國統計摘要（American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1920），美國的城市人口，在一九〇〇年爲人口總數百分之四十，至一九二〇年便增至百分之五十一·四。各州的大城市，都增加得很快；而有些鄉野的地方，反因人口遷移的結果——或遷至城市或遷至西方尚未耕種的地方——竟致減少。即在加拿大，這種趨勢，現在也很顯明。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中，據官報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一·二五九·〇〇〇人；而在同時期中，鄉村的人口增加，僅爲五六·〇〇〇人。并且即此比較很小的鄉村人口增加的全數，也在西部正事開墾，如沙士卡起瓦（Saskatchewan），阿爾伯塔（Alberta），及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等省。至於舊的省分，鄉村人口實在是低落了。

再說到地球上別的方面吧！澳洲給吾人以一個更爲深刻的印象。如前章數目所示，澳洲人

口，現在正以一很速的比率增加。雖然澳洲據有一百餘萬英畝尚未開墾的土地較之世界上任何地方還多，然而一九二十年的戶口冊，已給吾人以一可驚之事實，即其全人口共五·四三七·〇〇〇人，而居住於六個主要城市的數目，却不下於二·三三八·〇〇〇人之多。

在歐洲各國，通同能够找得出這樣城市集中的擴充事實出來。

把城市集中的現象，完全歸咎於機械工業，似乎也非持平之道；我們須要記著：兩千年前，那時汽機尙來發明，而羅馬的人口，便已雲屯霧集。其中社會的原因自然要佔一個重要部份。許多人寧喜羣居的喧鬧，而不顧鄉村的幽美，尤以窮苦階級的人爲甚；而婦女又較之男子爲尤甚。但是城市的增加，於機械工業而外，尙有極強的經濟的原因。

把澳洲，加拿大，或美國西部任何一省一個孤立的農夫底狀況，來和社會地位相似而住在一個大城市，或稍爲體面的鄉村的一個人底狀況，兩相比較，經濟的原因便可看出來了。在前一種情形，男子和妻室，除却食物和燃料他們能够本土產出之外，其餘差不多隨便甚麼需要的東西，都要倚賴遠近的店家；因爲路途遙遠的關係，滿足這種種需要，便要多花一些錢了。反之，住在

城市裏的一個窮苦家庭，儘可於出門數步之內，盡財力之所及，去購買隨便甚麼需要的東西。這在主婦，尤其是一件極大的便利。并且不只主婦如此，便是那些實際上從事於供給此等需要品的人，也有便利。城內的另售商店，很接近無數的批發商店，他儘可有選擇供給品底自由；城市人口消費品底製造家，因為接近他的市場的原故，也有無數的便利。而且工人來往土工，移動的費用也較為合算；此外他們還有一個更大的便利，便是儘可以有選擇雇主的自由。

所有這些要素，都足以幫助解釋城市增加的原因，而機械工業的發達却不在其內。再有一種與機械沒有多大關係的特種事業為例，譬如一個牙醫的生活，他若懸壺城市，便要較在鄉村更能招攬顧客；反過來說，患牙痛的人他們若住在城市，也容易找得出高明的牙科醫生來。

機械工業的進步，已足為人口集中的一個重要因子；現在又加上上述各種說法，我們自然能夠懂到世界上一些大城市之所以日益增大了。像倫敦和紐約等城市，前者因為是政治的都會，且又為一大商埠；後者因為是橫入大陸的進口，所以更形超絕等倫。

現時實在的倫敦，即其面積稱為「大倫敦」(Great London)的，面積包括水道在內，共有

四四三·四四九英畝。二十年中，人口差不多增加一百萬——從六·八五一·〇〇〇人（一九〇一年）而增至七·四七六·〇〇〇人（一九二十年）。便是前面較小的數目，也可以看出要超過現在英屬澳洲的人口；而後面的數目，也幾乎近於加拿大現在的人口；這恰爲英格蘭與威爾士全人口五分之一而強。

紐約底數目，更足令人驚詫。在一八九〇年時，紐約人口爲二·五〇七·〇〇〇人；在一九二〇年，就達五·六二〇·〇〇〇人。這就是說：在這樣一個三十年的短促時期以內，紐約人口，竟大增加了一倍有多。在同時期內，美國底人口，據總說來，由六二·九四八·〇〇〇而增至一〇五·七一·〇〇〇人。把紐約城底人口各項減去，便可以看出美國底人口在一八九〇至一九二〇年中，差不多由六〇·〇〇〇·〇〇〇而增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即百分之六十底增加；其在他方面，同時期中，紐約城人口增加，却爲百分之二·四。

但紐約也不過是美國大城市中的一個。此外還有無數的大城市，如芝加哥，舊金山等等，也增加得很快，且有較之更快者。依據一九二〇年的人口調查，在美國差不多有二十個城市，人口

超過一百萬以上。在過去的六十年中，牠們的增加情形，有如下表：

美國各大城市底人口

	1860	1920
紐約城	1,175,000	5,620,000
芝加哥	109,000	2,702,000
費城	566,000	1,824,000
迭出洛特	46,000	994,000
克萊菊德	43,000	797,000
堅路易士	161,000	773,000
波斯頓	178,000	748,000
巴的姆爾	212,000	734,000
辟支堡	78,000	588,000
洛士安其爾	4,000	577,000
巴法羅	81,000	507,000
舊金山	57,000	507,000

同樣，在英國也有許多大城市，雖較倫敦為小，然而其中，也有許多含著不少的人口，并且許

多現在仍還繼續增加得很快。

依一九二一年的人口調查，除開倫敦，在英國和威爾士，恰有一百個城市，人口都在五萬以上。其中，如伯明漢 (Birmingham) 利物浦 (Liverpool) 等，已經快要達到一百萬的標準了。伯明漢有九一九·〇〇〇人；利物浦有八〇三·〇〇〇人；曼徹士得 (Manchester) 有七三一·〇〇〇人；希菲爾德 (Sheffield) 有四九一·〇〇〇人；諸如此類，不必枚舉。

拿政府的分類來考察一下，從這同一人口調查冊裏（一九二一年戶口冊）可以看出前十年中，城市區域，人口增加一，四九四·〇〇〇人；而鄉村區域，僅只增加三二一·〇〇〇人。這一個比較，雖不定以具體的完全說明——因為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中，有些地方本來是鑛業中心地，照道理應該屬於城市的性質的，却被放在鄉村區域內面去了；而在他方面有些小城市，和一個鄉鎮，究沒有什麼多大的不同。不過這數目仍還足以表示英國城市生活較之鄉村生活要格外增加得快。

這種相反的情形，就其本身而言，也就是與機械工業發達同時底產物。因為當農業機械一

發達的時候，因之施於土地的勞力也隨之減少。機器代人工而興，結果所至，便說許多鄉村的事業，現在都在大城市裏實行，也不爲過。因爲他們製造機器，機器便代替了鄉村的勞動家了。

這樣看來，世界底「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終不免要弄到大城市底發生，和鄉村人口底相對的甚或絕對的減少。這便是世界所付於那種因機械工業的供給和分工制度而得來增加很大的生產力底代價。這個代價可不小呵！在大城市裏的生活，不消說得，對於「體力的效能」(physical efficiency)是及不及鄉村生活。這裏還有很充足的理由，足以相信城市的生活——無論如何，尤其是那羣居在貧民窟裏而從事工作於分至無可再分的機械工作的人，即對於「心力的效能」(mental efficiency)，也及不及鄉村生活爲佳。鄉村裏農夫工人的工作是時刻改換的；而他們則須時常全神貫注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還有一層，要想建設很大的城市，防止那些由人口過密所致的人類罪惡，這在實際上萬萬作不到的。一言以蔽之，我們不能得著人口集中底經濟而不致惹起體力和享樂的損失的；這種損失都是由於血脈瘀積所致呵。

以倫敦爲例，大多數倫敦人居住的情形，完全得不到人類生活底享樂。擠滿了人的屋子，一

看起來，不是逼窄的街道，便是污穢的階沿。這些逼窄的街道，便是那成羣結隊的小孩子們唯一的遊戲場，可憐呵！看到他們在這樣一個不適宜的環境裏組織種種遊戲——打球呢，球便時常滾到那髒的陰溝裏去了；當一輛車子經過的時候，遊戲又須迫不得已而停止了。更傷心的，便是有些居民，爲著想接觸那仁慈的「自然」，把他們的花盆，或放在窗箱上，或竟放在屋沿邊，要想於這些日光照臨不到的街道中開出花來。

倫敦人口過密的罪惡程度，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泰晤士報上有一大篇觸目驚心的描寫，該文底著者把一個斯太浦南 (Stepney) 的都會爲喻。該都會有二十八萬人居住於一千九百英畝的地方內。他說道：

『這樣大的一宗人口，差不多和各地有些工業城市底人口一樣大的，却沒有半點娛樂的處所，像什麼公園咧，較爲寬暢一點的近郊咧，這些地方在別的大城市裏都能找得著的；而此處只能照目下的情形，局於一隅，無法開展，並且也沒有餘地來安置這些處所……只是一些密網似的狹街——有些直截了當叫他們作小徑還相稱些——散工的時候，使人山人海

擁擠不堪。從這些街道旁邊，只能有一小小的天井；稍窄一點的甚至不通空氣，而人却住得愈多了……因為地面再往上建造時，即使各種困難通能排除，一個人也只能仰著張望張望罷了。總之再加上一層樓便不能不先把地下的構造根本建造過了，這一層并不須什麼專門知識諒也看得到哩。」

但是儘管朝上建造，并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僅只弄得生活的情形愈覺非人而已；那些房屋高的處所，空氣也稀，日光也少；而在上層的小孩子們，即在街中遊戲，也少機會。尤其奇怪的，在倫敦有些建築家，居然有一種運動，要求修改現行法令，庶幾房屋更能造高一點；至於街道狹隘，却不去管。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房屋造得愈高，人口便愈易集中，這樣一來，那些勞動工人每日來往上工的困難，便能減少。依紐約底經驗看來，這種希望是顯然無用的。在紐約有些街道，交通的困難，較之倫敦所經的任何街道要苦多了。這理由是很顯然的，假使一些商店，都是三十層的高樓，而不是五層，那末在這同一地面上，所雇用的辦事人員，也要多容納六倍。因之在那塊地面上，營業事務也來得多，營業範圍也格外來得廣；這樣每天到這城內半英畝或四分之一英畝地方

來的顧客數目，也就爲之大增。自然是在一天很忙的時候，和這些房屋接近的那些街道，交通一定要擁擠不堪。實際上現在的紐約，正是這種情形。

自然在倫敦一些衝要的街道，交通雖然甚繁，而行動仍很順利，並沒有像紐約那些衝要街道之時常發生周折阻礙。並且也沒有像紐約那樣彰明顯著的因「中心點的交通」(central traffic)過於擁擠，遂致所謂「附郭的交通」(suburban traffic)總積大爲減少。電車啦，地下鐵路啦，鐵路啦，這些搭運人民由邊境而至紐約中心區域的交通機關，看來至少要同倫敦一樣，異常擁擠。不過就事物的性質上言，似乎要擁擠多了。因爲紐約的居住大貴了，窮苦的人有點住不起，所以總要想法離開中心地點而到邊境上去謀居住。在別一方面，假使高建築物在紐約是在禁止之列——正如幸而牠們今日之在倫敦一樣——則將以地面窮乏而使商務中心愈形擴大，於是可使被雇用的人員底居所，更能接近他們工作的地方，而辦貨客戶以居住接近的緣故，更易滿足他們商業的慾望。

這種情形，現在倫敦也稍微有一點了。但無論如何，倫敦商務的活動，總還不如紐約那樣集

中。這一個比較，所最關重要的，不過在指出更高的房屋，殊不能減少人口稠密潛伏的害處；那種害處，倫敦人之身受其苦者，也許更能言之親切。假使把倫敦所包括的一些低矮的房屋，通同撤去，改建一些巍然高聳的建築物，這對於那些住在一層樓房底小街中的千萬居民，是一件大大的損失，自不消說。因為這些矮房子雖然缺點很多，無論如何，究還足以使居民接觸地面，仰視蒼穹；那些高聳的建築物，可就不然了：住在上幾層的居民，尤其是有一羣小孩跟著的母親，便是走下來到街上去也要很費大力；而住在下面幾層的居民，他們所能看得到的，沒有什麼別的，只是一帶磚牆，高峙雲漢，超過他們的視力以外，天空陽光，全然蔽去；空氣的流動，也因之閉塞。人類若長此繼續在大城市裏積聚，那末也只有這種「牢居」和那無窮盡里數的「卑污街道」長此終古而已。

城市化 (urbanisation) 底壞處很多，當中有一個最利害的，便是「光線缺乏」。這一半由於房屋太相接近，光線都被遮住了——房子愈高，此害便愈甚——一半由於煙霧迷漫全城。煙底蔽障自然因煤質而異，並且也因燃燒量之多少而有不同。有些城市，能够得著價廉的硬煤，煤

煙的害處比較要輕一點；但在英國，家用和工廠用的，多屬煙煤，雖然通過好些法律，試用好些化學方法，想減少這煤煙厭物，而為效不多，害處依舊嚴重得很。在英國中部和北部有些工業城市，較倫敦還要利害。黑霧時常漫天，蔽雲遮日，把空氣也毒壞了。大氣中的煙氣實在是城市死亡率所以較高底主因之一，拿鄉村一比便可知道。

這種說法，尤其便於說明嬰兒死亡率。現在便把蒲賴德博士 (William A. Brand) 所著衛生與國家一書中所說，摘錄幾句於下：

「空氣污濁，則「高嬰孩死亡數」 (high infant mortality) 常隨之以生。空氣清新為威特省的佃夫，康難特農民，借蘭德的窮苦園丁所享受的一宗最大的利益；可是住在城市的人是享受不到的。故在著者之意，含著煙塵的空氣，乃嬰孩死亡底主要原因，較其他任何影響都為遠勝哩。」

蒲賴德博士到處藉數字來說明，他以為即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城市中心最壞的區域，小孩子生下來體質是很強健的；然而以他們居住的狀況，幾星期以降，他們的生長力便為之銳減。關

於這一點，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一九一六年生死婚姻總登錄處底報告中，證明甚力。牠說道：

『嬰孩死亡全數，就城市的主體以言，幾乎超過鄉村區域百分之二十五，不過這「超出數」分配於各不同的「年齡期」(age periods)是很參差的，這不同的各「年齡期」便是一生的頭一年……「不死」(survival)底機運，在初生時，城鄉沒有什麼分別；不過一生活頭一年在進行的時候，城市底惡勢力就立刻來作祟，令人覺得有點增加了；到了第二年或第三年的時候，更令人覺得增加又大一點了；一直等到城市的「超出數」大概要達到百分之一的時候，才逐漸低減下去。』

關於這一層，現在也無須再說。大抵人口稠密的城市區域，衛生狀況要比之在鄉村區域底衛生狀況為壞；而這種相對的衛生不良，最易促成很高的嬰孩死亡率，這是無可辯駁的。然而有許多人不顧及這種不合衛生的狀況，仍是由鄉村移入城市。結果一些大的中心地點便愈積愈大，因此有些經濟上的利益，本是促成牠們原來的增加的，就會失去。故僅就「大小」(size)上說，便無利益可言的。由於大規模的生產和由於分工制度所能得到的經濟利益，既已通同得

到之時，利益便不能更增加了。然而在事實上，一些城市，總是要繼續去增加的，結果如交通停滯，光線缺乏等等流弊，就要來消滅從前所已得的各種利益。於是發生了一個問題，便是：到底能不能想些方法來停止這永遠增加的趨勢，庶幾可以脫離「城市化」頂壞的幾種流弊，而不致失去由某種限度的人口集中所供獻的一些經濟上的利益呢？

擬議中一個最好的改良方法，便是創造所謂「新村」(garden cities)。這個擬議，是在鄉村裏找一塊沒有建房屋的地面，給牠好好兒的劃分出界限來，製造中心與住宅中心二者各自分開；還留些空地來建設商店運動場和公園；此外修造寬大的街道和馬路。像這種新村，人口只限五萬，假使計劃得好，這五萬的數目算來便很適宜於各種製造，而不致惹起人口過密底害處了。這種理想是很動聽的，公衆會要感激那些私人的企業家肯拿出時間和金錢來籌劃建設這種「新村」的。不過這種很好的運動也有牠的限制。新村底人口增加容或趕上了那些人口已經擠滿了的大城市，這也難以預料的。還有一層，像英國這人口佈滿了的小國家裏，即使新村也會發生缺點；因為倘使英國現在城市人口全數分散於各新村，真正的鄉村存在就很少了。所以新

村底理想，儘管進步得很快，而能符那熱心擁護的人所期望，也不足以解決現在英國人口過剩的問題。

一般人的心目中還有一個計劃，便是輸送英國過剩的人口到加拿大和澳洲那些未曾拓殖的地方去。在本年裏——一九二二年——國會通過一條法令，每年得支出三百萬金鎊的一筆公款來作帝國移民計劃之用。一般人的意見，都以為英國殖民地應該和母國政府合作，由大不列顛輸送人口於各殖民地。此計劃所根據的前提，便是英國本部人口過於稠密，而殖民地大都人口稀少。

對於這後一部份沒有人發生異議的。帝國移民之辯護者所指出的——一件事實，便是澳洲的人口，每方里僅一·八人，而英格蘭與威爾士每方里竟有六五三人。這個澳洲的數目，自然不能以牠的額面價值為憑，因為澳洲底一大部分，其所包含的地面，絕不能維持很大的人口；甚或有一些竟全然不能住人。紐西蘭本是新近才開始殖民的，現在的人口密度已經很大，每方里至有一·八人，這是因為該地大部份都適於居住的原故。不過儘管如此，澳洲仍有餘地足以消納幾

百萬人口，這可不用猶疑；並且下面這件事實也是無可爭辯的，假使由英國移至澳洲和加拿大的大宗移民能夠實行，一方面英國生活底一般的水平線也許能夠達到，他方面移出去的人民也有機會得着更快樂的生活狀況較之現在的還要遠勝。

不幸這種理想竟不能實現。僅只運送上的實際困難，便可使英國任何一小部分過剩的人口，不能遷至兩極或加拿大。按照適足救濟英國人口過剩的比率來運人，而現有的船隻不夠。所以我們必須記着：這不僅與實際的人口有關係，並且和那種實際人口每年的增加數也大有關係。如上面所述，政府裏計劃此事的當局計議，以為每年能夠移去六萬至八萬人。但是英格蘭與威爾士底人口，在一九二一年，由生產率超過死亡率而增加的，便不下於三十九萬人。這樣看來，便是政府計劃的本身，尙還不會摸著現在的人口過剩問題底頭腦呵！

大戰以前，沒有政府計劃的一點助力，尙還有一筆很可觀的殖民總額。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這十年中，英格蘭與威爾士所失的人口——代表向外移動超過向內移動的差額（戶口報告 Cind 1485）——爲五〇二・〇〇〇人；在以一九二一年爲止的十年中，相對的數

目爲一·一九四·〇〇〇人。不過這裏我們要記著，後面這筆數目，并還包括許多兵士在內，他們從英國出征，爲國而戰，捐軀疆場，并沒回來。他們的數目大約有五六〇·〇〇〇人。無論如何，大戰期內，殊不足以表出通常向外移民底真相來。便是戰後數年，也不能夠，因爲這幾年內，大多數的退伍兵士由政府或自動的團體輔助向外殖民。不幸這種輔助的殖民，在許多地方并不算成功，這是要認清楚的。不過退一步言，即使我們假定能夠兩倍三倍甚或四倍那種照著政府計劃所擬定的殖民總額，或竟超過戰前實在的殖民總額，我們依舊沒有達到三九〇·〇〇〇的數目，這筆數目，便是表示英國在一九二一年由生產數超過死亡數所致每年增加的數目。所以很明白的結論乃是：僅靠殖民，便去阻止現在英國人口底增加都還不够哩！

并且大規模的殖民，還有許多重大的困難。首先，便是英國所多出的人數也正是殖民地所不需要的。各殖民地當局每逢談及此事，都說他們只要英格蘭或蘇格蘭的農人，却不要那些城市工人。就新興國的需要上說，這實在是一件完全出乎自然的決擇。理論和經驗都足以證明住慣了城市生活的人，很不容易將他變成一個有效能的鄉村工人，於僻鄉爲尤甚。他的城市生活，

已經使他不宜孤寂；他的城市訓練已經使他不宜農作。假使英國或其殖民地要耗費大宗款項來運送城市工人到澳洲加拿大等處，所有的金錢也許是白送了的。偶然這些城市工人登陸的事情，也許和殖民地的工團引起政治上的困難。在加拿大也同澳洲一樣，許多城市工業都爲本地工人所開闢，本地的工團絕不喜由外國輸入的工人來和他們競爭。

如此，除却從英國城市裏把年輕的小孩們給一點初步的農作訓練外，就再沒有機會能夠將人口由英國的城市區域而移至新世界底農村區域了。不消說得，此種計劃，要想養成年輕的英國城市兒童使其最後變成在加拿大或澳洲等地方的農人，雖於他們自身是願意的——尤其就被養成的那般小孩子方面著想——但於故國的人口問題，顯然不能有什麼眼前的效果。無論如何，這種訓練總要好幾年的工夫，而在這幾年當中，照現在的情形，英國人口不知又增加到甚麼地步了！

在他方面，假使母國政府接受殖民地地首相底建議，遷出英蘇地方的農工或農夫到殖民地去，到底對於母國是不是一宗純粹的損失到還很可疑惑；因爲照現在的情形，英國實在沒有半

點過剩的農工，如果英國要發達她的農業，以求不致多賴輸入的食糧，那末爲著那個原故，她便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人工了。

不過這種「帝國以內的移民計劃」(schemes of inter-imperial migration) 仍還有許多擁護的人，他們似信現在英國人口過多，僅由於全世界商業不振的暫時波動，假若英國能於海外各殖民地取得一個增加的市場以消納其貨物，那時便較現在更大一點的人口，英國也能處置得下。於是他們便下一個斷語：——算是一個大的斷語——以爲各個人之由英國遷到殖民地的，就會立刻變成購買英國貨者，還要較之他先前的時候爲甚；因之替英國的製造家又創造一新市場，而大不列顛也就能够維持一個更大的人口了。這種默想，固可表示一團高興，但無充分的理由，足以樹立這樣遠大的希望呵！第一在被遷出的殖民者能够以他的勞力而生產物質，卽用之以購所需的英國貨物以前，其中必須要費好幾年的時間。徒有隱儲的顧客，而其所需要的貨物又不能付價，這還是無用的！若再說一遍，便是同時英國人口仍是一年一年的繼續增加，以候那些大顧客來生產「支付之具」，而加增的人數却沒有一個消納勞動的市場；從商務

方面來觀察，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呵！

并且那個斷語，說那些殖民者當他們開始購物時，一定會買英國貨的話，全然是沒有保證的；并還昧於各殖民地現在也正熱心擴張他們的製造工業，亦如他們正在發展他們沒有人住的地域一樣的這件顯明的事實。固然他們的政治行動，從前是受著英國的指揮，而非出於他們自己，像澳洲和加拿大，關稅都會指明以鄉村消費者底費用來獎勵城市的製造家。但是殊無理由足以想到這種政策將會變更，因之最低底可能，只有以後加增的殖民者——即英國所要施諸殖民地的——將會變成一些不是本國貨物底購買者，而為他們殖民國家貨物底購買者了。

可是這裏也沒有理由來斷定加拿大人或澳洲人將專以購買母國的貨物為滿足。照事實上說，以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的那一年，澳洲從美國輸入的貨物不下三千六百萬金鎊，而從英帝國輸入的也只七千七百萬金鎊。加拿大更是顯然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這一年，加拿大從美國輸入的貨物價值達八五七·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而從英帝國輸

入的却只佔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這樣看來，英國生育一些小孩子替他們輸至加拿大，却替美國的製造家供給一個市場，而英國全沒有經濟上的利益可言呵！

拋却這些實際上的困難不論，試問英國是不是想很審慎地去達到她更行擴張的城市工業之目的？從母國著想是不是想生育一些人口，在國內多生產些製造品，或在殖民地地便爲著這些製造品供給一個市場呢？如果這樣，便不啻「城市化」同著牠的流弊加甚一層了。

我們再就永不會完全消滅的戰爭方面的可能看看吧！這斷然是一極笨的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經濟制度，不啻使母國城市工人的數目永久增加，而仰給食糧於橫過大西洋或在南北極的農村。這種仰給食糧於海外的事情，在軍事上說來，是一個極大的弱點。大戰期中，曾經引起來了很嚴重的阻礙；要使這種流弊還增加，那阻礙便要更大了。

我們再就人道方面看看，這種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完全有礙健康的。一方面城市工人更要完全喪失那種鄉村生活的康健情況；他方面鄉村工人不獨不能夠接觸那種城市生活社會的利益，反而去那城市市場千萬里。的確的，差可懸爲鶻的之理想，只有鄉村城市，

合而爲一。這又歸到上面所說那種優美的「新村」運動的基礎上了。但是從上述的理由而言，那種運動，仍不能望其減少英國過度「城市化」底最大流弊哩！

即在美國，星紋下面的面積縱然覺大（按即美國國旗之標幟），現在也正受著這同一的害處，去注意這種因世界移民而更囂塵土的流弊，那是很有趣的。美國各大城市底人口過多——尤其是紐約，大半由於從歐洲來的外國人流入的原故，這在過去好些年間，美國的觀察者，便早已洞見及此。在一八六〇年，美國之生於外國的人口（foreign-born population）爲四·一三九·〇〇〇人；到一九一〇年就達一三·五一六·〇〇〇人了。這許多外國人，都繁殖得異常迅速，遠過於美國土著（native-born Americans）。一些美國人很不願意他們的國家應拿來爲歐洲過剩的人口作尾閘（dumping ground），用，所以移民限制的法令，時常緊急地提出來，以截止這種渡大西洋而流入的人類。

實在，各國遲早之間，總要怨恨外國人之移入的。拿東方來作一個例：印度和緬甸同爲英國總督所管轄，然而緬甸人總時常反對印度勞工移入。世界上沒有地方能够永遠以殖民當作人

口過剩的補救方法的；也沒有國家能够盼望別人許其說是把自己容納不下的人口移向別處，作爲尾閘之洩的。也沒有任何國家能相信她會時常可以出售她的製造品於別國市場的。各國閭商業嫉妬的精神，全無減低的朕兆；凡有權力設置關稅的地方，總是時常利用那種權力來排斥別國的貨物。因有這種種的原故，那些國家要想使其經濟鞏固的，就要留心他們人民的數目不可和他們疆土內的物產相去太遠吧！

國家的問題和家庭的問題，實際上也只形式稍微有點不同：假使父母有了更多的小孩子而非家庭進款所能供給，一定就要發生苦惱；假使一國任其人口擴張，超過於國家範圍內天然物產的限度，就會發現牠那國家的繁榮立刻要受經濟上的災難或別國政治上的罪惡所危害，而牠的人民一遇戰爭發生就要爲飢餓所迫了。

第三章 戰爭與人口

戰爭底原因，差不多和人類動機一樣的多。人類有時爲著隨便一個和他們意見不同的問

題，就戰爭起來。我們只要把世界的歷史一加回顧，便要駭著常常爲著一些毫無價值的原因，以致無數的人死於戰場，繁華城市燒成焦土，婦女小孩們也同遭屠戮。有許多處所，自然是這些絕對不合正義的戰爭之所以發生，僅由於有關係的各國，都是受治於一些專制的君主；他們以爲即使爲著他們的私爭而公然宣戰，也不算什麼罪惡。因此便是一件關於皇室婚姻的爭議，也儘够惹起兩大國的兵連禍結了。在歐洲有幾世紀，常爲著一些細微的原因格外容易惹動戰禍，這就是因爲當時社會組織，係建築在半軍國主義的封建制度基礎上的原故。種田的人有了他的田地，便應對於他那封建的在上者盡軍事上的義務，倘使他們要叫他這樣去作的時候；自然這種武夫是時常歡迎戰爭，爲的又有機會顯揚他們特殊的武藝了。

在過去數世紀裏，還有一個戰爭底大原因，便是宗教雖然許多宗教都教人「愛人如己」；然而在世界歷史中，總常碰得著許多凶惡的戰爭，單只是爲著「宗教的差別」而起。那種精神現在仍還逗留著，我們於愛爾蘭就可以找得出，在那裏天主教徒和清教徒都是時刻互相備戰的；我們在印度也可以找得出，在那裏印度教徒和回教徒有時也互相攻擊異常兇猛。在這兩種

情形之下，英國立法當局，也會設法想避掉這些敵對的宗教家互相仇殺的舉動，幾歷一百餘年。可是對於愛爾蘭自治之允許，結果只引起兇猛的暴亂來，大半原因就在宗教上面；而在印度，爲答覆「民族自決」的要求，致有損於英國的統治權，結果恐要引起擴張很大的宗教戰爭哩！

在世界上好些別的部份，「人種」較之「宗教」還要重大些。「人種仇視」(racial animosities) 便要算得一個很大的原因了。這是實在的，全世界都漸次傾向於民主的政治，然而人種的差別，恐怕也要因之愈見重要。現在各國上等社會的人，因爲有教育，遊歷，科學的獲得，文學的研究，美術的欣賞，這都足以創造共同的興趣，這種興趣，便足以消除人種的差別，所以對於人種差別，自然比一般羣衆能容忍得住一點。至於在他方面比較沒有受過教育的一般人呢，人種的差別，却是一件很顯然的事實；卽就牠的本身而論，也可以造成敵愾的心理。不過更重要的，還有一件事實，便是每一新人種出現，大都含著一種新經濟上的競爭意味；如此，那數百萬男女，以知道他們本國經濟上的地位會因之有點危險，便對之深惡痛絕了。

下面所說的經濟原因，實在是現時國際政治上重大的要素；因失業的畏懼心理，便迫著各

國的民主思想，盡力來反抗外國人移入，甚至仇視他國經濟上的進步；因各國的競爭，都想在地球上找尋幾塊好的地方，便把國家的驕傲變成戰爭的原因；因各國人種的競爭，都想去就有利益的職業，便把人種的厭惡變成人種的衝突了。固然，經濟的動機，在人類或國家生活中，不足以概括一切；但是大致說來，各種戰爭的原因中，經濟的競爭，要算最爲重要，這總不會有人非難的。

德國要想擴張經濟上的勢力，乃爲一九一四年開始的大戰底主要原因之一，這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是清楚的。不過頂好還是把德國著作家自己所作，說及戰爭之經濟的必要者，摘錄幾篇下來。像這樣的文章，在一九一八年華盛頓宣傳委員會所發行的一本很有用的小冊子，題作勝利與文化：德國人自述的目的觀的；可以找著許多出來。其中有最堪驚異的一篇，還是載在一九〇一年出版的一本迭克斯 (Dix) 所著的德國當世界交通頻繁之孔道 (Deutschland auf den Hochstrassen der weltwirtschaft sverkehrs) 書中的：

『因爲德國人民，現在按著每年八十萬人的比率增加；這種過剩的人口，他們都急需住所和食糧……我們必須於世界的市場中，佔一個世界強國的地位，并還要把這地位弄得穩

固，庶幾我們的後輩才找得著地方住，才有就職業的機會』——勝利與文化十七面。

同年，另一德國著作家韋士（Albrecht Wirth）在一本書叫作世界列強之變遷及其政治（*Volkstum und weltmacht in der Geschichte*）的中間，說道：

『爲著要生活，爲著要享康健和快樂的生活，我們須要一個很廣大的可以開墾之地。那就只有「帝國主義」才能給於我們了』——L. C. 四十八面

一九一一年弗里曼（Daniel Frymann）於在德國銷行很廣的假若我是愷撒（*Wenn ich der Kaiser wäre*）一書裏說道：

『現在再也不宜於說「德國是滿足了」的話了。我們歷史上的進步和我們經濟上的需要，都指示著我們現在愈加感著疆土的飢荒哩。』——L. C. 四十九面

尤其彰明較著的，便是一個居高位有攘勢的包爾哈提（*Von Bernhardt*）所作的一篇記述，在他自己的那本德國與第二次大戰（*Germany and the Next War*）書中，那本書也是一九一一年出版的（L. C. 五十面）說道：

「強壯的，康健而發榮的民族，現在數目大大增加了。從現在起，他們要繼續擴張他們的疆域，他們要新疆土以容納他們過剩的人口。既然地球上的各部分差不多都已有人居住，那末要想取得新疆土，只好照例叫那佔有的人吃點虧吧——換句話說，就是「征服」這樣的，「征服」便成爲必要的法則了！」

在又一本一九一二年出版的我等之財產將歸烏有 (Unsere Zukunft) 一書中，包爾哈提說道 (U. C. 八十面)：

「我們必須儘我們的力量，來努力獲得新疆土於全世界上，因爲我們定要爲德國保留著數百萬將要生的德國人。我們定要替他們預備著食糧和職業。應該使他們於德國之天下生活，并且還要過一種德國人的生活。」

我們不能誤會，以爲上面所述僅是一種特殊的德國人心理底表視。他們表現的方式容或是一種特別德國式的；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這樣謬誤地表現出來的真理，却是普遍的，永久的。這相同的真理——因人口增加而想經濟上的擴張，乃戰爭底必然的原因——便在四百年以前，

也會爲一個名聞世界的英國人明白地說過，却沒有人攻擊他是殘忍哩。湯姆士·摩爾（Thomas More）在說明那種「烏托邦」（Utopia）島上完美社會底生活情形時，他告訴我們好些布置方法，如各家庭裏應怎樣分配小孩子，各城市裏應怎樣分配人口，這才使公民底數目不致過於增加，也不致過於減少。他又繼續地說道：

「假使這全島上的百姓超過於適當的人數時，於是他們從每個城市中，選出好些市民來，在一塊居民很少空地很多的地方，設立一個新的城市，完全置於他們自己的法律之下。同國的人民假使願意加入而和他們同住呢，他們也很歡迎。他們這樣地住在一塊，生活狀態很容易大家一律，人民的財富也儘够用。因爲他們現在是按照自己的法律處置事務的，從前大家覺得土地不見得好又沒有什麼利益的，現在都儘够他們的用了。假若住在這塊地面上的住民有不遵守他們的法律的，他們就把那些人逐出邊境，這邊境也是他們限定指明了的。他們要是拒絕反抗，便和那些反抗的人宣戰。因爲他們覺得倘使一個人佔住一塊土地，儘「空閑」著不去好好利用，却又妨礙別人來佔有利用，這是應該要同他們宣戰的。」

在這裏我們須要看清一件事實，便是摩爾之所以表同情於「烏托邦」人的，不過因為「烏托邦」人所需要的一片土地，却被一些居民佔有而任其荒蕪「空閑」的原故。實在呢，當他著書時，世界是較現在「空閑」多了。那時無人居住的疆土很廣，便是有人居住的國家，依那時的標準，可以算得人口衆多的，耕種的面積，也只全世界底一小部份。因之侵略的「烏托邦」人，自可藉詞推廣耕種地範圍或改良耕作的方法，他們都可自給；因之在道德上講來，吞併別人疆域也是應當的了。但是那固有的居民呢，他們顯然的答覆却要把這土地留作他們自己擴張之用哩。

事情底真相是這樣的：人民一碰著飢餓底呆板事實，道德的念頭就會無形消滅；羣衆寧願殺死他們的鄰人而不願自己束手待斃。在自有文化以來的各時代中，所可利用的「生活資料」一告缺乏而不能滿足人口底慾望時，爭鬪就要隨著發生。關於這一層，在創世記（Genesis）裏有一篇詩描寫得活現：

「阿蒲拉姆（Abram）離開了埃及，他便同他的妻子，他所有的事物，以及洛特（Lot）

到南方去。阿蒲拉姆多麼的富足呀！牲口啦，金子啦，銀子啦，儘多著哩！

洛特也很富足呀！隨著阿蒲拉姆去，他有獸羣啦，帳幕。他們要是住在一塊呢，那塊土地却負擔不來；因為他們的口糧太大，所以他們不能住在一塊。

果然，阿蒲拉姆底牧人和洛特底牧人起了競爭：

阿蒲拉姆便對洛特說：『你我不要競爭吧！我的牧人和你的牧人，也不要競爭吧！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呀！』

『在你面前的土地還不多嗎？請你快和我分離吧！假若你到左邊去，我便向右邊行；或者你從右邊行，我便到左邊去。』

——創世紀，十三章——

這裏兩兄弟都很富裕；但是因為土地不够供給他倆的牛羣羊羣，他們的牧人便爭論起來了。幸還聰敏，這兩弟兄都贊成分開；他們能夠這樣的和平解決，因為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利用。假使這裏沒有空的土地，那末或者阿蒲拉姆和洛特就會相打起來；再不然他們就會要訂約，勵

行「減政主義」，一直等到土地所能供給的食糧足供兩人之食用爲止。這樣的一個條約，包含着牛羣羊羣底減少，也許更包含着許多牧人底開除；因爲牛羣羊羣減少，產出食物也就較少，照拂的人，自然需要得少了。這時兩兄弟就要按著小規模去生活，跟著很少的僕從；至於那開除的牧人呢，怕要委棄在沙漠中挨餓了。但他們當中，一定也有許多不願束手待斃的，他們也許繼續奮鬥，殺死他們的敵人，希望他們自己能够逃出死的命運之外。戰爭罪惡之攸歸的，可不僅是一些資本家呵！

像這一類的事情，世界上是時常發生的。空地地方固然無論現在將來是常有的，就理論上說來，儘够擠入許多人口。不過在過去數世紀內，只能够用步行或用很慢的運輸機關。一大羣的人，隨著他們所有的傢具遷移，只能一天走幾里路罷了。從前亞洲的遊民隊之侵入東歐，沿路進行，肆行殺戮，便是照著這個法子。在近代移動便容易得多了；上千萬的人幾個月的工夫，就可舒舒服服地由他們本國移到天涯地角可能的家鄉裏去。不過這裏可發生一件新困難：在現在的時候，實察上差不多沒有土地而不屬於一些國家管轄的；那些國家，遲早之間，總要強硬反對異邦

人之無限制的移入，縱然她有很多的空地，她却要留著爲她的本國人民擴張之用。

此外，對於人口底自由移動，還有一件很利害的阻礙，便是由「商業嫉妬」(trade jealousy) 和「人種感情」(racial feeling) 所產生的。譬如許多澳洲的城市工人，單據商業上的理由，反對外人移入，——即使由母國而移入的，也在反對之列。他們懼怕勞動市場底競爭增加，就會影響於他們的工資低落，并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

根據人種的理由來反對「非歐洲人」底移入，在澳洲尤其強固得很。澳洲人「保持白澳」(Keep Australia "White")，狂熱的決議，成爲一種最甚的吸引力。而由澳洲北岸航行數日就可達到的便是日本島國，滋生著黃色皮膚的人民。那些人民很文明，熱心工業，勇於戰爭。日本人之隔絕於世界，以他們的孤立自豪，有了好些年代。一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期，才被迫著勉強允許西方人入境。可是他們也就隨著這潮流爲轉移了。他們遵照泰西的工業方法，泰西戰爭的方法，來教育他們自己。他們把製造工業已經弄得發達了，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要算是一個主要的海陸強國了。他們自從脫離了閉關自守的局面以後，曾經從事於三次大戰爭，每次都是大

打勝仗，而疆土或疆土的勢力都隨著增加。這三次大戰，即中日之戰，日俄之戰，與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現在日本帝國，是下面各部份所組成的。

(1)

	面積 方哩	大正九年十月 一日之人口
日本本部	148,000	55,369,053
朝鮮	85,000	17,284,207
台灣	14,000	3,054,398
庫頁島	15,000	105,705
總計	261,000	77,007,423

(2)

	面積 方哩	人口
英屬澳國	2,975,000	5,437,000
日本帝國	261,000	77,007,000

日本帝國人口共七千七百萬，拿來和澳洲一相比較，澳洲僅五百四十三萬餘人，人口和面積之大相逕庭，更可於第二表中見之。

固然不錯，澳洲有一大部份是不能住人的；可是日本帝國也有好些部份不能住人，不過對於這事儘管讓步，數目仍然是相去懸殊。假若有一日本的摩爾也要籌一「新烏托邦」底計劃，他也許要公然宣稱在澳洲這樣一大塊面積的土地『任其荒蕪地空著不去好好利用』。這樣從日本而來的「烏托邦」人，在道德上講來，也應該來侵掠的呀！然而這是一定的，現在澳洲之歐洲侵掠者底後裔，情願戰死，而不願以他們的疆土任何部份屈從於從日本來的新侵掠人種。所以這個結局，也像世界史上無數相似的結局一樣，最後須要看日本需要更多的疆土是否急迫和澳洲人之抵抗侵掠的能力是否充足而定。倘使澳洲人以母國爲後盾，表示強硬而不可侵犯，日本人呢，假使他們新疆土的需要還是繼續，那就要改變方針向他方面去找出路了。

其實他們老早就這樣作了。在現在這一個世紀當中，日本帝國已經吞併了高麗，強佔了台灣，割據了庫頁島南部；在東三省已經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礎，佔據了旅順港，操縱了東清鐵路。西

方列強，是拿這種相同的方法來建設他們的殖民地的，當然不能從道德方面來抗議日本這種擴張。每一人種當牠人數增加而覺得需要新出路的時候，就想種種的方法，或藉口鄰近，或藉口富裕，或藉口當地居民沒有充分保護他們的能力，來侵掠凡足以動其心目的任何疆土，這樣就可以得到出路了。

東三省底居民，他們自己既不能防止日本人底侵掠，又不能得著法律上從屬的中華民國底保護，但是仍還有許多的國家關心東三省底命運，尤其是美國。美國的製造家恐怕東三省倘見併於日本，他們的貨物就沒有一個公開的市場了；並且他們還擔心日本的勢力擴充到了中國內地以及西伯利亞。他方面呢，日本要發展他們的製造工業，要替他們增加的人口找出路，自然「虎視眈眈」於中國所供獻的廣大市場，和西伯利亞廣漠無邊，未曾開發的土地。他們只想他們自己能够保持著這些廣土，為他們工業和人口的出路就好了。

可是他們現在發覺他們聰明的野心為美國底「商業競爭」所壓抑了。同時他們又發覺在太平洋底那一邊他們可能的擴張，又為「人種仇視」所阻塞了，——澳洲便是一個例子。因

之日本的殖民者想發財的，便大批的在美國底太平洋沿岸各州並英屬哥倫比亞等地殖民。他們都是很刻苦的工人，並且無論如何也是良善的市民，但是因為他們的面貌和殖民於北美的那些歐洲人種大不相似，混雜一起是不能够的。不能免掉的「人種的厭惡」便發生了，不許把市民權給於太平洋沿岸各州日本殖民者的要求也發生了。美國政府覺得這種要求是很難拒絕的。這樣一來，美國人一面以「商業的理由」反對日本人擴張至亞洲大陸，現在又以「人種的理由」反對日本人在美國境內殖民。這兩重的問題可以拿來無限地 (ad Infinitum) 討論；不過其所由來的一些根本原因若還存在，這個問題就終不會解決呵！

說到那些根本原因，便回到人口問題上來了。日本人之所以要新市場，要新疆土，無非為著人口增加得很快。美國人呢，在目前尚不至於去找新疆土，因為現在美洲仍還有他們棲身之所；但是他們却正找新市場，為的要使製造工業忙碌，才能供給職業於他們所生育的或從歐洲輸入的大宗人口。這裏便起了一個競爭，這個競爭不能以任何語言文字或外交盟約一類官樣文章而消除的，倘使日美兩國的人口，却照著現在的增加率繼續擴張下去，這兩國終不免要為著

那些都要攘爲已有的疆土而戰爭呵！

現在關於說明人口增加不但足以招致戰爭並還使戰爭爲不可避免的話，已儘够了。的確的，像這樣的一個情景，已儘當得上一個充足的理由，來防止人種繼續的擴張；因爲擴張的結果就不免要互相衝突的。的確的，戰爭的恐怖，世界上的人已儘看得够了。

即使承認戰爭不全然是一個禍害；承認戰爭有時候也大有造於人類——因爲有時可以激發人類高尚的品性，然而無論如何，戰爭終是人類所受最大的禍害。現在呢，這個禍害愈加大了。將來的戰爭，要較之過去的戰爭愈加可怕；所謂「英雄豪氣足以鼓舞個人戰術」那種偶然的談助，將來也要日益減少；從前因文化稍進所暫時得到的「交戰者」與「非交戰者」底區別，原以減輕戰爭之禍的，現在因科學的進步，這種區別也消滅了；長距離砲轟，潛水艇戰術，航空術利用，毒氣的進步，把小百姓們從前所享受幸免戰爭危險的恩典，都剝奪淨盡；將來的戰爭是要大批成羶地殺人的，成羶地殘害男婦老少的肢體的，成羶地毀滅那些由人類所千辛萬苦積年累月創造而成有用與好看的物件的！要想避掉這樣恐怖底源泉，一定的，只有把個人的「獸

性」設法截住，這樣方可以除却國際衝突底大源哩。

不幸各國大多數的人民，對於這個問題，都只朝著相反的方面進行。他們開始就武斷以為無論如何戰爭總不免要時常發生的，隨著就說各國都應盡力多育兒童才够去抵制別國。

拿國民生產率委員會為例！這個英國自願研究人口問題者的團體於一九一三年十月才開始調查，到了一九一六年六月提出一個報告。此時該委員會重行改組，規模更形闊大。第二委員會，又得了許多證據，於一九二〇年將報告發表出來。這兩個委員會內包含許多熱心於社會改良的男女——內中並有幾個很有名的牧師，和幾個很有聲望的醫生。在第二委員會報告中，尤特別注意於神學上和軍事上的討論。本文只和後項有關。在牠們的報告第一百二十三面中，這個自願研究者底團體問道：

「假使和我們適所經過相似的戰爭，又復發生，以這樣低落的生率我們將要怎樣呢？一定的，我們所有的東西將會被別人拿去，我們呢，也要變成奴隸了！」

這便不啻勸英國人民要多生些小孩子以抵抗戰爭底危險。不過像這種勸告，如果適宜於

英國人民，又何嘗不適宜於任何別國人民；如果各國遵守這個勸告的愈多，爲找居住而起的人種競爭恐怕愈要變本加厲呵！

其實呢，第二英國生產率委員會中牧師和社會改良家所持的，這種「軍事的態度」，在其餘從事大戰之各國中，大都也是一樣。尤其是在法國，第二次大戰底恐怕已大大地改變法國對於自願的生育限制之態度。大戰以前，以父母底支持能力而限制家庭的這個責任，除却城市陋巷底人口少數例外，看來全國都是公認的；但是一和德國劇戰以後，法人便懼怕除非他們能够增加他們的人力多生些兒童，他們才可以參加第二次的大戰。因之法國的立法通過了好些緊急的法令，禁止售賣避孕的藥，禁止公然勸行生育限制。在德國呢，這相同的態度，無論如何，於戰爭進行時，也爲軍閥所採取。在一九一七年九月，柳得道夫（Ludendorff）將軍遞了一個說帖論德國人口與軍隊，遞於德國宰相，這份說帖乃是醫務部長應參謀部之請求而起草的。下面即從中摘錄下來的，很可值得注意：

「照例戰事的決定都不決定於和約簽定之日。德國的前途全靠下面這個問題爲轉移，

即德國補償她的損失，尤其是「人口」要多少時候，能到甚麼程度。比戰爭中所受損失還更甚的，便是因生產率低落而我們的人口數目降低的這件事。

我們最大的危險足使我們惴惴危懼的便是從那一面來的哩。

自從一九〇一年以後，德國生產率較之死亡率低落得多了。

生產率低落的原由，由於體質衰弱或厭惡婚姻的很少，大半應歸咎於已婚夫婦之自願的限制家庭。這種現象，在文化較高的國家中，通同可以看得出來；現在於德國各大城市中之上中社會階級，也有這種現象了；並且慢慢地擴張到其餘人口，甚至於鄉村人口。

固然戰爭一再地證明人數優越也不見得時常足以決定最後的勝負。可是我們敵人底人數優越，在軍事上在經濟上，他們終還繼續足以危害我們，所以迫著我們也不能不把人口增加，當作平時和戰時一件最重要的目的。

——一九二〇，十月十日，星期六晤士轉錄——

這樣一來，在英國，法國，德國，一樣地我們覺得那可怕的大戰底屠戮，徒只鼓起一種新要求——要求一更大的人口預備給將來的大戰來屠戮——罷了！所藉口的，便是每個國家必定要預備著一大羣人來反抗他國的人。假使這一大羣人要他們生下來却只為著他們撞著有開戰的時機就可以預備著去打仗；那麼，一大羣人的存在，牠底本身便儘够招致那樣一個時機呵！假使男女儘量來使用他們的生殖力，無論何國，都不會找出空地來給這些最短時期內所生產的人民居住的，但是多生些小孩子只為著戰爭的原因，便不啻每個國家的國民——或每個國家的婦女還確切些——就要互相競爭多生些小孩子；換句話說，每個國家的婦女必須盡她們的能力來生產小孩子。等到一這樣去作的時候，就會有很大的人口，面面相對，無地可居，只有兩條路在他們面前，便是「飢餓和戰場」——總歸要選一條路走的呵！

這樣，我們又回到我們出發的地方來了。一種人口增加得大的時候，領袖人物就出來說道：「我們的人數這樣多了，我們必須戰爭以求更大的地方呵！」一到戰爭發生，領袖人物又換個

腔調來說：『我們必須多生些小孩子預備著第二次的戰爭吧！』這種可怕的起迭戲 (soesaw)，怎樣才能終止呢？

除非世界各國都訂約認明這一件事實：因為人口過增，乃戰爭底一個必要的原因，所以各國應該負一種道德上的責任限制他們人數，才能免却和鄰邦的爭鬪；如其不然，這種戰爭的起迭，永不會終止的。

要想得到這樣一個世界普及的盟約，自非朝夕之事，不過即在這個時候，凡是那些國家想避掉人口過多之國內的禍害亦如戰爭之禍害的，便可彼此起來訂立盟約，互相提出證據。所需要的便是一個「低生產率國際聯盟」(League of Low Birth Nations)，遇必要時，預備採取結合行動來反對任何人種之拿他的偉大生殖力來威駭世界的和平。

這樣的聯盟成功，一定有莫大的利益，即純粹就軍事上說也是有利；這足以使有關係的各國注意於他們人口底品質而不僅斤斤於其分量。如上所述，在那個說帖裏，德國總參謀部固已明白地承認「人數的優越也不見得時常足以決定最後的勝負」，現在實顯然有許多人種在

世界上人與人比較其他種族劣得多了；所以在任何戰役中，若是無數較差的勢力一來，他們總歸敗亡，像這種例子，世界歷史中時常撞得著的。即在過去，有許多人種，就其主要部份而論，現在看來也可算同等的哩。現在無人敢斷定英法人中，說到當一個好軍人所需的特質裏頭，有什麼顯然不同的地方。可是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我們却見培根在他那篇帝國真正之偉大與產業一文裏面說道：

「我所說及的這件事，頂好拿英國和法國一相比較，便容易看得出來；英國呢，雖然地少人稀，然而仍佔上風；論到英國的中等人民，是可以當好軍人的；法國的人民可就不能。這裏便要稱頌到亨利第七底深謀遠慮了。他把農人底田莊和房屋都制定一個標準，給他們以這樣的一份土地，務够生育一個臣民，而仍還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著。」

理想中人類的經濟狀況，沒有比上面所引的這節——即「人類應該有這樣的一份土地，庶幾他們才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著」——表現得更好的了。在很少的國家裏，假若有的話，這種理想算是已經大概達到了；可是在其餘所有的國家，過去，現在，差不多都是滋生著一種處境

卑劣的人口，在貧困中過日子，並且還倚靠那些在上的人底救助爲活。這種事情，在許多方面與其歸咎於受苦而屈服的個人，不若歸咎於土地法律，但仍還不足以更改下面這件事實，便是這樣的叢草生存，對於國力，只能減少而不能增加。如培根所指，法國的農民，在當時實爲封建制度暴君所役使，竟不够當好軍人；而英國獨立的農民却儘够哩。此種相反的狀態，直到十九世紀爲止。

如果僅僅人數的多少就可以解決戰事，英國的人種老早就會被法國人消滅無蹤了。現在所謂英法的戰爭已經永遠告終了；然而牠們竟會延長幾百年，而在這幾百年中間，法國方面人數也總歸是個很大的平衡。拿十八世紀的戰爭爲例，那些戰爭，是英國所由造成現代殖民帝國一大部份的。在這個世紀中，雖然大不列顛各島都屬於一個君主管轄，而實際上對外戰爭的重擔完全歸英格蘭單獨負擔。愛爾蘭與蘇格蘭那時對於帝國沒有一點強處，反足減弱帝國。不僅愛爾蘭——當時有牠自己的國會——須要英國軍隊防衛，並且愛爾蘭的軍隊還時常地發現著爲法國人效力。在一七四五年封翁諾意（Fontenoy）之戰，居然有打敗英國人那樣的一

天的，便是愛爾蘭的軍隊受法國節制的原故。同年，查理士皇儲也帶了一枝高地人軍隊直搗英國腹地，使倫敦大受恐慌。這樣看來，論到兵力的話，在十八世紀的戰爭中，英國皇帝所能够使之效命以抗法國的，便只有英格蘭底人口可以算數。那一世紀裏，英格蘭人口僅爲法國人口三分之一；然而英國畢竟戰勝了。

自然，這不是說「人數」的要素便可以完全抹殺的。別的事項均等時，人數便見分曉了。軍人武夫，他們要辯護一個擴大的人口以便打敗他的政治上的敵人，實在就是爲此。這種道理表面上看來也很強固的。我們可以斷言，主要的歐洲人種，論到他們在軍事上或工業上效能的特質來，現在並沒有甚麼大不同的處所。法國的農民，過了好幾世紀的半奴隸半餓殍生活的，從一七八九年底「大革命」以後，也得著他們的自由了；他們的孩子們也已經發展至於農業地主的地位了，這種農業的地主，便組成了法國人口底中堅。過了幾年，同樣的變化又影響於德國，由法律規定把田奴也解放成爲獨立的農民了。不幸在今天無論什麼國家，人口減低的部份，總是鄉村的人口；城市的人口却是相對地或絕對地正在增加。

假若我們把英法德三國加以比較，不能說城市或鄉村生活狀況底差異竟大到這樣地步，便儘够去下一個推論，說某一種民族，在腦力上或體力上，要比別的種族優越得多。因為由軍事上比較起來，必須當作相等的單位看待。這樣從表面上看來，好像這三國軍事家所主張的增加生產率是無可非難的；不過假使我們仔細考究，無論是在英國或法國，我們立即看出他們這種主張是毫無希望地失敗了。

假使我們先把法國來作例，歸結便顯然可見。差不多每個法國人心裏，都怕和德國發生新戰爭。這兩國國境相連，僅僅只有一個人爲的邊界。有好幾世紀高盧（Gallie）人種和條頓（Teutonic）人種總是兩相戰爭，勝敗互見。每一次戰爭之後，隔著一個和平期間，在這個期間之內，兩方面的人種有意間或無意間又去預備著第二次戰爭。過去的大戰，法國人以有協約國的幫助，算是打勝了；現在他們懼怕這些協約國到第二次大戰也許不來相助，孤立的法國就會要被德國所敗，因為德國的人口比他們大得多哩。這樣一來，愛國的法人都大聲疾呼：『讓我們趕快多生些小孩子，庶幾我們才有充分的能力來抵抗德國。』

這番話好像是很對，但是也犯了一種最大的缺點，便是這事在算術上爲不可能。假使法國現在著手去生育兒童以創造軍隊來和德國打仗，我們可以斷言德國一定也要照樣對付，因爲他們現在便已迫著這樣進行了；這種多生兒童的競爭，德國一定要勝的。最簡單的理由，便是德國人口數目，起碼就比法國多。德國現在的人口，約計爲六千萬人；法國還不到四千萬人。現在假設法國以愛國的宣傳和禁止避妊的刑律，居然成功了千分之三十的生產率，這樣的一個生產率，在現代歐洲的國家要算是很高了——那麼法國每年可以生產一百二十萬兒童。但是在德國以這同樣的生產率，却能够生產一百八十萬兒童，這樣德國便多出了六十萬的優越數目；以後年復一年，德國便要增加得愈多了。如果法國尚不滿意於千分之三十的生產率，還要效法亞洲人種得著千分之四十的生產率，那麼德國倘也照著這個生產率，事情便更弄糟了。因爲千分之四十的生產率將產生二百四十萬德國兒童而僅只一百六十萬法國兒童。以法國人這樣頭腦清楚人民，到現在便應稍加思索，於戰爭時，要想靠人多去打敗德國，那真是顯出他們的心裏簡直被第二次大戰底恐懼嚇昏了。恐懼和愚蠢一樣地使人們摸不著要領呵！

同樣的理論又可拿來說明英國德國兩國的不同。英格蘭和蘇格蘭合攏來的人口——愛爾蘭頂好不要算上——大約爲四千三百萬，而德國爲六千萬。這樣，假使二國互相競生兒童，德國拿得穩又是勝的了；那麼英國還想去開始這樣一個競爭，也就笨到極點。在他方面，倘使德國人以他們的較大數目爲起點，居然應現在軍事家所提出來的申請，著手去繁殖他們的人數，那麼將來不僅對於法國發生危險，並且對於英國，甚至對於全世界也很危險的，因爲人數一多便足以產生更大的軍隊；尤甚的，便是這樣鉅大人數的本身方面，已足產生一種戰爭的動機。實在的，德國那時就會回到本章前面幾頁所述的態度來，其精神上和軍事上的領袖人物，將再促成戰爭底必要來替那擴張的人口找地方了。

從上面這些說法所得來的推論就非常明顯。孤立的英國或孤立的法國要使挑動德國作生產率的競爭，都不能防止和德國新戰爭底危險；假使他們要想安定鞏固，他們必須連合攏來，那時危險會歸著那一邊；而德國以怕英法二國爲商業忌妬所鼓勵而聯合他們的勢力，無論如何，都可重新打敗他，或者因之可生畏懼之心。

避掉這些循環的危險之唯一方法，只有結立一個共同盟約不去擴張競爭的人口。假使英法德三國，大家不想增加現時的人口，只想漸漸地回到一種如一世紀或半世紀以前所流行的那種較小的人口一樣，那麼他們一些互相焦慮底原因就會自動地消滅了。「真正國家的偉大在乎人口衆多」的觀念，實在是一句騙人的話。在英國歷史上沒有比依里莎白時代還更可誇耀的時代了，然而那時的人口却才爲現在人口十分之一呢。

但是又或有人強辯，以爲倘使英法德三國以及西歐其他各國都採取這種「減少人數」的政策，以避衝突，他們也許攏總地要受那些生殖力較強的種族蔓延底危險；我們也許實際上竟看見歐洲再受亞洲侵略者源源侵入底大難。對於此說的回答是如此；倘使已經很發達的國家都一致限制他們的人數，他們也就可以一致共同設防來抵抗那些不甚發達而多生殖的種族。並且下面這事也許是十分可能的，即西方各人種倘能審慎地並公然地採取「生育限制」的政策，別的人種就會效法。現在印度和日本，便已經開始有人傳播馬爾薩斯所教的主義了。無論如何，西方人種若聯合行動，可不須害怕世界上其他種族的。

要求世界底人口普遍減少，便會防止戰爭，這也許願望太奢了。人類是好爭的動物。過去曾有無數的戰爭，並非爲任何經濟的原故所招致；將來也許一樣。便是在今年——一九二二年——像這樣的戰爭，仍還在進行或暫時停頓之中。希臘與土耳其其現在之正在打仗，並非因爲他們需要更多的土地以安置他們各自的人口，却單只爲著滿足人種仇視的情感和人種優越的野心罷了。奧匈除非列強去干涉，也許爲著對於任何國都沒有什麼真正價值的一片土地要互相打起來。他們所以看得這樣重的，便是他們種族的驕傲也包含在內哩。同樣地在愛爾蘭，共和黨人和自由黨人，現在仍還是繼續爭持，互相殺戮，也單只爲著這句話的原故。

世界人口底減少，在實際上縱然不能防止「所有的」戰爭；但是一定能够防止「很多的」戰爭。無論如何，那種特殊戰爭底原因，無論何地一行使便足以使戰爭爲不可避免的，總會除却。人類爲著國家的驕誇或宗教的差別而互相殺戮的罪惡，有時或能減縮，這一層是至少可以意料得到的；但是人類因人口壓迫的結果，覺得與其餓死毋寧戰死的時候，要他們仍還永久躊躇而不致於互相殺戮，這却很難了。但是倘使世界上不同的種族繼續使用他們固有的繁殖能力而

全不顧及地面上所可利用的產物，那麼這種情形是終究要發生的呵！如前章所示，任何主要人種，倘使繼續放縱下去，即使以平庸的增加率，幾代以後，便可以把他們的族類徧布全球；這樣一來，這裏就沒有剩著空地為別人了。這是一個算術上的真理，決不能逃掉的。因之就要隨著這樣的結論：『世界上各種不同的人種，或必須一致限制他們的增加力，或必須預備互相戰爭。』

第四章 社會的進步

在前章已鄭重說過，戰爭最堅強的原因便是人口過增。即此說法，已儘够上一個充足的理由，來堅持這是各國的責任去斟酌地限制他們本來的增加能力，庶幾他們才不至於被迫著而互相戰爭。不過這裏還有一個同樣強固的理由，為什麼人口底增加便應該拿「理性」來限制，而不聽諸「物慾」宰制。理由便是這樣：在任何大的人口，「低生產率」乃人種或社會進步底必要條件。

這個前提，不僅有關人類，便對於所有的含生之倫都很真確的。植物就供給一個很簡單的

例證。當空地風力很多足以廣播種子的時候，許多幼苗就會長成強壯的植物來。但是地面若是有限，幼苗須要稀疏，否則長成的植物就會矮小。若是聽其自然，「自然」便要隨意地來處置了。有時便會產生一個不好的植物收穫來；有時候強者仍可生存而弱者因過度的增加便要被擠斃了。聰明的園丁，趁著早期就好生地施疏薄的工夫，結果才有一羣茂盛的植物。

人類也逃不掉生長與生命底這些必要的條件。這是真的，他們能够帶他們的種子到遙遠的大陸去；并且假使人數很少的話，——譬如早期的英國殖民者之在北美洲——他們有時也能够安然地迅速繁殖他們的人數。不過像這樣毫無限制的增加率的機會究是很少。固然這也是真的，在地球上好些部分仍還有許多廣大的區域現在還沒有有人住，其中有些都是很適宜於支持著一大羣人口的。要使大宗移民由人煙稠密之區如倫敦紐約等地，移入那些地廣人稀，儘够迴旋的處所去，上面這種事實，便要算是一個強有力的論據。不過即使倫敦和紐約人能够給說動了而去遷移，這終極的生產率的問題仍還存在。

高生產率在那很小的人口而具有無限制的擴張機會的，容或爲他所願望；然而在那很大

的人口已經缺少動作之地的，除却在一種情形之下便萬萬不會實現。那種情形便是一種高嬰孩死亡率將和高生產率並駕齊驅的時候。在一切下等生物裏即可遇著。野草和昆蟲滋生不為不多，但是生存的比率常為生產率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同樣的說法可適用於許多人類種族，尤其顯然的對於中國人。下面一節便是從濮蘭德 (J. P. Bland) 中國漫遊記 (House-boat Days in China) 裏頭錄下來的：

「一個人看見中國一個鄉村和他的一羣林林總總的小孩，沒有不覺得東方最重要的問題的——一個問題這樣急迫這樣可怕，竟好像一個惡夢踳伏在心頭一樣。……從該國底這一端到那一端，景況簡直一樣；數不清的城市和鄉村，佈滿了這一塊地面；山谷的茅房越發擁擠得不堪，差不多每畝田畝所支持的人數，除却印度外，都已多過於在任何國家牠所能供給的了；人類鬪爭底第三者還不停地產生著，保留著牠那一羣生就了的餓夫。……對於這些人全無出路；海外未曾開墾的土地他們是全沒分的；只好在這塊地方生生死死罷了……所以那毫不饒人的定律，便施行牠自己慘酷的解決方法，把這些過多的生命，成千成萬的拿來

肥田，因為田不夠肥人哩。這種悲劇，全盤湧現於吾人眼前：殺嬰呀，造亂呀，疾病呀，死人很快的飢荒呀，或死人較慢的飢餓呀，儘多著哩。」

說到中國飢荒時常減少一大羣人口的事情，所引的這一節，從太晤士報北京特約通信員底報告發表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九日太晤士報上所引來的，可以當作一個特別的說明。這個敘述是述及接近天津南邊一個縣分的。

「在此境內，一共六千方哩，有五千五百所鄉村，包含著三百萬居民，這些人通同要算是赤貧的。他們現在都以糠殼，樹皮，草根，樹葉以及其他有礙衛生的蔬菜等物為生。他們現在只要盈掬的銅元便把兒女出賣，這就是他們自己和那些小孩子苟延殘喘的唯一方法。假使他們找不著買主，使把小孩溺死……被災區域有好些井裏，都給許多由自殺或溺斃的小孩子的死屍弄得齷齪不堪了。」

當任何人口底生產率對於該人口底生活情形是太高的時候，這些便是「自然」所強施於人類的補救方法。反過來說，有些人口中，在那裏生產率稍為拿雙親的謹慎的考慮規定過，因

之小孩子也不至於絕對疏忽生下來的，那末，這種無辜者的殲殺事件，便開始要減少了。這樣西歐各國，生產率比較低的，嬰孩死亡率也較之印度、中國、俄國等國家低得多了。并且還不止此，便在那些歐洲各國，由東方的標準來判斷生產率已經是低了的，只要一國生產率再低一點，便跟着嬰孩死亡率也減少一點。關於這一層，馬來特爵士 (Sir Bernard Mallet) 曾給吾人好些可驚的數目，馬爵士當一九一七年正為英國生產死亡登錄局局長的時候，在他就皇家統計學會會長的演說詞中，他說：

『法國當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三年中間，生產率低落百分之十七；嬰孩死亡率低落百分之十八。

同時英格蘭與威爾士生產率低落百分之十一；嬰孩死亡率為百分之十八。

在丹麥生產率低落為百分之十一；嬰孩死亡率為百分之十四。

在挪威生產率低落為百分之五；嬰孩死亡率為百分之六。

在瑞典生產率低落為百分之十；嬰孩死亡率為百分之十三。』

更完備的數目足以說明英國底情形的，於衛生部總醫務官底一九二〇年報告中可以看出。
(c and 1393)

英 格 蘭 與 威 爾 士

年 份	平均每年 生 產 率	平均每年 死 亡 率	平 均 每 年 嬰 孩 死 亡 率
1871—1880	35,4	21,4	149
1881—1890	32,4	19,1	122
1891—1900	29,9	18,2	153
1901—1910	27,2	15,4	128
1911—1915	23,6	14,3	110
1916—1920	20,1	14,5	91

由上面所遭這些數看來，很足以表示各國若能低減嬰孩底產生率，便可以救得大宗嬰孩底生命。

照著同樣的法子，假若把任何國裏富人階級和窮人階級一加比較，便可找得出在富人階級中生產率低，嬰孩死亡數也低；在窮人階級有一個高生產率，也就有一個高死亡數。關於這一點，總登錄處統計監督斯管文生 (Stevenson) 博士曾提出一些可驚的數目於第一國民生產率委員會。下面這個表便爲在那不同的社會階級裏繁殖數和嬰孩死亡數一個比較。這些數目適用於一九一一年的英格蘭與威爾士。

上述各階級的團體，自然是一個概數，但是大概的教訓已很顯明了。在又一個表中，把在各

英格蘭與威爾士 1919	五十歲以下的 已婚男子每千 人之生產數	每一千生下之 孩於十二個 月內死亡數
1, 上中階級	119	76,4
2, 中等階級	132	106,4
3, 熟練勞動者	153	112,7
4, 中庸勞動者	158	152,5
5, 不熟練勞動者	213	152,5

特別職業中底繁殖數與嬰孩死亡數加以比較，那種教訓，便愈加表現得非常明白。

英格蘭與威爾士 1911	五十五歲以下 的已婚男子每 千人之生產數	每一千生下之 的嬰孩於十二個 月內死亡數
醫士	103	39
律士	100	41
牧師	101	48
船塢工人	231	172
陶器工人	181	172
小販商人	175	196

這個表無意地表示出來一個有趣味的事實，便是已婚的牧師只有很少的戶口——這件事實，大大地減少英國教會一部分人把「生育限制」當作不道德的態度。不過現在論據所更注重之點却不在此，乃在上表所表示出來的所謂智識階級與非智識階級中的「相反」那些人，他們的職業足以迫著他們去思想的，生育小孩子較少，并且這些小孩子也只有小部分夭殤；那些人，他們完全靠手工勞動支持生活，還不是屬於一種特殊熟練手工的，生育小孩子較多，并且大部分小孩子都不滿一歲便夭殤了。總逃不掉這些表所給的教訓。在所有國家，躑躀了無數嬰孩生命，都是濫生小孩子之直接的結果。

這個普遍的事實在人道方面的重要，婦女之格外重視，將遠過男子。因為必須嘗試懷孕底麻煩與生產底危險的是婦女，所以婦女應該推翻那些只要她們生產一些僅為瘞埋而生的小孩子的宗教上的教條和社會上的習慣。

許多窮苦階級的婦女，碰著必須生產一個所不需要的小孩的情境時，通常施行「墮胎」的法子，這是何等的慘痛呀；關於這一層，會有許多證據給第一生產率委員會。一個親眼看見的

人，當她述及她在伯明河附近，曾經從事於接生實習，爲著能够幫助那些窮苦婦女的原故以後，她繼續說及境况好的工人底妻室在工廠作工的，時常採取避孕的方法，但是那些更窮苦的工人底妻室，只用墮胎的法子。問問她們的動機是什麼，她答道：

『這是因爲她們要想把她們的小孩子弄好一點，遠過於她們自己。她們只想有兩三個小孩就够了。爲的他們才可以享著新教育便利底利益，而他們的前程也許可以比她們自己較好呢。』

另外還有一個婦人，她在窮人中間也有過許多經驗的，她說：

『在很窮苦的人中，慣用墮胎；在境况好一點的人才用避孕。』
她把那常用來墮胎的方法述過了以後，她又說：

『婦女所最害怕的便是去經過這種麻煩和痛苦；並且後來小孩子撫養成人，也是一件真正的困難。』

拿不充足的衣食要把小孩子撫養成人，這種恐懼，在更窮苦階級的婦女，他們只要有點實

任意識的，尤時感急迫。多年以前我有一個朋友——現在是一個很有名望的醫生呀——把他開始行醫的時候，他在倫敦貧民窟裏，去替一個貧苦的婦人接生，所經歷的一宗震恐說給我聽。這是他第一次去幹那接生的勾當，那件事的全副責任，都倚靠在他身上，他心裏極爲焦灼，要想諸事都使平安。不幸啊！那小孩子生下沒有幾分鐘竟死掉了。他驚慌地把這種消息告訴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只得嘆一口氣說：「謝謝上帝！」我的朋友那時還年輕，竟嚇得戰慄起來了。以後經驗越多，他才知道新生小孩底死亡，在許多婦女還很歡迎當作一件快樂的救濟哩。的確的，要迫著一個婦女去嘗盡分娩的痛苦，却只生出一個小孩而其死亡倒是她所歡迎的，這真是把「母道」(The function of maternity) 弄卑污了。

但是受著由「高生產數」而來的「高死亡數」的痛苦，不僅是婦女們；全社會也要感著的。現時就英國說，國家精力底大部分，都消耗在生育——或暫時保持——無數夭死的嬰孩上面。醫生和看護婦，本來可以服務於其他對於國家有真正價值的事業的，現在也被迫著耗費他們一大部分的時間在一些本來都可避掉的工夫上面。那些工夫除却替掘墳夫和棺材匠增

加生意外，再產不出什麼結果來。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中，英格蘭與威爾士五歲以內的嬰孩死亡數爲五七五·〇七八人。（政府公報小孩死亡報告第七頁）可是這件事實內所包含無用的痛苦和憂愁底總數，誰也不能夠描寫出來呵！

這種害處還不只以「高嬰孩死亡率」高青年死亡率爲止。許多小孩子，在兒童時代雖沒有死，到了成人的時候，終是一些軟弱的人。這不用疑惑：在許多國家一大部分人口所流行的衛生程度任他怎樣低，而由於小孩子出生率之太過度，總要算一很大的原因。一個母親生育太快，在普通情形中，是決不能給她的小孩子以初生時所應需的充分照拂和榮養物的，因之長大以後，身體和腦力都很虛弱，容易爲疾病所侵犯了。

關於這層，很值得去從諾仆夫 (Knop) 醫生在美國公共衛生協會所講的演說詞引一節來，諾仆夫是紐約衛生部專門派到害癆病的窮苦人家去診病的，他給這篇演說詞是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辛辛納的州。他說：

『說到肺病，我以多年的經驗，要比其他醫學的和社會的病症格外熟悉一點，讓我述一

個有趣味的事實：多年臨症的歷史，已經顯示於我，那患肺病的人，他或她若是生於大家庭呢，總是最後生的小孩子中之一個——第五個，第六個，第七個，第八個，第九個等。這種現象解釋非常顯然：當父母年紀較老，尤其是當母親因為屢次懷妊，又還要到工廠商店去作工，一直作到分娩的那一天，身體自然時常虧弱，因之小孩子生下地來，先天就沒多大活動力，他遺傳下來就是體質上的貧乏。這種先天的貧乏，就會不僅使他對於結核病減少抵抗力，便對於其他嬰兒期和兒童時代任何病症也很難抵抗。」

顯然的，愈是那最窮苦的階級，現在便愈可找得出那最大的家庭來；近幾年來，那些自命為「社會改良家」的人，幾次三番想藉政府底力量幫助母親盡其母道，因而止住高嬰兒死亡率。可是有沒有任何永久價值底結果從這些方法中生出來，倒還是一個疑問。若照德國的經驗，便只有一個否定。談到這層的，有英國地方政府部（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Board）於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一個有趣味的報告叫作戰時德國嬰孩之幸福。這報告上說，在戰時德國政府於那些哺育嬰孩的婦女，都給她們一筆特別津貼費。像這一類的津貼費，為德國那些嬰孩幸福運

動家深加贊許，當作「戰事中底最大社會事件」，又當作「政府顧念母親和嬰孩福利的先兆」。但是後來怎樣呢？

『由許多兒童公育所得來的報告都是這樣說：國家的津貼一停止的時候，那些母親們便不繼續哺乳，也不顧及她們嬰兒底平安了……又有許多公育所報告說，那些嬰兒哺育才達三個月，便忽然斷了乳的，特別感著消化的苦惱，尤其在最熱天氣發生這種變換。各地差不多都有這種趨勢，便是當津貼要求無著的時候，母親們都不到公育所去了。如此，那些嬰兒只好任他們去受那由人工哺育的新危險，而照拂和經營同時都被剝奪了。』

這些結果沒有什麼出奇的。假使婦女由國家付以款項而卸去為母的責任，「利慾」(money) 便迅速地代替了「慈性」(maternal instinct)，所以當款項一停止支付時，做母親的就擅說義務是完了。受苦的只是小孩罷了。即使有些地方由私人慈善的力量，設些方法幫助窮苦的婦人好生看護他們的小孩子，然而小孩子所受的利益，究竟還是暫時的性質。初生的嬰兒也許可以渡過初生幾個月中底一些困難，但是環境若不能完全改變，他們生長成

爲強壯的人的機會，終不會大大地增加的。以國家津貼的幫助，小孩子的生命，救是救得了，但無論如何，決不會革黜最後的生育限制之必要；牠所能革黜的，只是在沒有生育限制的時候一些不好的結果罷了。

同時一大羣新問題就會發生了，其一便是國家是否將要繼續承認婚姻制度的問題。如果國家要擔任撫養一個兒童，或幫助著撫養，否則該兒童就會因父母的疏忽而致於死亡；那末明明白白地，這裏有更充分的理由來把公款用在私生子上面，還較宜於用在合法的兒童上面；因爲私生子是不得享有充分的父母的顧慮哩！這樣一來，如果國家將要擔任保持兒童生命的完備責任，必須預備去儘量津貼每個未婚的母親以小孩子的撫養費，和她在撫養小孩時際的費用。這時替婦女們又新與一個職業了。下等婦女，她這時可以隨時獻身於任何男子，一等到有了身妊的時候，就到「國家母職部」(State Maternity Department)去報告，并要求臨時的津貼費。像這樣繁殖人口的方法，可就不見得對於人種能有什麼改良，對於人類幸福有什麼增進吧！

還有一層，國家對於「遺傳病」(hereditary disease)也必須決定如何處置。說到「國家母職」(state maternity)底職業，想去投身其中的，定歸是那些最下等的婦女才最羨慕；那末國家就會累著一大部分人口都是害梅毒和別的疾病的兒童們，并且國家也就要擔負經費來擴充那些爲他們住的病院和瘋人院。到了這時，那些社會改良家對著這些「不愉快的事實，或者才開始擁護對於不適宜於生育的男人應施行「閹割法」(sterilization)，而對於疑有遺傳疾病的妊娠婦人應施行強迫「墮胎法」(abortion)哩。

即使這樣，生產率的問題，仍還存在；因爲人口繼續增加下去，遲早之間，牠總要絕對的到這一個地步，便是增加率須低落。這是一個算術的真理，前一章已經說過，決沒有逃脫底可能的。那怕每年的增加率低至千分之一，倘使長此無限制的繼續下去，也終有一日布滿了全國而至於無立錐之餘地。因之國家既已負拯救所有嬰兒生命的責任，這時又要採用強迫的手段來限制生產的數目才行哩。

這樣看來，近代一些計劃要想藉國家津貼母親們的方法來推倒那種「未制限的生產率」

(uncontrolled birth rate) 底流弊的，無一能除去那「生育限制」的必要。他們所得到
的，充其量也不過拿國家「無人性的監察」代替父母「人道的慈愛」罷了。那可以說是社會
主義，但不能算是人類進步。

說及低生產率 and 人類進步二者之直接關連的，有一個很有趣味的例證，包含在孟買大學
所刊行的一個德干村之土地和勞力報告 (Land and Labour in a Deccan Village)
裏面。這個報告是波那農業專門學校校長麥恩 (Mann) 博士和該校許多學生合著的，說及一
個印度小鄉村中的生活狀況。此作初意并非想替馬爾薩斯的理論和其他任何辯議張目；完全
的目的，不過想把德干這個模範鄉村中的經濟狀況，給牠一個詳細的報告罷了。這個報告，包有
雨量統計，各種土壤分析，所產各種收穫物底詳細情形，所飼養的家畜底總計等。并還包著居民
底簡明總數，和他們屬於那一等級，據有幾多土地，佔有幾多房屋，謀生的各種方法，所欠的債務，
以及各個家庭的進款等。這樣的詳細情形，隨使用什麼詢問方法，在別的許多國家都很難找得
到的；但是在印度，因為田賦制度包含有備細的統計報告，倒很容易得著哩。談及德干鄉村底一

般狀況，這報告（第一百五十面）說道：

「一個德干鄉村從前是最能自給的單位之一，現在還能想像得出的。牠有牠自己的組織，差不多各種工作，都是由公認的鄉奴去做，這些鄉奴也是鄉村人丁底一部分。牠完全自治，只要田賦一完清的時候，對於官府便沒有什麼瓜葛了。土地分作好幾個大田場，地上所生產的很足以維持全村底人口。自歸英國管轄以後，這種狀況最初的結果之一，便是人口漸漸增加；以後又按照印度法律的處理方法，土地一分再分便愈分成碎塊了。」

剛才詳細敘述的這個特別鄉村，一共分作一百一十一家。這些家數當中，大多數自己都有田地，自己耕種，但是也有許多家數一半倚賴別人的勞力來供給他們自己。村裏有各種雇工——鞋匠，木匠等，而有些人也常常在一個鄰近城鎮去找工作。這報告備細分析這一百一十一家底經濟狀況，這些家數，包含老幼人口五百五十六人，內中有一百六十一個小孩子年紀在十六歲以下。

有一個八家底小羣，景况特別的好。他們的田地很够他們的需要，他們的兒童也比較少。

這報告上說，(第一百三十九面)『這個記載很可表示滿意的經濟地位了。讓這些兒童的數目增加的話，這些人家大多數就會淪於「第三羣」，一直等到小孩子們能掙錢的時候，才會站在「第二羣」的地位。』所謂「第二羣」包含有二十八家，他們稍為不及「第一羣」那樣富足；但是也能舒舒服服過日子，沒有賬項的拖累，因為每家的小孩子都只佔小部分，自然能够便成人底大部分去掙錢了。至於「第三羣」便是最大的一羣，『包含著那些入不敷出要按著鄉村程度來生活的人。』他們許多也有田地，但是每個家庭中小孩子太多，實非這些家庭生活狀況所能支持。

總括起來，這個報告說(第一百四十五面)道：

『經濟地位一低下的時候，大家庭就因之增加。這到底是大家庭足以拖累家庭景况至於低下的經濟地位呢？抑是貧窮總和大家庭脫不掉干係呢？在各種情形之中，還沒有完全清楚。』

把這個報告引了這許多的原故，因為這便不啻一個世界人口問題底縮影。無論何處，愈窮

苦的人羣便找得出愈大的家庭來；無論何處，貧窮和高生產率，總是互應的。假使生產率未曾限制，家庭就會拖累到窮苦的地位；假使做父母的貧窮，他們就缺乏限制的精神。這兩種要素不管那種最大，結果總歸一樣；貧窮和高生產率總是兩者并行。這樣就得了一個顛撲不破的推論：「凡是生產率未曾限制的處所，貧窮總歸是要繼續下去。」

這個結論，不僅是被一些神學家所贊議，他們妄稱各個世界問題，只要從創世紀這書中引來一節，便能够永久解決的；并且也被一些從事於擁護各種社會改良計劃的人們所抨擊，他們以為他們的萬靈藥方一見採用，使用不著限制生育。這樣，馬爾薩斯底教訓便大受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攻擊了。說到亨利喬治這個人，現在恐怕大家都已忘懷。但是在一八八〇年左右的時候，凡是說英語的各國，無慮數千萬人，都當他為一個新預言家。亨利喬治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惡都歸咎於「土地私有制度」(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上面，他說土地私有制度若不廢除，便是造物主直接來干涉，也不會減輕貧苦的。「進步與貧窮第三九〇面」因之他對於任何主義說及這裏還有他種貧窮綿延底解釋的，自然不以為爲然了。他極力反對社會主

義亦如生育限制一樣。

同樣的心理，在有些社會主義者中也可以找得著，不過僥倖還不是在那些較有名望的人中。例如威爾士 (H. G. Wells) 是一個極熱心的社會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生育限制底擁護者。霍布生 (T. A. Hobson) 是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一位有名的社員，同時就社會主義者的立足點也一樣地感著生育限制的重要。關於這一層，他有證據給第一生產率委員會下面是他那理由充足的演詞煞尾的幾句話：

『尋常的男女，假如想從刻版的工業苦役中得著充分的自由，得著閒暇時間來培植那些高尚的嗜好和興趣，因以提高人生之價值，只有在一種條件下才能得到，便是要限制仰給衣食的人數。』

再要舉出幾個有名望的英國社會主義者，他們都是完全承認自動的生育限制乃人類和社會進步所必要的條件，也很容易。不過在他方面，也還有些眼光狹小因之很爲疏忽的社會主義者極力反對生育限制。他們宣稱人類所繼承的種種罪惡，都是「資本私有制度」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所致。他們反對馬爾薩斯主義，恐怕牠會足以減輕一般人對於他們的程序的熱忱。所謂「社會改造家」的，尤其害怕他們的一些計劃，將會被這個簡單「生育限制法」減輕牠們的重要。在一部叫作父母之道底限制 (Control of Parenthood) 書中，一個有名的社會改造家說道：

『現在的問題是把人口減少，因以造成不滿意的結果，令人更難堪的好呢？還是把境況改良，因之人口可以支持，甚至還可增加而無所損失或傷害的好呢？社會改造家底答語（在作者之判斷，他的答語好像是聖言一樣）是境況必須要改良。』

他又繼續誣詆馬爾薩斯主義者，說他們有意撐住他們所屏斥的境況；他以為即使胡說亂道，說他們之所以擁護家庭底限制，其動機無非想維持那些對於少數人很為有利而實際上對於大多數人為有害的境況，也不算是苛刻。像這樣的罪名，常常由一些熱心的社會改造家造成，拿來答覆那些說他們的特殊改革殊不足以應時事之需要的人們。

馬爾薩斯主義者底態度其實是這樣：不是土地國有，也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社會改造能

够得著永久的進步，除非人口度增加應加以限制。至於馬爾薩斯主義者之爲現時社會秩序底擁護者，或爲某特種社會改革底反對者，這却毫無成見。實在這裏殊沒有理由爲甚麼在他國有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改良家便不能同時又是馬爾薩斯主義者啊！

要說馬爾薩斯教訓底主義意是在「維持那些對於少數人很爲有利而對於大多數人爲有害」的話，却正與真相刺謬。馬爾薩斯在他人口論（*Essay on Population*）底敍言上，固已明明白白說出他的目的是在「改良社會」。倘使他的教訓，不在十九世紀底最後期而在十九世紀底初期，便已發生了實際的效果，那末在那一世紀中，英國勞働階級底歷史，也許根本改易面目了。在那一世紀底初年，拿汽機來代替手工勞動的事情，也許足以使手工勞動者用力少而所得多，因之他們的境况也可以大大的增進了。但是事實并不如此：工業大革命在許多情形下面，并還實際低減了工錢勞動者底生活程度。這攏總的理由，便是職業的新機會足以鼓勵多生小孩子來替新機器服役。生產率便失却一定的限制了，而享其利益的，并非工錢勞動者，却是雇主，因爲他能够得著低廉的童工咧。他方面成年勞工因之都失了業，或驅而至於接受僅免餓死

的工資。

馬爾薩斯所抨擊的那種古「救貧法」(poor law)之愚策，更足以使這種罪惡加甚其詞。在該法令實施之下，農業勞動者每星期所收入的津貼以每個家庭小孩子底數目為基礎的，要超過比率以外。做父母的因有這種鼓勵，小孩子底數目便迅速地增加起來了；等到需要童工來看管新機器的事情開始發達的時候，一車一車的小孩子都從南方鄉村區域載往北方工廠裏去，在那不亞於奴隸的情形下面作工。十九世紀前半期英國製造工業之所以大發其財，大半就由於這種低廉的童工和相因而至的成年勞工低廉的原故呵！除却從資本家的眼光看來以外，假使工廠制度底發達較慢一點，也許還要好得多：那時機械發展的利益，將會普及於各階級；而窮人的福利也許較之富人的利益尤為增加得快。無如實際上不是這樣：兒童數目底激增，遂令高瞻遠矚的資本家，竟獨沾新機器奇異能力的利益，互了好幾十年之久。

職業問題這一方面，實在也為現時許多社會主義者所公認。例如英國勞動黨所發行的那
勞動立法(Labour Legislation)小冊子底作者便這樣說道：

『在改良景况運動當中，怕莫從一八七二年（一八七六年）以後生產率之低落也要算數的；因之「人生」（human life）和「人力」（human labour）沒有像從前那樣低賤了。』

這最後的一句話，真是把少數人之積資累累全靠多數人之踵事繁殖的一件根本事實「概乎言之」了。這也就是馬爾薩斯所堅持的主要點之一，他因為不想替那些對於少數人很為順利的境况給支撐住，竟敢屢次三番辯護那正相反的理論。實在的，馬爾薩斯在近年來太被人誤解了，頂好我們引他的文章一兩段來，在那文章當中，他很重視生育限制之必要，會把牠當作「改良窮人境况之唯一有效的方法。」在第五卷第三章他說道：（第二六八面）

『真正想把下層社會的境况改善的人，他們的目的必須要提高「勞力價格」（price of labour）和「食糧價格」（price of provision）當中相對的比例，才能够使工人多享受一點人生必需品和安樂品。』

後來討論到有派富人他一面明認博愛為懷，同時又埋怨勞力價格太貴的，馬氏說道：（第

二七三頁

『想改善窮人底境况，使他們多享受一點人生底必需品和安樂品，那時又埋怨工資太貴，這簡直是愚蠢底行爲，丟去他的餅餌又哭著去要了。一個市場充滿了勞動工人，而每個工人又要大宗報酬，這兩件事，完全是格格不相入的。』

阿沙揚 (Arthur Young) 有一個計劃，主張英國勞動工人不要吃麥麵包，只吃馬鈴薯，米飯，和湯羹就夠了。關於這一層，馬氏也特別討論到，他諷刺地說道：（第三八四面）

『拿牛乳和馬鈴薯，或低廉的菜羹，作爲下層階級人民一段的食物，便會低減勞力底價格，這一層現在要算是公認了；或者有些冷酷的政治家，爲著在歐洲市場可以低售於外國人，也許要打算去採用這種制度。我對於能够提出這樣一個提議的那些感覺本不應嫉視。可是我也實在再想不出任何更可憎惡的東西還遠過於這樣的一個觀念——便是爲著要多賣出一點大呢和花布，就公然要把這國底勞動工人淪於衣服襤褸，住屋破碎的境况的觀念。』

馬爾薩斯在這些事情當中，到底遠勝於他同時的人物到什麼地步，在他那道德哲學

(Moral Philosophy) 書中，有一篇評註，批評巴萊 (Poley) 博士所提出的一個條陳，更可以表明出來。巴萊這裏所力加慫恿的是：對於國家一般的幸福最順利的條件便是「一個勤苦節儉的人民應該替一個富裕繁華的國家各種需要服役」馬氏對於這個武斷所下的批評如後：
(原書第二〇六頁)

「只有牠那絕對必要底信念，外此沒有什麼能够調和我們到這樣一個觀念——便是上千萬的人民，定了永遠苦役的罪名；并且除絕對必需品外，把其餘任何物件，都剝奪淨盡，爲的要使他們爲其餘上百萬養尊處優的人供奔走之役。像這樣的一種社會，在事實上決非必要。富人便應養尊處優，才能支持一國底製造家，固非必要；便把所有的奢侈品，都給窮人剝奪了，爲著他們才够人數衆多，却也決非必要。在一國裏面，最好，而且從各方面看來最有利益的製造，便是那些能暢銷於大多數人的；至於止限於富人的製造，不僅瑣屑微末，爲量甚小，且當風向一更，還足以爲被雇的人憂患之由呢。故就國家的殷富和幸福而言，所謂富麗繁華，必須廣被羣衆，不限少數，方可算是最爲有利。」

然而在十八世紀末年說這些話的人，却被二十世紀的著作家深文周内，說他反對窮苦階級底進步，并替富人階級撐場面咧！或者還值得再加上幾句，說馬爾薩斯對於社會的進步也很熱心的。他曾經主張積極的改造，不幸直等到許多年數以後尚未實現。他極力鼓吹英國普及教育制度之必要，并還把蘇格蘭已著成效的很好先例也指示出來。爲著要幫助窮苦階級——特別爲著要使少年人預先積貯成家立業的費用——他主張設立「鄉村銀行，最小的數目也可收受，并且也給以相當的利息。」爲著要免掉鄉村天花症之流行，照他自己的說話，他便是「提倡種牛痘最熱心的人們之一。」——種牛痘的法子發明以後，對於減少死亡和疾病方面，大著成效，差不多較之醫學界中任何別的成就還要遠勝。還有一種可以述及的，馬爾薩斯并不像他許多同時的人，他是極力反對西阿非利加的奴隸貿易的。

實在就字面底真意味上說，馬爾薩斯總算得是一個社會改良家。他的完全的宗旨只想「改良人羣底景况，」但是他眼光遠大，看得到：假使人類總是這樣繁殖下去而全不顧及所可得到的「生活資料，」這宗旨決不會有甚麼效果。他以闊達大度的胸襟來研究這全問題。他認

清大不列顛島還能够維持更大一點的人口，較牠那時所有的還大——那時只一千一百萬人——不過他僅要截回人口底增加直到「生活資料」也已擴張足以給人羣一個好一點的生活的時候。

照著這個目的，馬爾薩斯便堅持著：無論何人，能力若還不够充分撫養小孩子的時候，便應禁止生育，這實是他道德上的責任。從個人方面而論，此說是無可非議的；在以個人爲本位而組織的一種社會，誰也沒有自己生育小孩要別人來撫養的權利。更從社會的進步方面而論，仍還重要，像這樣的生產率之限制，也是根本上的必需。假使小孩子總是生下地來一無預備，一般的生活程度，定規是要低落。這個結論，不拘在任何一種特別社會組織底形式裏都能適用；在共產的社會裏較之在以私產與個人的自由爲基礎的一種社會裏，尤其顯然。因爲在共產的社會裏，全社會應負責任來維持生下地的每個人員，并且社會本身對於牠需要更多或更少的小孩子這個問題，也要時常去顧慮的。

不過仍還有許多社會主義者，上面已經述過了，都反對生育限制。他們顯然的恐怕：倘若

窮苦階級底痛苦因生產率之減少而減輕，那末他們便不見得去預備從事於社會革命，因之社會主義者所預料由他們的社會組織底計劃建設以後的社會進步，就會要延擱下去了。有些社會主義者甚至於還想增加一般人的苦難，纔足以激起一場社會革命來。他們對於這種主義所下開宗明義的解釋，便是牠不能和任何純正的倫理法規相提并論。要想增加——甚或延長——上千萬人底痛苦，所希望的乃是他們或因此而激起暴動，這樣的政策也就太殘酷了；採用這種政策的人，他們自認是想改良人類境況的；對於他們的主義，我們姑不具論，而對於他們的為人卻深可疵議了。不幸一般熱心主義的人，動輒以目的若正常手段儘可不問的話來相辯駁；因之爲推行他們的主義便利計，他們情願做些壞事，死心蹋地相信好事將會要跟著來的；這真是一個毫無心肝的態度，并且也是一個笨伯呵！

在這種特別情形中，上述這個政策的愚笨，或者還要勝過牠的殘酷。盼望最後的改造僅由赤貧的無產階級底激烈行動就可成功，這種盼望底荒謬可笑，稍爲有點粗淺歷史或人情世故底知識，便足以指示出來的。貧窮決不能產出這樣一種人，由他們而我們可以盼望得到一樁

「人類的再生」(a rebirth of mankind) 的正還相反：凡生養於極貧窮的境遇的人們，對於任何社會的進行，總是最大的障礙；即在一種頃刻的暴動，他們也沒有多大用處。臨陣他們就趁先逃脫；戰事告終，他們就爭先攻訐同伴。總而言之，能够使社會組織中革命成功的，並不是「貧窮」，只是「精神與物質的進步」呵！

僅僅苦難之無能為力，歷史上已一再宣示於我們了。我們知道所有的革命當中，最成功的要算是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案」(Reform Bill)。這一件改革案之得勝，并非由於無產階級，卻由在商務上已經發榮而痛恨在政治上尚處於附庸的工商階級。英國中等階級那時所取得的一些利益，後來也漸漸推廣及於勞動階級；可是并非因為他們比較的貧窮足以致國家於危險，卻因為中等階級經濟上的地位既已漸次改良，那末他們所享受的一些利益，若對於勞動階級斬而不與，這也不是「事理之平」！例實在的，社會主義的運動本身，並非他們所受的苦難底產物，而為一般羣衆事業發榮和智識增廣底產物哩！

為著這些原故，那些社會主義者，他們誠心誠意相信他們擬議的社會組織定會有益人類

的，便應該都去作最熱心的生育限制的擁護者。他們建設他們的理想，儘可卑之無甚高論，不要像一般的運動，一往直前，終於被羣衆底阻礙拉回來了；因爲一般羣衆生活於貧窮中，對於目前底迫切需要，較之那不甚理會的將來底希望，自然關心更切咧。突起的高潮，像從前法國大革命底暴民發展 (San Sualotte Development) 或現在俄國共產的革命 (Communistie Revolution) 都僅只有很短促的生命歷程，牠們都被自己創造的苦難所毀滅了。

在他方面，假使社會主義者勸導那種明白事理且又興盛的人民去接受一種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更合理論些——社會組織，居然成了功的話，那末他們就會立刻覺得有限制人口增加底必要。這種事情，遠在二千年以前，便爲柏拉圖 (Plato) 所看得清清楚楚，那時他正籌畫他理想的共和國。他建議小孩子只能由那些所公認爲合宜的父母來生育；別的父母所生下來的小孩子都要拋棄任其死亡。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差不多也一樣的著重於限制社會人數的必要，因之他也力加慫恿。他們兩人都贊同墮胎亦如殺嬰。二人之所以要這樣堅持限制人數底需要爲著維持一種相當生活程度的，或者半由於下面一件事實，便是從自治的城

市國家 (city state) 著眼，他們已經接近到這個問題了。一個社會單靠一塊有限的農地面積，和幾宗簡單的城市工業，即使沒有到著面面相覷發生食養爲難的時候，也儘够顯然不能大大增加牠的人口了。

照這樣的法子，在十九世紀中葉，建設在北美洲的那些共產社會，也顯然感覺人口問題底重要，并且也拿一些頂辣的手段來處置這件事情。所有的這些社會——除卻一個在外——都強迫人民去遵守完全的獨身主義。社會的補充，攏總靠外來的人數。拿這個方法，社會的限制者便能够防止全社會的人數超過牠那所可利用的產物了。至於對於獨身主義底規律獨爲例外的，那一個社會呢，也還履行一種同等效能的生育限制法，便是沒有得著政府委員會底許可，不准生育小孩子。該委員會選擇配偶，要經過牠的考慮，適宜於生育小孩子的，他們纔能住在一起。直到生了一個小孩子爲止。別的配偶也都要實行生育限制的方法。

這類性質的一些小社會，自然大異於一個很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socialistic state)，不過大國家也還是逃不掉這人口問題。我們現在姑勿論在任何國家，譬如英國或德國，天產物

的有限終究要限制該國的人口；便是在隨便什麼地方，也有有限急迫的「財富生產者和財富消費者的相互關係」問題。可是照目前的情形，這種相互關係在人口問題上的影響卻被蒙蔽了；因為現在無數有財產的人，都能隨意揮霍，而他們自己呢，一點也不生產。但是假使私有財產制度一旦廢除，各人都須「各盡所能」纔能「各取所需」，那末到了這時，「高生產率」和「高生活標準」之不能兩立，大家就會要明白了。

因為一個高生產率不啻相對的一大筆兒童數目，兒童好些年數祇能為財富的消費者；并且又不啻一大筆婦女數目，這般婦女暫時都不能從事於活動的事業。還有一層，假使生產率便絕對地不加限制，一如有些神學家之所希望，這裏仍還有斷喪國家元氣的事情存在，如許多婦女們之因產難而殞亡，以及兒童在嬰孩期中即歸天殤之經濟上的損失，這些事都是免不掉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之設立，至少總會有這種好處，即能使各人都知道這些惡果無非是生命事實底必然結果；可是現在呢，這些惡果，以及諸如此類人所繼承下來的惡果，只好隨便歸咎於私有財產制度底分配不公平罷了。

總而言之，無論想什麼方法，我們總逃不下面這件事實，便是；假使小孩子來得太快，母親底氣力就會耗竭，父親底進款或社會底進款就會空虛。在他方面，假使做父母的立一種理想，要想給他們的孩子一個享受「人生」底機會，不是一個僅僅「生存」底機會，那末便在任何社會組織下面，只要該社會組織不直接違反人類底本能同志願，人類進步的前途，還是不可限量呵！

第五章 人種的改良

要想改良自己所屬的種族，乃是人類應有的責任，這一句話，凡是講求人道主義的人，諒來少有否認的；不過有人以為就人類集合而言，卻也無妨完全不理會這種責任，這句話可就成為人類天性底怪論之一種了。人類從事於改良各種足供人類生存或娛樂的動物之種性 (racial qualities)，已歷好幾百年。因為畜養得法，我們對於牛、羊、狗、馬、豬、家禽等家畜種族底發達上，要算告有成功。現在此等動物，即使較近兩世紀以前的普通種類，也就優勝得多。而現在改良底歷

程，仍還是一天一天的進步，一天一天的傳播得更廣。可是人類費了這許多功夫——有些功夫倒很費氣力的——用很好的畜養方法去改良其他動物底種性，卻並不下一番同樣的功夫來改良他自己的種族。

此二問題之不能十分相提並論，這是可以立刻知道的。人是自覺的，自治的生物；拿人所待遇於家畜的方法來待遇人，這是決不能夠的。人必須聽其自由，便退一步也必須在很寬大的範圍內聽其於配偶上能隨其所好；社會將教養不良的人羣送到宰廢馬者底處所去決不能改正各個人的謬誤的。任何建議，要是對於此題底一些主要範圍不明白，決沒有絲毫討論的價值。不過話雖這樣，現在仍還值得去研究，看在這些範圍以內，能否找得出足以產生真正進步的一些方法出來。

人種改良底可能，到底大到怎樣，這可以拿人類已造成的進步表示出來。文明人和他類似猿猴的老祖先中間的鴻溝，其濶大簡直使我們不敢認為同族。可是人類底運動，並非時常向前。由現在的希臘文學可見希臘民族在耶穌以前好幾百年，其智力的偉大和體力的優美，現在世

界上的民族很少能與之並駕齊驅的。在他方面，假使我們拿現在歐洲主要人種爲例，我們也可以斷然說：就大體而言，他們無論腦力體力都要比較數世紀以前他們的祖先還要好。尤其在英國，由古代盃甲底大小便足以證明「濮蘭塔齊難特時代」(Plantagenet Period)底上等階級英國人要較之現在同階級的英國人顯然小得多了。由大戰時法國底記錄也可以得著大略相同的推論來。假使法國今日的農民，還是像一百五十年以前他們的祖先那樣赤貧，這回的大戰，他們也決不能打著勝仗。

還更顯著的，便是有些「相反」在各人與各人之間和屬於同一種族的各團體當中，都能找得著的。此等相反，有的都是有目共見。在英國上等階級那些安逸的男女，不消說要較之那些窮苦階級，住在倫敦或別的大城市底貧民窟的，體格要完美些，面目也要溫文爾雅些。可是這種相反，並非由於比較的財富；因爲說到財富來，在蘇散克士 (Sussex) 和乾特 (Kent) 許多鄉村裏，一般農工，不僅體格強壯，並且面目也很端正；然而大戰開始的時候，他們許多人每星期之所得，卻還不到一磅英金哩！

至於在英國同種的各色人等當中所存在的相反，其更簡明的證據，可從醫務官底記錄裏找出來，他們在戰前以及戰時，都會查驗過入伍的補充兵士的。在一九一二年時，入伍純出志願，所以僅只那些自以爲宜於爲國服役的人，纔來投軍；英國醫務官對於投軍者大約每千人中要擯退二百二十三人。戰時，實際上幾屆入伍年齡的全人口都要經過檢驗。截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號爲止，（即大戰底最後一年）檢驗過人數不下二百四十二萬五千人。軍醫當局自然急於想盡力使各個人都過得去；可是他們報告，但只百分之三十六包括於第一級內；這一級的人，健康與氣力，要算是完全及格了。此外百分之二十三，尙還勉強；還有百分之三十一，但能適宜於作文書上，或不活動的事情；最後百分之一，那就完全地並永久地够不上效力於任何軍營事務了。（見一九二〇年，英國醫務部入伍年齡人民之體格檢驗報告第四頁）

自然是，這些不好的數目大半由於國家壯丁大部分從前都入伍去了。不過這裏仍可留意的，在約莫二百五十萬檢驗過的人數中，找得出「健康與氣力都完全及格」的，還沒有超過三分之一哩！自大戰後，英國即已回到志願徵兵制。在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爲止的一年內，

自願應徵入伍的人數爲十二萬人，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因體格的原故而被擯。此等數目，大足以表示英國現在的人口，其去完美體格底程度，真是怎樣地懸絕呀！

在大戰中，美國的軍事當局也會施行好些同樣性質的調查。特別有趣味的，便是實施於一百七十萬官佐和目兵的心理測驗底結果；爲著去決定他們的「智慧能力」(mental efficiency)，許多數目，都列成簡表，重印在斯托塔丹 (Tostrop Stoddord) 所著的對於文化的叛亂 (The Revolt Against Civilization) 一書中。美國分等級的方法，是按著各人的能力，指定一個「智慧年齡」(mental age) 頂好的一些少年人大都在十八至十九歲之內；頂低的就到十歲幼童底水平面上來了。

斯托塔丹對於他所轉錄的這個表爲之批評如次：——

『我們假定這一百七十萬人是那約爲一萬萬全人口底很好的代表（這裏也很有理由足以相信牠是一個很好的代表），那麼這個表便不曾表示美國人底平均智慧年齡，僅只十四歲上下；有四千五百萬人，或差不多全人口底一半，其智慧能力，其發展將永久不會超過

於平常十二歲兒童所代表的那個時期以外；只有一千三百五十萬人將永久表示優越的智慧；只有四百五十萬人算是「有才能」的。」

由這些數目以及上面所引說及英國的那些數目，就得了一個很好的推論：便是任何近代人口底大多數人，無論在體力上或在腦力上都還沒有達到那人種能力以內所顯然具有的標準。

試問在任何國家裏，以這樣大部份的人口都還不能得著腦力和體力滿意的標準，這是甚麼道理呢？唯一的答案就是這樣：那些不能達到一個好的標準的人們，或者由於系出比較太壞的家庭，或者由於在不好的環境裏培養成人。有些人重視前一項原因；有些人卻注意後一項。實際上這兩種原因是並行的，因之爲現在的起見，也用不著去問那一個重要。在英國和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工業國家，人口底大部份，現在都在一種決不能夠養成康健兒童的情形下面過活。我們且舉一個例，英國內務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底報告中，載有一篇伯明漢貧民區域談，現在錄在下面——

『在伯明漢底好些部份，每英畝地方不僅房屋太多，並且房屋的佈置也很壞，在黑暗不通空氣的中庭裏擁擠得滿滿的。日光很難透入；新鮮的空氣也不能夠得到。這些房屋的本身便已卑濕污穢，再加以種種流行的不合衛生的便易，愈形不堪。地板和天花板上堆積的多年的塵埃，隨時足以利用空隙來散佈各種疾病。』

這些被迫而處於此等環境之中的人民，很難爲理想的父母。要希望在這樣環境當中培養出來的兒童，會能發達成爲完美的成年男女，那就殊不近情理。良以貧民窟裏的居民一生育小孩子，他們只是低減種族底精力罷了；並且照政治上的術語來說，每當戰爭將要告終的時候，他們總是生育著「下下級人口」(e.g. population)。

一般政治家漸漸也知重視這種嚴重事件，因想找一個政治的補救法。於是提出一個偉大的建築房屋計劃，經費歸國家擔任。可是不到三年，全盤計畫完全失敗。聰明的非政治家老早就已料到這層：因爲這個計畫，實際上要從國家度支部裏，拿出一筆無限制的基金，交付地方當局處置，作爲建築房屋之用，這就立刻激動了那般與建築業有關係的人，對於他們的原料便要求

一些高價值，對於他們的工作便要求一些高工資。弄到結果，建一個工人房屋的成本，立刻高出以尋常工人所能支付的房租來彌補的那種數目四五倍。這種差額歸國家擔負了。這樣一來，每一所建成的房屋，簡直含著一筆對於國家度支部的純損失；等到計畫取消的時候，度支部已經負擔一筆要繼續六十年而大約為每年一千萬鎊的損失了。然而這個計畫所想除去的是貧民窟底壞處，實際上仍還沒有能動；因為新造的房屋之數還不够補充由於每年所消耗和人口增加的房屋缺數哩！

這個計畫底命運，對於那般人，夢想着長此增加的人口能够以國家底經費替他建些房屋在那適宜衛生的場所的，儘足警醒他們的迷夢了。須知這樣一個工程，在實際上和財政上都是不可能；實際上之所以不可能的，因為這種工程要經過這樣長久的年歲，舊弊未除，新弊又會要發生了；財政上之所以不可能的，因為租稅加重，勢必致於摧殘國內許多工業，以致這筆大工程所需要的稅餉不能徵收。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要想除掉這種貧民窟生活底害處唯一所可實行的方法，只有勸導貧民窟裏的居民少生育些小孩子，免致再來填滿這貧民窟。

在這樣的勸告當中，不得提及不正當的事情。無論何人，假使他的生活狀況不適宜於撫養小孩子，便應負一種道德上的義務禁止生育。這種道德的義務，不是一種族一階級底事情，也不是什麼教條；這實在是適用於——或應該適用於——全人類。在英美一些大工業城市裏，那些住在狹隘擁擠的街道當中的人，假使他們認請這個義務，並且去實行，決不會發生什麼困難的。有些人即使住在這樣最可怕的境地，他們還是想有一兩個小孩子，這種事情是「容或有之」；但是我們可以斷言他們不會想要一個「大」家庭。家庭過大底恐懼，在那些愈窮苦的婦女簡直是無時或忘的恐懼。如前章所示，這種恐懼現在迫著許多英國勞動階級的婦女去施行墮胎。住在這樣可怕境地的一些窮苦家庭，他們生產率之所以高的唯一的原故，便是做父母的人或者太不注意去防備他們所不需要的小孩子之產生；或者是簡直不知道怎樣去防備，既是這樣，倘使此等做父母的給別人告訴以怎樣防止受孕的方法，他們當中定會有些人——或者定有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要設法保持他們的小家庭了。

自然，這裏仍有許多「純然獸性的人」(purely animal type)存著，他們只圖滿足眼前

的慾望，而毫不顧及將來的結果。不幸他們也竟能找出一句辨護的話來文過飾非藉遂私慾，便是拿神學家爲後盾的那種鄙陋的信仰作幌子，說什麼小孩子不是人類兩性行爲底結果，卻是上帝所遣派來的。假使男女發現著一個不需要的小孩子出生的時候，他們便拿一句口頭禪，像『什麼上帝生人總會給他們糧食的』的話來聊以自慰。有權力的教會中人，對於這種文過飾非的假藉之詞，竟不加以禁止，這要算是基督教底不可思議之一了。

這是很顯然的，純任衝動，新的小孩子便一天一天的生下來，全沒有給他們預備一點食物。人類便遇飢荒遍國的時候，仍還繼續生育，因之小孩子生下地來，食物竟不够他們或他們的父母生存。僞託出於上帝底慈悲來掩飾人類底愚蠢，看來真是教訓人類道德的奇怪方法呵！倘使宗教中有權力的份子，能够拋棄這種太不合宗教的態度，而另外教訓一種責任於各個人，要他們遇著無力撫養小孩子的時候，就禁止生育，那麼便在社會中智識最低的人員當中，怕有時也許能產生相當的道德效果哩。

但是假使必要的智識不能容易得到，相當的結果也就決不會發生。說到這層，便轉到『生

育限制到底能够用於改良一般的人種標準呢？抑或用於低減一般的人種標準呢？的問題上來了。目前生育限制的事情，各國差不多完全只有社會當中比較景况好一點的纔施行。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他們自然體格上和精神上都要超出尋常的，已經老早施行生育限制了。到最近，境况稍優的技藝家也有施行的，甚至在有些國家裏農業勞動者也有施行的。現在這種生育限制法的傳播正方興而未艾；不過倒還沒有許多證據，足以證明那比較大多數的窮苦階級也已會施行這種方法。他們的窮苦，容易使他們疏忽；而他們的疏忽，更足以使他們窮苦。同樣相反的事實在美國也可以找得著。美國有許多入甚至於說『頂好的人羣只是死去；而頂壞的人羣總是繁衍』的話。有一位美國著作家譏諷地說：『現在一些高等的人種，只是用科學知識底材料來低減劣等人民底死亡率和優等人民底生產率罷了。』（註）（見哈富特 S. H. Hullard 所著人口與生育限制）

因為這些原故，有許多「優種學」（eugenics）底擁護者，就生育限制底趨勢上看，竟把牠當作「劣種的」（dysgenic）看待。假使窮人們總是聽其不顧道德上的責任，於無力撫養小孩

子的時候，也不去限制生育，因之釀成種種結果，那末「劣種」趨勢之繼續，不曉得更要「伊於胡底」哩。但是在實際上，這種結果總不讓他們去釀成的：文明的社會總不能看著任何人們活活餓死而漠然無所動於中。因此，那上千萬的兒童，對於國家似乎永遠沒有利益可言的，便都爲慈善機關所收留或拿公款來維持了。實在的，照近來英國的立法，這種程序竟到了這一步，便是爲救濟失業所給與的津貼費，大半拿家庭中小孩子底人數爲基礎；以致弄到結果，一個失業的人，假如他有一個大家庭，他所收入的進款，簡直要比他做工所能得的還要多；而這些救濟的費用，卻都要出自社會中那般總是直接或間接從事於生產事業的人。這樣，社會上能够獨立自給的人，倒要抽稅來維持那些自己不能維持反被鼓勵去增加家室的人了。不消說，像這樣的一種制度，自然是「劣種的」，因爲牠只能減少國中「倚靠自己」的份子，而增加那些「樂於依賴別人」的份子哩。

要截止這種趨勢，自然也有許多方法可行，最好是限制這種救濟制度之濫用，而回復到一八三四年「舊依利沙白救貧法」修改時代所制定的原則：凡仰給於公家救濟的人，其所處的

地位，必須較遜於那種維持自己且又幫助維持國家的人。

即使這樣，下面這件事情仍還是必要：即最好的避孕方法底知識，應該使最窮苦階級的人易於得著。從國家方面看來，這件事之所以必要的，因為大概而論，此等階級所生下的小孩子絕不見得對於國家有什麼好處；從有關係的個人方面看來，這件事也是必要的，因為他們這種階級中人假使小孩子生得太快，便最感痛苦。倘若所有這些窮苦的母親們都能使他們得著限制性交的知識，那麼所能救濟的人類苦難數目，真會不可以數計了。

不過反對也有時發生，其所持的理由，以為這種要緊的知識如果普遍了，行將引起不正當的性交增加。提出這種反對的人，他對於「不正當的性交」現在流行於全世界已經到了甚麼地步的知識，定是不大曉得。「娼妓制度」(prostitution)，自從從記憶的時代起，各國即已有之；現在也殊不見得有減少的朕兆。並且在許多新式的社會裏，好些年輕的婦女，她們雖是自食其力的人，卻也去尋男性的伴侶，和多少帶有暫時性質之「不正當關係」中的「性交之樂」。現在這種人也日益增加。倘使避孕方法底知識一旦普及，這裏殊無理由足以斷定將來定有更

多的「賣淫行爲」或更多的這些「不正當關係」。反而青年男女如果知道結婚之後他們儘能够防止所不需要的小孩子，許多人就會早一點結婚；到了這一步，「不正當關係」甚至專門賣淫的「娼妓」就會減少，這一層至少總是可能的。得著「自尊」與「自給」實業階級的人數就會加多；因爲此時他們能够享受家室的安慰和倡隨的樂趣，用不著惴惴於因妻子之屢次妊娠，和不需要的小孩子之產生，致低減他們的生活程度了。

退一步說，我們即使承認這種毫無根據之談，以爲生育限制方法底知識一普及，勢必引起「不正當的性交」之增加，但是也不能就立刻斷定我們不應該去傳播那種知識。說到男女因畏懼私生子之產生，能防止不正當的性交事情，這層理由，有些人或者以爲然，但是大多數人卻不見得。在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裏，和生子底數目一年一年的總是加增。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於一九一〇年爲止的十年內，私生子產生底數目平均每年爲三萬七千人。這種數目，一直繼續到大戰開始之時，這時「私生率」(rate of illegitimacy) 突然增快，(「甚」據一九一九年總登錄處底報告看來，私生數與全生育額的比例，在以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的戰時情形

英格蘭與威爾士

合法的生產率與私生的生產率

年 份	合法 生產數	私 生 數	
		每千 人口	全生育額 中之每千
1861-70	33.1	2.1	61
1871-80	33.6	1.8	50
1881-90	30.9	1.5	47
1891-1900	28.7	1.2	42
1901-1910	26.1	1.1	40

下面大大地增加，但私生數與人口比例大致仍舊。不過這種戰爭底暫時影響，倒不及那種由英國私生統計所宣示的那一般的趨勢更爲重要。據該統計所示，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〇年的十年內私生人數爲全生育額千分之六十一，但是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十年這十年內，比例就跌到千分之四十。這種私生率大低落以後，隨著又是一個合法的生產率底低落，這些數目都值得詳細轉錄如次：

由此我們便得著一個很好的斷論：如上表所示，這種「私生率」可驚的低落底原因，無論如何，可和那種「合法的生產率」之所以低落的原因相提並論——便是都由於生育限制法使用之推廣。並且不但這種「私生率」以這樣可驚的態度低落，便是實際上的「私生總額」儘管全人口增加得快，牠也低落了。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七〇年這十年中，私生額平均每年為四萬五千七百人；到了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這十年中，相對方的數額，如前所述，僅只三萬七千人。這便不啻每年減少八千私生子了。

生育限制方法底知識之應廣為宣傳，上述事項的本身，便足為一強有力的證據。因為私生對於小孩子是一件殘酷的罪過，對於國家也是一件顯然的損害。照公道上講來，凡是一個小孩子都應該承認他為家庭中的一員。一個小孩子若要好生撫養成成人，需要父親底「感化」(Influence)，其重要與需要母親底「照顧」(care)是一樣。假使他的父親不曉得是誰何，或雖曉得而又羞於啟齒，那麼小孩子一生成功底機會，就會受著嚴重的損害。可是私生的小孩子不但父親底「感化」喪失，便是母親底「照顧」也時常給剝奪了。因為未曾結婚的母親無力維持

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便常把他置於工場附近，或其他撫養孤兒的慈善機關內。私生子在他初生幾個月中所受的苦難嚴酷到了何等程度，只要把合法生的小孩子和私生的小孩子二者之死亡率加以比較，便可以看得出來。一九一九年在倫敦，合法生的小孩子，每千個嬰孩中於生下來十二個月內死亡的，約爲七十七人（除卻小數）；私生的小孩子，每千個嬰孩中，卻有二百三十三人。（參看 *Ornd 1017* 第四十五面）

從上面所有的這些事實看來，可見要想拿「私生」來當作防止「不貞」的武器，實不合乎人道。這不啻千千萬萬的小孩子生來本是無罪的，現在卻要他們來替他們的父母受罪。在教會的教律容或如此，但和英國法律底精神實大相背馳；按照英國的法律，與其使無辜的良民橫遭處罰，不如令犯罪的人倖逃法網。成百成千的婦人耽於不正當的性交而怕受孕，固然是一件罪惡，總還不及一個小孩子私生出來的罪惡大。

所以，儘管有甚麼理由足以斷言怎樣避妊底知識一普及，其引起「不正當的性交」增加要更甚於引起結婚的時期提早，我們仍還值得說這種知識應該使人人易於得著，尤其使窮苦

的階級得著。因為窮苦階級倘使沒有這種知識，就會生下無數的小孩子，父母所不需要的，國家所不需要的，誰也不需要。的呵！反過來說，倘使這種必要的知識能够普及，倘使國民底社會意識，同時也堅持各界的男男女女遇著無力撫養小孩子的時候，必須限制生育，那麼這種所不需要的小孩子底潮流就會減退，並且相因而至的普遍的貧乏也就會減少了。

此外於國民一般的健康也許有一相當的改善。因為父母之住於人口稠密的都市區域者，其體質之壞，亦如其生活程度很低一樣。以這樣的父母，住在這樣的環境，所生下來的子女，自然特別容易繼承或感冒疾病了。因為如此，種種惡果便不免相繼而生，而公衆也就要費盡心力來設法療治；大宗的款項每年樂捐攏來作為維持醫院之用；成千成萬的男女，為著要減輕窮人由貧窮與疾病而來的苦難，便為此輩終身服務。這種心力只要用十一於預防方面，所得滿意的結果也許更多了。

自然是，我們不希望現在——便退一步說在此後數世紀——能够完全除掉這種弊害，但我們總也希望世界上能大大地減少這種弊害底數量；所用的方法，便是將那些飽經痛苦或

容易發生痛苦的人們所用於增加他們的人數的那種生產率使之減少。不論從那一方面觀察，這是一樁最重要的國家底事業，但是現在差不多所有的各國，政府當局簡直不把牠當作一回事。一些政治家慣常說及「下下級人口」的，從沒有表示過——即在公共演說也不會表示過——他們是已經知道除掉「下下級人口」之唯一的方法，只有勸導「下下級」的父母去限制生育「下下級」的兒女。同樣一些富人對於診病的病院經費，總肯慷慨樂捐，毫不吝惜的；而對於一種預防的事業，防止因生育底境况太壞，定可致兒童於疾病的這種兒童之繼續繁衍，卻永沒有想到，並且也永沒有施捨一文。

僅僅傳佈生育限制方法底知識於最窮苦的階級，便足以減少比較不甚康健的階級人數，因而增進社會底平均康健程度，這事是自然不消疑惑的。不過進一層達到更康健的情形而為吾人力之所能及的以外，還有幾種疾病問題須特別考究。有些疾病大都是能遺傳的——尤其是各種的「精神病」(mental infirmity)。倘要把這些疾病禁絕，最要的就是不許害這種病的人有機會去生育他們的種類。處置動物，這種主義我們是已經採用了；可是我們對於人類，倒

還大意得很，似乎牛、馬、羊等動物應要改良，而於人種標準之不高，卻反安之若素哩！

這種流弊底嚴重，終是無可諱言。一個精神衰弱的女孩子給人引誘上了；她到工場去分娩；等到體質復元以後又聽她自由；不到一年的光景，又有了一個小孩子了。一九〇八年皇家委員會開會來討論精神衰弱的人底照拂與管束時候，按著好些關於這一層的可驚的證據。例如一個從希菲爾德地方得來的證據說道：

「在一個工廠裏，我發現五個年輕的婦女，她們通同是精神衰弱的人。

第一個那時正要分娩，可是她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了。

第二個已經有了兩個孩子。

第三個已經有了兩個孩子。

第四個已經有了一個孩子。

第五個在夏天已經分娩，可是她從前已有三個孩子。

所有的這些小孩子通同是私生的。此等事件底代價對於納稅者是一副很重大的負擔，

尤其當此等小孩子將來長大的時候，也許要變成精神衰弱。」

又有一個得自愛丁堡地方的證據，中說兩個小小窮苦人家底同居者的時候，有云：

『這些婦女們一共有二十二，她們有八十八個私生的小孩子。這些母親們除卻五人外，通同是精神衰弱，並還粗陋不堪哩。』

「精神衰弱」之能遺傳，凡參與一九〇八年委員會的科學家都一致承認，便是該委員會自己也承認此種意見。不過談到怎樣防止精神衰弱的人繁衍他們的同類問題，該委員會卻躊躇不決，不肯提出何等酷辣的建議。當時極力聳恿立刻行動之必要者，不只一人。已故的佛萊爵士 (Sir Edmond Fry) 便是該委員會所引證而深加贊許的，他指出在古時衰弱的人 (unbecome) 和精神衰弱的人 (feeble-minded) 都准與處死；可是在近代，我等保護他們不受災難，因以保其餘生，倒也罷了，弄得結果他們又生育像他們的後代出來了。於是他繼續說道：『照鄙意看來，我們現在已經負上又一重責任，便是我們應該準情度理，以盡我們力所能及來阻止劣等人類之長此綿延；否則一代受其利益，世世代代就會受其損害。』他於是要求「衰弱的人」

在幼年時代或青年時代甚或終身，要施以隔離。

隨著一九〇八年皇家委員會底報告以後，到了一九一二年，英國下議院便提出一件議案，要求對於瘋狂的和精神衰弱的人應格外從嚴管束。該議案還不及皇家委員會那般在場的人所期望的嚴厲，可是在下議院那些激烈份子看來，已經是過分了；他們給他痛詆一番，說不啻把精神衰弱的人『處以終身的監禁』。後來又因某要人特別反對，該議案底進行受了這樣的阻礙便無形打消了。到了一九一三年，一個修正案又提了出來。前次那個議案之受人攻擊，一半由於其中所包括的經費關係，一半則由於該議案措辭不好，不及佛萊爵士那個要求——即上文所述及的說『我們應該盡力阻止劣等人類之長此綿延』——之表示得委婉動人。下議院的秘書長，為辨護他的修正案時，他說：『我們對於凡可以視為有「優種」(eugenic)意味的話都刪掉了——現在所採行的手段，只是為保護受苦難的各個人起見。』以這種形式，儘管有繼續反對的大多數人，該議案居然通過了。後來該法令於付審查時，也以下院秘書長所說的手段是很對的。其實這種法令，也僅只規定對於某一種人，若聽其自然，便會危害他們自己甚或危害

別人的，得處以禁錮罷了；並且即使在那種危險的人底情形中，禁錮也僅只暫時的，只要他們稍爲痊愈一點，他們便能够釋放出來，再去生育更多精神衰弱的小孩子。

此種立法經驗，表示要引起一些政治家——退一步說英國的政治家——注意到任何問題而不從當時迫切的政治利益著想，這是何等的困難呀！有許多人以為精神衰弱是可以治好的，都不大理會這種死板的事實。像英國的衛生部長在一次談話當中，他說道：（他這個談片曾經刊布於一九二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的晚報 *Evening Standard* 上）

『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實，或者大家還不知道，便是即使在目前的情形下面，所有這些進了瘋人院的人民當中，約有百分之三十三現在都釋放出來，要算是診好了。一大部分人當他們送進來診斷的時候，差不多都是多年的鋼疾，以為是不可救藥了的，可是畢竟診好了；現在可以診好的人數簡直要高過於百分之三十三。我確信以我們現在所成就的進步，按部就班地施展出來，診好的人數將來還要多哩。』

對於這種樂觀，倫敦市議會（*London Country Council*）關於殘疾病院的報告（一九

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很可供給一個有趣味的註釋。報告裏有一個表，指出在繼續二十五年中，從倫敦市議會各精神病院釋放出來作爲「痊愈了」的病人總數和釋放出來又再送進去的人數。釋出來作爲「痊愈了」的病人一共有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八人，其中陸續再送進去的不下七千九百五十二人；而在這些人數當中，有二千九百八十七人都是在他們被釋出後一年以內再送進去的。這些數目已很足以指示那種證明害精神病的病人是「痊愈了」的憑證，真是毫無價值呵！

不過這些數目還不足以完全說明事實的真相；因爲照倫敦市議會底報告繼續所說，此種數目，僅只包括再進倫敦各病院的人數；『但是實際上也許有別的舊病發作，並且病害的人也許至國外精神病院裏去，這都是完全可能的。』總而言之，這報告所指出來的證據，便是此種數目，表示『那些害精神病作爲痊愈釋放出來的人，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因舊病復發，必須再送進病院去診治。』

同一報告，又給吾人一些可驚的數目，表示倫敦癲狂病人底增加。除上面那個表指出在連

續若干年中癲狂的人數倫敦市議會應負責任外，還有一張表，『將那些癲狂的人現在已在倫敦當局注意之中的，他們的總數也指示出來。』在一八九〇年癲狂的人數爲一六·三六二人。以後一年一年的增加，到了一九一五年就有二九·二一人。在大戰期中數目突然銳減，到了一九二〇年便已低落到二二·九一五人。這個低落底原因，也包含在那報告裏面。第一個原因，在大戰期內，癲狂人數當中有一個高死亡率，這一半由於各大醫院都拿來作爲療養傷兵之用，便不能不把這些癲狂病人擠在一些較小的醫院裏；一半則由於食品缺乏，他們和別人一樣，自然也要感受這種苦難。第二個原因，在戰爭期內，送進病院的人數較少，據該報告所說，這是由於少有貧乏的原故。『實際上失業的事情差不多是沒有；工資頗好；便是精神很壞的人們，平時在勞動市場也許等於廢物的，也都爲有希望的僱主急不暇擇地找了去。』但是像這種的情形，終須要告終止，而據該報告所表示的意見，一九一五年那種高數目，就會馬上再要達到哩。

當倫敦癲狂的人數一增加的時候，當局方面的經費更增加得快了，在一九一五年三月，每一個癲狂人的維持費爲每星期十一先令八辨士；到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增至每星期三十二先

令八辨士。但是這種經費爲倫敦當局拿來用在這都會當中大宗癲狂病人和精神衰弱的病人身上的，還不算唯一的費用；此外還要耗費大筆款項在那爲盲，聾，以及其他殘疾兒童而設的特種學校上面。一九二〇年三月在倫敦這一類兒童數目爲一四·八一九人，內中有七·九四四人都歸入『精神喪失但不爲衰弱』(mentally defective but not imbecile) 一類；四·八三九人歸入『身體缺陷』(physically defective) 一類；其餘都是盲，聾，或害癩病的人。(參看倫敦市議會一九二〇年教育報告)

至於美國癲狂增加情形，下面這一張表，說明得清楚，這張表是從美國統計摘要錄下來的
(第六十七面)

醫院中癲狂人數

元月一日	總數	每十萬人口
1890	74,028	118.2
1910	187,791	204.2

事情大概是這樣的：遠古的時候，精神衰弱的人和身體有缺限的人時常要被自然底殘酷方法所殺掉；到了近代，因有人類的照拂，他們的生命，便得著保全了；並且又因為沒有人採取相當的手段來阻止他們再生育他們的種類，他們的人數自然繁衍日盛。

沒有人會主張回到那自然底方法。把精神衰弱的人和身體有缺限的人殺掉，甚或聽他們活活地餓死，現在是萬萬不能夠的事。如果要採取這種野蠻的方法，勢必惹起人類一宗道德上的損失，以此種損失和那種驅除不適宜的人類而得來的利益一相比較，就會要「得不償失」的。不過此種說法卻非所論於阻止不適宜的人類傳種的問題。誰也沒有這樣一種權力，自己生育小孩子要別人去撫養。不過倘使那些有殘疾的人連自己都不能維持的，若准其生殖，這種事情終歸要碰著的呵！

現在實際的問題，便是用甚麼方法纔能阻止這類人生育。如上所述，這個問題，從前皇家委員會在那討論精神衰弱的人底保護與管束的時候，也曾討論過；場中一人極力主張精神喪失的人應該終身隔離。也曾有一個嘗試，想要給這個觀念以一點初步的法律效果，可是這個嘗試

失敗了，一個新辦法須提出於國會，在該辦法中間，所有「優種」的宗旨公然不諱地廢棄了。就大體說來，國會對於這事倒很對的，雖然這事反動底結果是可悲傷；許多精神衰弱的人假使聽他們自由，也不見得對於他們自己或對於他們鄰人有什麼危險。不過要點只是這樣：只要不許他們生育小孩子就夠了；一定要把他們終身監禁，卻專為著防止他們生育，這未免太殘酷了；倘若別的任何仁慈的方法一樣足以達到防止生育的目的者，我們儘不妨去用這種方法呵！

現在便有一種更仁慈的方法，並且這種方法在美國也已施行好些年歲。只要施一番外科手術，把人體中某幾根腺管割斷，就能够剝奪男女生殖底能力，不致於喪失他們任何合法的權利。此種手術——即通常稱為「輸精管割斷術」(vasectomy)的——非常簡單，尤其在實施於男子的時候，不幾天就回復如常了。此種手術，單只損壞創造新生命的能力，其餘人類的任何願望或能力，絕不致因之有所損壞；並且都說對於男子還足以增進他們一般的健康；至於女子呢，卻也並無妨礙。

第一個有組織的機關利用這種外科手術來阻止人種退化的，便是美國印第安那州

(State of Indiana) 在一九〇七年，該州立法通過一條法令，規定凡在該州居住的人民經三個外科醫生所組成的一種委員會斷定為精神上體質上無可改良而不適宜於生殖的時候，便應施以「絕育」(sterilization) 的手術。見拉弗林 (Harry H. Laughlin) 所著美國優種的絕育方法 (Eugenical Ster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該法令又規定所用的手術務必為『這樣一種手術，即能够防止生殖，可決其為最平安而又最有效力的。』印第安那州此種立法的行動，看來是受夏浦醫生 (Dr. Sharp) 始作其俑的影響，夏浦為哲費孫感化院 (Jeffersonville Reformatory) 的外科醫生。據美國優種登錄處 (Eugenic Record Office) 一九一四年所發表的報告，夏浦醫生『初次手術施行的時候，還在印第安那州法令制定之前八年；在這八年中，夏浦醫生循一般人的請求而替他們施行手術的，有一百七十六人之多。』

自從印第安那州首先開例以後，相繼制定法令的有好幾州；不幸有許多處所，立法的本意竟弄得一場糊塗。他們不把這件事純從「優種」的意味上看待，如同印第安那一樣，有幾州竟把這種手術完全——或大半——作為「刑罰」利用，尤其用於強姦罪。像尼瓦達州的立法，於

一九一一年通過一宗刑律，該律規定：屢犯姦污幼女的罪犯，應判罰使受一種「絕育」的手術，不過不是「去勢」。像這樣的觀念混淆，即使出於公衆推選的立法部，也是無可寬恕；因為在討論中的這種「手術」決不是一宗「懲罰」；上面說過，有許多人還自願來要求施術哩。況且這種手術施於男子，也並不足以保障那些可被別人姦污的婦女；因為強姦者（rapist）強姦一個婦女，並非爲著他需要一個小孩子；他不過滿足他的性慾罷了；所以縱使用那種「輸精管割斷術」的絕育法，於其慾望及滿足該種慾望的能力，仍然不能消滅。不過尼瓦達州底舉動倒沒有什麼實際上的效果，因為該法令後來爲「地方聯合法廷」（Federal District Court）宣佈爲不合憲法。其餘各州的立法界想要把這種手術——既不足以懲罰罪人，又不足以阻止罪人之故態復萌的手術——作爲一宗懲罰的，看來也遭著同一的命運了。此種手術唯一的合法用途，現在只有二種：一即防止生殖，一則增進被施手術的各個人底健康。目前美國各州的立法界，對於這種手術之專限於「優種的」（eugenic）目的，和醫學的（therapeutic）目的上的，他們的行動，還沒有受法廷干涉過。

不過去注意這種範圍比較狹小而法律所賦與的強迫權力底用途，現在仍足令人滿意。例如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州立醫院總監督赫起 (Hatch) 醫生，於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報告道：（參看優種登錄處一九一四年所發行的報告）

『我們進行這件事情的計劃，是遵照我和州政府衛生部長所訂立的合同辦理；便是在施術的時候，凡有關係的人，（倘使有的話）須先同他們商量過，把這種手術解釋給他們聽，並且在施術以前，還要他們親筆立下允許憑據。我們施術違反當事人底意思的事情，倒還很少……被施過手術的人大多數已經出院，現在他們住在家裏也很舒服。大概經過這種手術的人，他們都還多少受一點益。不過有一件事卻須注意，便是在有些情形中，用這「輸精管割斷術」時，他們精神上的狀況，殊不見得有多大改良。我們對於出院的那些人，極力留意他們的動靜，時常接到他們的報告。我們並沒有發現什麼壞的效果。便在夫婦中間，也沒有什麼糾葛出現……據我們在這一州裏的經驗看來，我們要得著有關係的人底允許，在現在的時候，要較之我們開始這種工作的時候，容易得多。這顯然是一般公衆現在都已知道這種工作底

價值了。」

實在這樣的事情，也不用著強迫。大多數的男女，以受精神上或身體上殘疾的苦痛，他們也許要歡迎這樣一種手術；為的能夠將他們一生育小孩子便把他們所咀咒的又傳染給小孩子身上去的事情底危險，加以救濟咧。便是有些人他們精神喪失甚至於不能允許這種手術的時候，這也不生問題；因為無論如何，總還能夠把他們置於終身禁錮之下；再不然他們的父母或保護人底允許也就能够得著。

美國各殘廢病院底當局，看來大半已照著上面這些辦法進行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間紐約商業聯合會所惠然供給於著者的數目，表示以該時期為止，美國各州公共機關裏所施行的手術，共在三千次以上。

現在我們便得了一個固定的方法來防止那一種固定的流弊。那種流弊底嚴重，現在各國到底也漸為一般人所公認。二十年前，倫敦市長處置一對卑鄙的夫婦欺詐取財的時候，他對他倆說道：『像你們這兩個人，看來凡是大家知道的疾病都害著了的，還要生存，要結婚，並且還要

生小孩子，這對於我國底前途和世界底前途，是一件何等令人害怕的事情呀！該婦人那時還有一個五個月的嬰兒在她的懷抱中。（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泰晤士報）

有許多人提議，男女在未結婚以前須經醫生診察過，這種弊端，就會能够防止。此種意見，現在不僅在那些弊端已經迫切的老大國家裏有人提出，便是在那些新興國裏也有人提議。據泰晤士報所載，一九二二年正月阿爾巴塔（Alberta）農業聯合會討論過生育限制底一般的問題以後——沒有最後的決議——便極力讚許『每張結婚證書應附一張體格檢驗憑單』的條陳。像這樣的條陳，已大足以證明此種問題底重要，現在已漸為一般人所領悟；不過此種條陳還不足以防止弊端。因為即使雙方在結婚的時候身體都十分康健，也許一方或他方後來會染上一種遺傳的疾病。花柳症便時常是這樣。一個丈夫從妓女染上了梅毒，他便傳染給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又把這種梅毒傳給他和她的兒女了。

要看著任何主權在民的政府，怎樣去設立一種醫事上的檢驗方式，而能行之儘有效力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差不多各國選民底大多數對於這種提議都憤憤不平，以為太把人民的

自由干涉過分了。他們這種忿恨的舉動不見得是全然不對。因為男女想要結婚，不一定就專爲生育兒女，並且也爲著互助和伴侶；在許多情形下面，若是爲著這些目的而想結婚的，國家也去阻止他們，那末未免太殘酷了。須知與社會有關係的唯一事件，只是他們不應生育兒女罷了。倘使害病的各個人在結婚以前先受絕育的手術，那種目的也一定能夠達得到的。公衆的意識，倘能明白這些事實，便會立刻承認絕育手術就是恰當的辦法了。

實在呢，這裏儘有充分的理由，足以相信：各階級中男女凡能真個認清他們的後代會受傳染的，他們就會立刻去受如上所述那種簡單而無害的手術，只要他們知道這事，和他們的財力足以負擔這事。富人階級自然能夠負擔得起；窮人階級可就不能。既是這樣，而這件事又對於將來的人種幸福，又是這樣關係深切，那末爲公衆的福利起見，這事便應由公家來負擔責任。於各醫院，各公共機關，或半公立機關，都應設備此種絕育手術，免費施行於那些身體殘廢，或精神喪失的人們，照理他們都是絕對不應傳種的。這種費用，理應歸公家負擔，因爲生育有缺限的小孩子的事情給阻住了，一大筆公款現在必須用作他們終身維持費的，就可以省掉；這種終身受國

家維持的生活，於國家固然是「一宗損失」，於他們自己，也時常是一種苦難的生活哩。

婦女們身體的構造，有生就不能生育一個活小孩子的，這種婦女也應施以絕育手術。我會經留意過一件事情：有一個婦人，她三次須經醫生設法，才能救出一個生下地來不能夠活的小孩子。到了第四次的時候，她幸而經某醫生的診治，某醫生才認定她那屢次的妊娠和相因而至的苦難，真是又殘酷而又無謂得很。於是替她接了生以後，又替她施行絕育手術，這種苦難就不會再發生了。窮苦的婦女，她們有這種「不能」的情形時，拿公家的款項來供給他們施行絕育手術，這種經費要算是合法的經費。她們無謂的妊娠，不僅對於她們自己要受盡苦難，便是對於全社會也是一宗損失。

關於精神衰弱的人，絕育之最大利益，是拿得穩的，是永久的。精神上有缺限的人，顯然不能夠靠著他們去生育；而精神衰弱的女子們尤應施以「割斷」的手術。至於那些患花柳傳染病，或其他身體上疾病之足以遺傳的人，絕育手術更加是最好的防備方法了。此等人永遠不應有小孩子；為保護他們自己起見，為保護未生的小孩子起見，更為保護人種起見，此等人都應使之

永遠不能生殖。

總而言之，凡因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缺陷以致不宜於生育的人，都應施以絕育的手術，不過要得著他們自己的允許，或得著他們保護人底允許，經費則歸國家負擔。至於有關係的其餘人口呢，也有兩件事最需要：其一是傳播避孕方法底知識；次之便是大家都應操持做父母的道德上之責任；凡自己無力撫養小孩子的時候，就要限制生育。

把這種改造方法輸入於我們的社會生活當中，便足以大大地促進人種的改良。較爲低劣的人種，數目就會減少；現在所消耗於他們的維持和撫養上的一些努力，也就可以拿來專注於生活境况的改良方面；這樣一來，把康健的程度也提高了，把值得保存的人種標準也提高了。這種事情，在各個窮苦的家庭，尤其顯然易見。做父母的撫養一兩個小孩子能够處置裕如的，假使有了七八個小孩子要去供給，他們就會拮据萬狀。弄到結果，小孩子衣食不能週全；睡在擁擠不堪的房子裏，很難得有機會去變換空氣；他們長大成人，也只是些懦弱之夫，決不能成爲強壯的國民。

就全社會而論，上述同樣的議論也可以適用。生產率大減，就會立刻能够解決許多現在一般人所勞心焦慮的社會問題。我們特別以教育問題爲例。假使有缺陷的人和懦弱的人每年產額減少，那末公共的努力，耗費在那勞而無功地去教育他們的苦功夫，就可以拿來給那些可受教育利益的兒童們一種真正健全的教育。並且，懦弱的人底供給來源一除却或減少，各醫院各殘疾收留所底擁擠情形也就會低減，因之對於別的病人，便可以更加注意周到一點。同樣，以生產率之減少，我們的貧民窟可以一代一代的較爲空疏，最後便可一掃而空，而代之以空地公園。所有這些改良，以及其他因人口低減而很容易達到的許多好處，便足使國中各個人員，有更好的機會去求人生的健康幸福，有更好的機會去發達體力和腦力，而後我們所期望於我們人種之日進無疆的改良，也可以翹足而待了。

可是這種期望的前途，有些人却很反對；他們以爲生存競爭一減輕，牠的本身便足以招致衰頹。他們的理由，是從以人類當作原始的動物觀察得來。他們看到人類在蒙昧未開之世，是用競爭的方法進步的。『強凌弱，衆暴寡。』於是體質好的種類便因以生存，而繼續發展。有些人竟

把這種理論應用到像現在這樣的世界，這適足以昭示吾人：他們「體質上」良好的雖然生存，可是他們却沒有一種相對的「精神上」的進步哩。至於以戰爭來作試驗，在他們以為理由是很充分的，誰知在現在「適得其反」。國際戰爭現在簡直不能改良人種。那些投身行伍為國效命的人，都是所能選出的精華；不中用的懦夫都遺之家中；及至戰爭告終，一般懦夫的數目，也會加增；而種族中頂強壯的一般人呢，却已捐軀疆場了。便是在近代實在的戰爭中，優良人種之無更大的生存倖運，仍同古代徒手為戰的時代一樣。開花炮彈和毒氣，殺人都是不分皂白的。近代的戰爭實在是近代所有的行為當中「最足以劣種的」行為呵！

間有幾種爭鬪的形式，幾種競爭的努力，也是進步所必要的，這句話自然誰也不能反對。可是僅僅「戰鬪競爭」，儘管有許多人樂此不疲，有許多人甚或「奉為圭臬」，還是不能引起進步。必須有「求進步的願望」，進步才能發生；而「求進步的願望」大概受「競爭的精神」所鼓勵的最多。但是「競爭的精神」不一定就要殺戮。陶爾卑（Derby）馬種是英國最好的馬種，然其所以能改良育種，並無何種殺戮的意味在內。現在的世界，友誼的競爭很多，如棒球足球比

賽，駕船比賽，下棋競勝，以及各種學術獎金等等競爭，都足以鼓勵人種的改良進步。總而言之，在人生事業的各方面，處處有一個成功的競爭，手工勞動者和精神勞動者通同包括在內。儘管機械使用，日見流行，人類日常的工作，仍還有一大部份足以給他們一個特別努力的機會，去產生改良的效果，以爲名爲利。既是這樣，所以恐怕人類或因生活舒服遂致喪失「更求進步的願望」，真是毫無理由；事實所昭示於我們的，並還適得其反。實實在在，「生育限制」之實施，在很多的家庭裏，也就是「求進步的願望」之結果；因爲想給小孩子們以一些人生的機會，比他們的父母所能享受的還要好，這就是「求進步的願望」了。只要這種精神存在，世界決不愁衰頹的呵！

第六章 生育限制的倫理

如本書第一章所示，任何人口的總額一增加時，該人口的增加率必定要低落，這是算術上必然的結果。此外可以看見的，便是要這種增加率低落，只能用兩種方法：或增加死亡率，或減少生產率。因之無論何國，遲早之間，總要在「低生產率」和「高死亡率」二者之中決擇其一。因

之道德的問題便立刻發生了，這個問題終非遲延不決所能了事的。低生產率只能以限制生育的方法得著，而有些人以為這種生育限制的事情，在任何情形下面，從道德上說來，都是不應該的。若果這種信念確為顛扑不破的定論，如果這種信念應當由人類去遵守行事，那麼世界上的人，只好永遠去順受那無謂的精力耗費，和一切苦難憂愁；因為凡此等等，都由於生育那些定歸妖嬈的小孩子於世所致哩！現在最好將一種信條 (creed) 之引起這樣結果的，詳細考察一下。

就奉基督教的各國而論，這種信條之起源，是在那公認的聖經裏。最初在創世記中，曾兩次說過：『要生養衆多，遍滿了地。』這兩句話在好幾個世紀裏，被人一再引徵，不下幾千萬次。也曾被人用希臘文，拉丁文引徵過；也曾被人拿各種現代的歐洲語言引徵過。大多數引徵這話的人，和大多數聽著這引徵的話的人，看來都以爲這兩句話可以解決所有各時代的道德問題了。要再找一個像這樣令人吃驚的例證，僅僅只句話便具有偌大的魔力足以制伏一般人心的，倒很難哩！

不過這幾句話，便是牠那本身方面，只要去嚴格考查，也足以昭示那『要生養衆多』的教

訓并非天經地義，適用於任何時代。一些人受著這教訓的，固然是照著這教訓來「遍滿地面」；可是當這地面一充滿的時候，又怎麼辦呢？退一步說，這種教訓，便算無論誰何，都應普遍崇奉，有如引徵這話者之所期望的一樣；然而天主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為男子設立獨身的神甫制度，又為獨身的女子設立女修道院，便已藐視這種誥誡。而這些獨身的善男信女，又還是基督教正宗所推崇為特別神聖的人，那就更直接違背天主所謂「要生養衆多」的教訓了。和這多少相似的一種心理，在英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的名人當中，也能找得到。他們自己雖是獨身者，却痛詆生育限制為違抗上帝。

這樣看來，基督教的信徒，一方面引徵這希伯來的經文，好像牠是永遠可以約束所有的基督徒，而他方面他們自己就漠視牠的教訓。教條和實行，在他們這種職業的神學家，相反到這樣可驚的地步，我們不欲即下斷語，頂好把這種屢屢援引的經文，給那不偏不倚不為神學家的教條所惑的「常識之光」去判斷罷！

這教條的出處，在創世記第一章。這一章底二十一節和二十二節，都說及『上帝怎樣創造

大海猴以及凡能走動的生物，」并且上帝怎樣賜福給這些生物，而又告訴牠們『要生養衆多』。至於人類呢，在二十七節和二十八節也都說及：（以下聖經係照大英聖書公會譯文）

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衆多，遍滿地面……』

從聖經所述之人類創生看來，像這樣的教訓，給把那初造出來的「人」，當他子身在空無一物的地球上開始他的歷程的時候，自然是很對的。據記述所說，他也就依從了這個教訓，於是『人類一天一天的在地面上繁殖起來了。』但是結局怎樣呢？在創世記第六章，五六，七，八四節中告訴我們道：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

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并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於是隨著就有洪水的故事。照這第一次的教訓給於人類要他們「生養衆多」的結局看來，我們真不懂那些死心塌地相信聖經文字的人，怎麼援引這條教訓當他能適用於所有的時代和所有的情形中哩。

不過這同一的教訓，又給了第二次。便是在洪水汎濫以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通通滅絕了，單只剩著挪亞和他的家庭，以及他們帶上方舟（Ark）（按創世記載，大洪水時，上帝預先命挪亞造方舟，將他的家人和畜類通同避入方舟中）的畜牲。創世記第八章與第九章，便描寫洪水退了以後，挪亞怎樣建造一座神壇而禱告上帝的情形：

『耶和華聞著那馨香之氣，就心裏說：我再不因人的緣故咒詛他了，因為人從小時心裏就懷著惡念的；我也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活物了。

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以上八章）

上帝就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並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衆多遍滿地面。」（九章）

在這第二次的時候，這教訓又隨著一個允許，便是允許那些服從教訓的人們，不再假手上帝滅絕他們。既是這樣，把這第二次的教訓當作天經地義，理由還充分得多。但是我們要問：這教訓究竟是給於誰的呀？原來是給於挪亞夫婦，和挪亞底三個兒子媳婦——一共八個人呵！除却這八個人外，那時的世界，據聖經所述，還是「空空如也」沒有人類哩！

在這種情形下面所給的一種教訓，要拿來應用現在這樣的世界，簡直牽強附會，到了極點，看來再也用不著去深論了。不過有一件事倒很有趣，便是上帝給這教訓於挪亞的時候，據聖經所述，挪亞的年齡，已經有六百歲；他的大兒子有九十八歲，其餘兩個兒子也都不算年輕，他們妻室的年齡沒有說及。（按創世記第五章載挪亞到五百歲才養三個兒子）他們這八個人年紀儘管已老，現在假設他們的生殖力仍還十分充足，充其極也不過一年生下四個小孩罷了；要等到這些小孩子能夠繁殖的時候，十七八年的時間，就要耽誤過去，而這時期的世上，還是「空空如也。」那時的情形既是這樣，而現在像倫敦紐約等大城市的人口可是怎樣呢？上千萬的人民，爲著衣食勞碌，住的地方也不充足；然而教會中人，居然有援引這種經文當作天經地義的，去要

他們繼續繁殖哩

上文之所以重視聖經的教訓的，因其在崇奉基督教的各國，實在大有影響於一般人的心理；他們不管這種教訓是在甚麼樣的情形下面給的，只是一味盲從。此外還有一節經文從聖經詩篇中時常徵引的，牠的影響可也差不多：『兒女之多，猶如裝滿了箭的箭袋，像這樣的人才是有福氣的呀』這句詩所表現的形狀，在一般人心目中看來，便不啻一幅大家庭兒孫滿堂氣象雍容的畫圖。但是這種家庭和平的行樂圖，實在却大異於那首詩原來所含的意思。現在便把那首詩抄在下面（舊約詩篇一百二十七篇）：

『壯年人的兒女，像勇士手裏的箭。

兒女的多，猶如裝滿了箭的箭袋，像這樣的人才是有福氣的呀！

當他們走到城門和敵人講論的時候，

他們便不會受羞辱了。』

這首詩在這裏是含著戰爭的意味，並非和平的意味。上帝告訴人們，兒女生得多便有充足

的力量去攻擊他們的敵人了。

這種勸告和那德國軍事家所給於德國人民的，以及第二英國生產率委員會中一般神學的軍事家所隨聲附和的，竟不約而同。小孩子生育下來只爲仇殺他族的小孩子，像這樣的一種政策，以爲施行出來便能够防止戰爭的危險；實則牠的本身便足以招致那樣一種危險，這在本書的第三章已經說過了。無論如何，一般人如果真正盼望『世界上的和平和人類中的善意』，頂好就莫要再呼籲於「勇士」面前，求他們「裝滿兒女的箭袋」來作爲「利箭」攻擊他的仇人吧！

此外有一首詩，是反對上面這首屢被援引的詩的，見於阿仆克利伐 (Aporipha) 集中，僞經 (Pseudepigrapha) 裏 (按僞經爲阿仆克利伐集中之一，又叫塞拉的兒子耶穌之智慧)：『沒有用的兒女莫要貪多，不虔誠的兒子也用不著歡喜。

雖然他們人數衆多，並沒有什麼快樂，恐怕上帝倒要處置他們哩。
不倚靠你多多生育，也不稀罕他們人數衆多。

一個忠實的人勝過千人；沒有兒女去死掉，勝過於有兒子而不虔誠。」

把聖經的經文，時常引來作爲無限制生產的護符，其牽強附會之處，現在無須再說了；那些反對低減生產率的人，便不啻主張增加死亡率，——或以高嬰孩死亡率，或以飢饉，或以戰死——這也無須再闡明了。不過還有一個重要之點，尙待討論，便是要拿怎樣的方法來限制生產率呢？

當馬爾薩斯刊布他的人口論的時候，他以為要限制生產率，只有「晚婚」這個法子可以實行。當時議論紛紜，他爲答覆他們起見，便說「晚婚」這事，不一定要和獨身生活的完全貞操爲一致。』談到貞操之重要，馬氏早就看出——並且也說過——貞操並不是人類所需要的唯一德行。他說：『我總不以為關於「性」的罪惡，便是道德問題中所常計及的唯一罪惡，也不以爲牠便是最足墮落人類的品性的。』他又謂人類由窮乏所致的罪惡，還更兇險得多；要找出一些人屢經貧困，甚或總是受著折磨，而不致於大大墮落他們的品性的，倒很不容易哩！把他的意見總括在該書的附錄答楊氏（Arthur Young）書中道：

「我相信爲具有至理的，我已說過了；我們應該等到我們能够撫養我們小孩子的時候才去結婚。我們也應不要放縱我們自己於邪慾之中，不過我從沒說過，我盼二者之中有一項能够完全地實踐的——兩項均能實踐，更非所敢望了！……在實際上應用我的原理時候，我看待人類，也當作自有他的缺點看待。我觀人既是這樣，而我又深知人口終須要截止的，所以我毫不躊躇地說，謹慎的預防，要較善於中道的死亡咧。」

晚婚這件事，在上中階級的人比較勞動階級容易辦得到些。青年人初入職業之途，或擁有先人餘業的，起居一切，自然能得相當的舒服處所；並且又有旅行和社交的機會，亦足以減輕他們早婚的切望。可是勞動家就不同了，只要賺得十足的工費，他就要去討一個妻子，因爲他需要一個家庭。他的妻子不僅是他的伴侶，並且也是他管家的人和所有事務的僕人。所以勞動階級晚婚，在男子便不啻是一件大大愁悶的事，在婦女也不啻是一件大大損失幸福的事。

不過晚婚這事，在馬爾薩斯著者的時候，雖然也許足以限制生產率，究非所論於現在的時。因爲那時人口小，稍微高一點的生產率，還是正合所懷的；可是現在便不然了，如本書第一章

所示，人口增加，增加率必定低落，所以硬要一個「低生產率」才能防止一個「高死亡率」。所謂「低生產率」便不啻大多數人不得結婚，結了婚的人須要少生小孩子。不過大多數人即使遲婚——譬如說男子遲到三十五歲，女子遲到二十八歲至三十歲——倘不採取預防方法，他們仍還是能够生育許多兒女。因為這些理由，所以馬爾薩斯所主張的晚婚補救方法，究非一般人之所願——退一步言，究非大多數人之願；并且於所要達到的目的，也還不够呢。

一直到馬爾薩斯死後五十年的光景，一個新馬爾薩斯學派發生，才告訴我們還有其他更有效力的限制生產率的方法。這種新馬爾薩斯主義者（Neo-Malthusians）底教義，在原則上並沒有什麼巧妙。這是一定的，無論古今中外，一些男男女女大都實行各種避妊的方法，而又無礙於他們繼續的性交。如聖經所述俄南（Onan）底行爲——這事俟後再爲詳述——便明白地表示一種最顯然的方法，差不多是自有人類種族以來即有這種方法的。不過到新馬爾薩斯主義者興，對於此種意味，才一新面目，公然主張採用避妊的方法以防止人口過剩。因此他們就立刻和「禮教」（public prudery）（苦無適當的名詞姑以「禮教」稱之）相衝突，並且和

神學家的意見，所謂關於「性」的事情，若干涉其本性之自然的程序便是不道德的話，也格格不相入了。

談到「禮教」的問題來，這就很難應付了。因為「合宜」與「不合宜」之分別，不在固定不磨的道理，而在一般的「輿論」；而「輿論」爲物，却又國與國異，時與時殊，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印度有許多地方，以婦女露面於陌生的人爲不合宜。便是勞動階級的婦女，因生活狀況勢不能顧及這種「禮教」的，她們也還戴上一塊頭帕，這頭帕便最容易作爲面罩之用；但是她的腰身，却任其完全裸露在外。以同樣的心理，印度的貴婦人，平日總是深居簡出，一旦要就診於醫生的時候，她便把她的面孔仔細罩住，聽其診察身體。假使她要搭車往外面去旅行，便拿一塊密密的頭帕罩在頭上，把一身裹得不成形像，遠遠望去，好像一堆活動衣服一樣。在他方面，她們穿著的褲子，在歐洲婦女看作太不合宜的；而在印度的回教徒婦女以及中國的婦女當中却盛行一時。還有那婦女騎馬的事，一直到近數年來歐洲各國的輿論才斷定爲不合宜的；但是在亞洲各國，已行之有好幾個世紀了。甚至騎腳踏車的事，從前英國也曾有人當作不宜於婦女的。還有一個顯

然的例證，便是在莎斯比亞的時代，一般人都以婦女演劇爲不合宜，那時飾旦角的，通同是無鬚的青年。同樣在文學中，「禮教」的標準也是國與國異，時與時殊。許多成語和典故爲現代英語所不用的，而在却騷（Chaucer）和莎士比亞那時反甚普通。便是聖經本身也含有許多謬誤的話，因爲出在聖經上倒不要緊；假使出於現代的出版物中，就會有人斥爲邪說詖詞了。在近代，法國的著作家大概要比英國的著作家敢言些；而英國的著作家或者又要比美國的著作家敢言些。

這樣看來，由生育限制方法之討論而引起的這種「禮教」問題，也就沒有普通適用的標準可言。至於公然討論此等事情之合法的權利呢，這問題在英國幸好：約於新馬爾薩斯主義的運動發生時候便同時解決了。在一八七六年，查理士巴賴德羅（Charles Brandlough）和畢沙德夫人（Mrs. Anne Besant）均以發行哲學之果（Fruits of Philosophy）一書被人控告，因在該書中彼等極力主張各種避妊的方法。此案係歸大理院辦理，彼等宣告無罪。英國法律處理這事的態度於此可見一斑。不幸在美國便不同了：處理這個問題的，並非有經驗的法官，

却爲一些政治家，因之通過許多法律，都以限制生育的避妊方法爲不合法；他們所持的理由，卽避妊的主張太「猥褻」(obscene)了。

像這樣的荒謬觀念，不消說只好等到一般的輿論態度改變，到大家愛談這種問題的時候，「禮教」的標準，就會自然要改變的。到了那時，美國人嘲笑此等法律所強迫的緘默，就會不下於嘲笑在一代以前，一般講究禮貌的人不說洋琴底足 (legs)，總說洋琴底肢 (limbs) 的故事一樣了。

「禮教」的問題聽牠自己去解決吧！現在讓我們研究研究這神學家的態度。神學家之所以指斥避妊方法爲不道德的，無非爲著牠們侵犯「自然之常經」。他們這種態度之對不對，我們可要老不客氣來批評一下。須知人類全盤的進步，便由於人力侵犯「自然之常經」所致。衣服以蔽體，熟食以果腹，用肥皂洗濯，以鐵路運貨；住居則有宮室，療病則利用科學，這都不是自然的；推而至於文明人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差不多沒有一樣是自然的。倘使醉心「自然」(nature) 的人，無論根據神學上的理由，或任何別的理由，當真以自然爲歸宿，他們便應該極力

排斥所有這些人爲的習慣，而要求人類應一反於原始渾渾噩噩的情況。有些人也許一至於此的。記得初次鐵路由利物浦至曼徹斯特間開通的時候，好幾個牧師便痛詆此種「發明」(innovation) 爲侵犯「天則」(divine ordinance)。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確證。到最近又有一些神學家，甚至於婦女分娩時予以蒙藥，使她忘却痛苦的舉動，也當作有背天命；他們以爲天意是要小孩子從痛苦中生出來的。總而言之，這種發明也和別的發明一樣，起初總不免有人反對；等到後來革新告成，事過境遷就會慢慢忘記了的。

我們現在對於那般反對生育限制，而找不出別的充分的反對理由，只以「不自然」(unnatural) 這個名詞作爲反對理由的人，儘可不必理會。他們頂好拿這個荒謬絕倫的名詞應用到婚姻制度的本身上去。因爲原始時代的自然人，倘要一個婦女供他的使用，是不等待牧師的許可的。他看中了一個婦女，便躺著等候她，她一從他的身旁經過，他便拿著棍子將她打暈在地，拖到他的洞裏去。這便是「自然」怎樣規定兩性的關係呵！

不過反對生育限制的人，他們之敢於反對的，還不單靠這種謬見，即凡「不自然」的事物

也就是不合道德；他們大半還是受聖經上俄南 (Onan) 和他瑪 (Tamar) 婚姻關係故事底影響。關於這一層的證據，曾顯然提出於英國第一生產率委員會（參看該委員會的報告：低落的生产率第九十九面）

這種有史以前的猶太神話，到現在還有偌大的影響於一般基督教徒底心裏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現在便把載在創世記三十八章的這篇神話述一個大概。

『雅各 (Jacob) 有許多妻妾，生下許多兒子，其中一個叫作猶大 (Judah)。猶大又生下三個兒子，大的叫作珥 (Eli)，第二個叫作俄南 (Onan)，第三個叫作示拉 (Shelah)。猶大替珥娶妻名作他瑪。』

在耶和華眼中看爲惡，耶和華就把珥殺了；詳細原因，聖經上也沒有說及。於是按照猶太習慣，猶大便令他的第二個兒子俄南作爲他瑪第二個丈夫，他對著俄南說：

『你當與你哥哥底妻子同房，向她盡你爲弟的本分，爲你哥哥生子立後。』俄南知道生子不歸自己，所以同房的時候，便遺在地，免得給哥哥留後。俄南所作的在耶和華眼中看爲惡，

耶和華也就叫他死了。

——舊約創世記三十八章——

上面這一節裏最顯然的解釋，便是俄南之被殺，還不是爲著僅僅『便遺在地』不爲他哥哥立後，並且也爲著他拒絕『盡丈夫底兄弟的本分』。當時所視爲本分的，真是何等的兇狠呀。這在聖經中別的幾節裏，也還說得有，尤其值得把申命記 (Book of Deuteronomy) 底十五章引來。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個沒有兒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底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娶他爲妻，與她同房。」

婦人生的長子必歸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字在以色列 (Israel) 塗抹了。

那人若不願意娶他的哥哥底妻，他哥哥底妻，就要到城門長老那裏說：我丈夫底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興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給我盡弟兄的本分。

本城的長老就要召那人來問他，他若執意說：我不願娶她；他哥哥底妻就要當著長老到

那人的跟前，脫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臉上；她說：「凡不爲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這樣待他。」

把上面這一節，和前面俄南底故事那一節，兩兩比較一下，可知俄南之觸犯上帝而被殺，便是他拒絕『盡丈夫底兄弟的本分』，拒絕『替哥哥生子立後』，拒絕『爲哥哥建立家室』這一層凡是忠實的批評家諒來沒有不以爲然的。像這樣的一種「觸犯」(offense)不過不願意行使性交罷了，而照聖經上的經文正當解釋起來，却不啻是一種違反耶和華的「罪惡」(sin)哩！

這一個解釋，只要把聖經上關於俄南的其餘故事一看，便可以完全證實。俄南死後他瑪那時還沒有一個小孩子，她的公公猶大答應她等到他的第三個兒子示拉長大的時候，便給她作丈夫。可是後來不曉得甚麼原故，猶大竟沒有踐約；他瑪那時看見示拉已經長大成人仍還是沒有給她作丈夫，她便採了報復手段。脫了她作寡婦的衣裳，用帕子蒙著臉，又遮住身體，坐在伊拿印城門口等候猶大，因爲他會從那塊地方過身的。猶大看見了她，以爲她是妓女，就轉到她那裏

去取樂，並且允許從『羊羣裏取一隻山羊』打發人送來給她。他瑪堅持要他的印帶子，手杖三樣東西作抵以爲憑證，猶大就給了她，與她同寢，她就從猶大懷了孕。

猶大於是回到翦羊毛的山上去，他瑪就脫了妓女的喬裝，仍舊穿上作寡婦的衣裳回家。猶大託一個朋友送一隻山羊羔去，要從她手裏取回抵押品來，可是找不著她了。過了三個月，有人告訴猶大說他的媳婦作了妓女，且因行淫懷了身孕。猶大說：『拉出她來，捉她燒了。』他瑪打發人拿著這印帶子和手杖去見他公公，對他說：這些東西是誰的，我就從誰懷的孕，請你認認吧！猶大便承認是他的，並且說道：她比我更合道理些，因爲沒有將她嫁給我的兒子示拉。到期他瑪生下一對孿生子，到期這對孿生子底父親——卽她的公公——也就壽終正寢了。

這便是全盤的故事，這個故事活畫出一種倫理制度是和歐洲各國尋常基督教的倫理規律大相衝突的。然而基督教的神學家，却特意把他們所宣佈的信條，以爲行使避妊方法乃上帝所禁止的，建築在這個故事上面。像這樣的一個造端和這樣的一個結果，真是「相差天淵」，我們簡直要向別的地方去找真正的解釋來解釋這神學家的態度才行哩。

要找著真正的解釋，來解釋這神學家的態度，須在下面這件事實，便是大多數基督教的神學家現在仍還是抱著一種「禁慾的態度」(ascetic attitude)。這種禁慾的態度便是起初的基督教會拿來對待各種性慾滿足的行為的。自然是，性的問題之所以在凡百宗教的信條中佔一個重要地位的，也正因為牠在凡百人類的關係中佔最重要的地位。在那旁門左道的異教裏頭，「性」是很受讚美的。例如印度各廟宇寺院，大都雕刻著生殖器的石像作為崇拜的目的；而有些廟宇，甚至時常有婦女來朝香許願，便可以行使性慾的行為，而作為宗教的虔誠之一端。

還有一些性質相同的奇怪風俗，在那些接近基督教發生地方的異教徒中，也是很普通的。在他們這些異教徒看來，起初的基督徒，實負有一種廣大無邊的新福音；因之這些基督教的宣教師，對於異教以特異的「性之讚美」(Glorification of sex)，自然要反對了。有許多起初的基督徒，簡直極端反對；他們看待性的機能，全不當作一件人類自然的機能，應該好生利用；反當作一件咀咒的壞事，以避掉為妙。基督童貞出生的故事，本來已含有通常懷妊的方法似乎不合

道德的意味在內；一到了這般起初的基督教著作家眼裏，這種觀念越發變本加厲，竟讚美「童貞」爲男女最完滿的地位了。

許多起初的基督教徒大膽地說：人全無兒女還要好些，因爲惡貫滿盈的地面那時就可以早點空却，只有天堂就會充滿。便是一些著作家以爲地面多少總還可留點人口的，也還是重視童貞。像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說：『血肉之軀雖多，總還不及冰清玉潔之可貴。』（見斯丹齊賴德馬爾薩斯以前的人口主義書中第一百七十三面所引）又聖堅羅米 (St. Jerome) 說：『我不譏謗婚姻，只要置童貞於其前……已婚的婦人儘可慶祝她們自己，可是她們已較處女遜一籌了。』（見同書一百七十四面所引）聖托姆士 (St. Thomas Aquinas) 底態度更鮮明了。他對於此事所下的結論，表示歉意地說：『以童貞爲犧牲，現在就可以發生姪娘，這要算是罪惡的根源呵！』

這些古代基督教神甫底態度，已經影響於凡信基督教的各國，歷好幾世紀之久。性的本能一般人全不視爲上帝之所賦與，而斥爲惡魔的禮物。一般神學家的意見，大都以爲此種本能之

滿足，只有用於生殖方面才爲正當。現在大多數的牧師，看來仍還是抱著這種意見。然而這種意見，却明明白白和聖經的教義衝突。聖保羅 (St. Paul) 說得很清楚，他說：『爲著性慾的滿足，婚姻也還是必要的。』他自己是一個獨身者，他以爲獨身是至高無上的生活，要別人也學他的樣子；但是他說：（見新約哥林登前書 I. Corinthians 第七章）『但要免除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他又繼續說：『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爲妙。』把基督教的台柱所說的這幾句有聲有色的話一看，我們真不懂近代基督教的重要分子怎樣就會說出婚姻只是爲著傳宗接後的話來了。

從人性方面觀察，我們看出有兩件事情，清清楚楚地顯露出來：第一，性慾滿足的願望，在一般健康的男女當中最爲強烈，便退一步說，也是時常要發作的，而此種滿足達到相當的限度，對於精神和肉體兩方面均有裨益；其次生殖這件事情，至多每十個月便能舉行一次。因之倘使夫婦間之性交僅限於生育兒女，則人類平常性慾滿足的願望便不能滿足。在一般神學家，或以爲這種慾望只有作爲生殖之用才算正當，所以除却在那勢不能行使性交的期間約一年外，若禁

止性慾的滿足，就是違反天意。

這實在是太把這種事情看低了；因為假使小孩子要好好生育下來，假使母親健康要給以相當的顧慮，就不應要她兩年之內懷妊到一次以上，頂好是三年一次。既是這樣，倘使性交僅許作為生殖的工具，那末已婚夫婦就必須禁止婚姻關係中的最重要的關係互兩三年之久。並且當彼等一生育了好幾個兒女為彼等境遇所能容許以外，以後半生，儘管精神仍還飽滿，要想方夫婦間正當的關係，然以生活境況之不足以支持更多的小孩，就必須持禁慾主義才行。

但是這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我們真不懂基督教會的神學家拿甚麼樣的推理方法便會鑄成這樣的一個大錯。這不曾表示在名學家的推理方法和神學家的推理方法當中，隔著一條無從貫通的鴻溝。

神學家所欲加諸於世人的這種教訓之壞處，結果還不只一般已婚夫婦置之不理。置之不理不過是這壞處底一方面。還有更形嚴重的一方面，便是大有影響於未生的小孩子。因為在實際上，假使避妊方法懸為厲禁，則小孩子之出生，就不能算是有意識的求後念頭底結果，不過偶

然的成績罷了。像這樣生下來的小孩子，世界上既沒有替他們預備甚麼供給，並且他們也是他們的父母所不需要的，誰也不需要的，確的，像這樣不需要的小孩子生下來，只算是性交偶然的結果，這才是不道德呵！

要想達到兩性關係中的真道德，只有一個方法，便是把性交這事截然分作兩個目的：一爲「行樂的性交」，一爲「傳種的性交」。這一種行爲底兩方面，根本上完全不同而各有各的重要。「相互的快樂」之由於男女性交而發生的，乃人生最大的活動衝動之一。倘使沒有這種快樂，戀愛就會不能存在；由這種情感所發生的種種詩歌風流就會絕跡天壤；我們也就會沈淪於營營蜜蜂式的生活之中。不過此種快樂的本身，却是一刹那的性質；並不含着任何遠大的結果。在他方面「生殖」可就不然了：其所包含的結果，對於懷孕的婦女，對於將來的小孩子，都非常重要；便是對於小孩子出生的社會，也包含着有相當的嚴重問題。一定的，假使我們要想提高「父母之道」(parenthood)的理想，夫妻便應切實分別「一刹那間的快樂之縱慾」(indulgence in the ephemeral pleasure)和「心之所欲的小孩子之生殖」(procreation of a wished-for

child) 但是只顧性交的快樂而不應用避妊的方法，則懷妊與否仍還是偶然的機會。父母與兒女的重大關係仍還是出其不意的事情。所有的動植物便正是這樣。「自然」對於所有的生物都賦以性慾的本能以維持種族；不過人類却已達到最高的地位而為萬物之靈。他們指導他們的行為，本能而外，且用理性；這樣一來，他們便能漸次提高他們生命底「地位」了。談到人種改良的事情來，在人類面前所可能的；沒有比負責的「父母之道」更為遠大了。

可是父母之道倘要認真負責起來，那就要有意識地審慎實行；並且為達到這種目的，最要的就是「不需要兒女的時候，便應防止受胎。」

對於上面這個結論，反對最利害的便是天主教教會。該教會對於人口問題的態度，並不是根據我們這個現世中確切的人類需要，却根據於神學家的教義，替另一世界中靈魂底命運着想。天主教徒以為每一個生下地來的活小孩子，便是一個新靈魂，一定可以快活地永久住在天堂裏。我們只要把赫思(Hayes)大主教所發行的牧歌一看便可瞭然。赫思是紐約天主教的大主教，他那牧歌曾見引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五號的倫敦晚報。當他說了「兒童之羣降自天，乃

帝意如此。」這句話後，他又繼續說道：

『縱使一些微末的血肉之軀的神靈，以其道德上，心靈上，或身體上之不健全，在人類肉眼看來，似乎隱微，醜惡，爲文明社會之污點的，但是我們對此，必不可忘記基督教的思想，便是在此等可以看見的畸形之中，實在託有不朽的靈魂，會被拯救尊崇，以永住於天堂百福駢臻之中。』

上面這幾句話意猶未盡，他又繼續宣示這同一的教義如次：

『只要有了生命以後，肉體死了，靈魂依然存在；假若防止生命創生，那末，不但肉體，並且連那不朽的靈魂，無論在一時永久，都會歸於空無。』

這種信條立刻的結果，便是照天主教的辦法，倘使碰着一個婦人難產的時候，要想救得小孩子活，便不能不把孕婦底生命送掉。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中，耶穌教的醫生情願犧牲未生的小孩子以救全母親底性命；可是天主教的醫生，如果他要遵守他的教會教訓，便不能不死其母以求其子之生了。天主教這種辦法所根據的教訓，在勃羅（Brown）先生所提出於第一生產率

委員會的條陳裏有兩句話，說得很爲簡當。勃羅先生不僅是天主教底一大權威，並且還是一個素負聲譽的官吏。他對於這事的意見是這樣的：「教會應嚴禁傷害胎兒之事，即使母親底生命岌岌可危亦儘可不顧。」——見該委員會報告——

像這樣的教訓，在一個非天主教的俗人看來，真是令人心悸得很。那生命岌岌可危的孕婦，她也許已經有了好幾個兒女都很愛她，都靠她撫育照顧；她也許是她丈夫親愛的伴侶和支持家務的賢內助；她也許是一個富有活動力的愛國公民，足以裨益她的國家。但是她畢竟給人弄死了，給人活活地弄死了。她致死之由，不過她死了她那子宮中的胎兒才可以生下地來，可以活牠曇花一現的生命來受牧師的洗禮，牠的靈魂便可以升天堂罷了。

一種信條之引起這樣悲慘結果的，在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中，簡直無辯論之餘地；不過非天主教人也無妨去問問：天主教人在別的地方，對於這種不人道的舉動所根據的教義，容或下過甚麼解釋沒有。可巧他們並沒有。如果增加靈魂於天堂是一件這樣大不了的事體，至於把孕婦底生命來換取新生小孩子底靈魂，那麼所有的男女便應盡其力所能及去產生靈魂才好。

然而天主教中人又不以為然，他們堅持神甫應持獨身主義，他們堅持婦女之進修道院誓以貞操自持者，要較她們出嫁而生小孩子的姊妹們神聖得多。這種矛盾的說法，要想調和攏來，在非天主教中人，簡直無從着手。還有一層，若果新靈魂之產生是這樣一件重大的事體，至於一個婦人活活給她弄死也不為罪，那麼婦女生育新靈魂的本分，儘可「人盡可夫」，不必再以婚姻底義務來限制才對。然而天主教會却又痛詆私生為罪惡。

這還不算唯一的矛盾，在第一生產率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勃羅先生還提出一件節略：是說天主教會對於婚姻的教律要點的，從這宗文件看來，顯然可見天主教會是不主張無限限制的大家庭。

固然，該教會對於所謂「違反生理」的 (anti-physiological) 或「不自然」的 (unnatural) 避妊方法加以痛詆；但是這些字面底意味，究何所指，却未說明。「不自然」這個名詞之無所指，前面已經說過。倘使「違反生理」這名詞僅僅是一個同義的名詞，那麼也無討論的價值；倘使在他方面，「違反生理」是指着有害於人類生理的舉動而言，那麼人人就會樂於受他們的痛

詆。但是倘若照這種意味來說，完全斷絕房事的事情，其更違反人類底生理，那就較之一些被斥爲不自然的方法更可痛詆了。

不過這還是枝枝節節的問題，在勃羅先生那件「節略」裏，最要之點是：天主教會並不徹底堅持作父母的應替天堂多生靈魂的教訓；並還相反，他叮嚀已婚的夫婦，『對於夫婦間合法的性慾行爲宜有節制』換句話說，便是已婚的夫婦不要儘量使用他們的生殖力。看來替另一世界產生靈魂的問題已不成問題了。

這同一的「節略」對於天主教教義，尙還露出一個矛盾來。便是因爲勸導已婚夫婦完全禁絕房事是很難的事——且不說是作不到的事——所以他繼續說：天主教徒許其專在不見得會受孕的某一特別時期中，行使性交，以防止受妊。於這種允許以後，又加上一條：『不過這種有限的行房，還不能算是一種最完善的避妊方法。』這便不啻天主教的夫婦，得了他們教會的允許，得以享性交之樂而又可以避妊。然而在這同一的「節略」前幾行，談到避妊方法的時，却又以爲：『已婚的夫婦須要當心他們違犯「天則」(divine law) 所應受的處罰；並要

記着結了婚而又想避妊，便是他們躲避作父母的重大責任。」

如果結婚而又避妊是一樁罪惡，不消說，這結婚而又想避妊的事情也是一樁罪惡；然而全目的都只在限制性交於某一特別時期罷了。

這在一般俗人看來，便不啻所謂罪過的，竟不在乎已成行動，倒反在那嘗試的動機了。一個賊終還是一個賊，不能說他被警察阻住沒有將贓物拿去便不算是賊。既是這樣，我們真不懂天主教會怎樣就會把有效的避妊方法當作不道德，而同時對於特種的避妊方法，却又准其行使，這真是令人莫明其妙了。

幸還好，在英國教會裏一些有聲譽的牧師們，對於生育限制的問題，尚還有一個合理的，較近人情的見解。例如牧師長引奇 (Inga)，當他在第一生產率委員會作主席的時候，他便彰明較著地贊成自願的生育限制；在他那部放談集 (Outspoken Essays)裏面，他以明白曉暢的理論，表示生產率之應減少。又伯明漢大主教某，在第二生產率委員會當主席的時候，他對於這事也一樣地熱心擁護；在一篇演說詞裏，他這樣說：

「國家之所需要的，並不是「無限制的」國民底人數，乃是「足夠的」品質良好的人數。人民在某種情形下面，使用無礙的限制生育方法，從道德上說來，從優種學上說來，都是很對的。」

——見一九一九年四月八日泰晤士報——

他對於有些人之避妊，係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的，很不以為然；但是他又繼續地說：「這也還是一樣的不道德，生下許多兒女，而又無力來撫養他們。」

不幸在英國教會裏，有些牧師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却想追隨天主教神學家的後塵，而竟不從人道底利益着想。弄到結果，各牧師便攏總採了一種反對生育限制的態度。在提出於第一生產率委員會的一個條陳裏面，他們說這是得着大多數監理牧師底贊許的，便把避妊方法之使用，定牠一個「不自然」的罪名。不過後面加上一條說：倘使丈夫堅持使用避妊方法而妻子不願時，「那麼他妻子底良心上，我們並不視為負有罪過。」草這個條陳的人要算是太沒有男女兩性的知識了。要曉得婦女大概和男子一樣，也是很想避掉不需要的小孩子呵！

後來英國聖教會的牧師爲着這問題便在蘭伯時宮 (Lambeth Palace) 開一個會，該會從一九二〇年七月五日起至八月七日止。據他們的記錄，他們便斷言「不自然的避妊方法之使用」爲不合；不過所謂「不自然」底意思究何所指，他們却又隱而不宣。這個「蘭伯時宣言」 (Lambeth Declaration) 到了次年在教會會議席上便惹起御醫陶生爵士 (Lord Dawson) 一番舌劍唇槍的抗議。他們演詞全文——後來刊作一本小冊子，叫作「戀愛——結婚——生育限制」 (Love-Marriage-Birth Control) 的——一時傳誦於英國各教堂，因爲他們愛根據他的合理的意見，不願爲先入的武斷教條所惑。陶生爵士，一面指出蘭伯時會議錄所表示的，只是他們這般教會牧師們底意見，以爲性的結合，應專爲生殖之用；一面他又提醒讀者，說這會議錄太不明瞭，其實這種外交式的公式，他們也不想牠太明瞭咧。

下面所引沙時瓦克 (Southwick) 牧師於第一生產率委員會所表示的意見，至少可以代表一般聖教會牧師的態度。他說人生不應爲性交而性交，應當爲生殖而性交；除生殖以外之性交，他完全不以爲然。他這種態度，比之天主教人還更進一層。他不獨直接違反保羅底教訓，

這在上文已經指出了的——並且和禱告文書 (Prayer Book) 底教義也正相背馳；而尤其重要的，便是和人生最重要最高貴的天賦本能也直接相衝突。關於這一層，陶生爵士侃侃而談，指斥不遺餘力，這是我們所應當致謝的。現在便把他所說的轉錄如下：

『把人生的事實想想吧！讓我們回想我們自己的戀愛，我們的結婚，我們的蜜月。這「性的結合」不時常是我們愛情之肉體的表现麼？這又何嘗含有生殖的意味呢？難道都是我們的不是麼？抑或是教會沒有接觸人生的實際，才鑄成這樣的大錯呢？要曉得蘭伯特時會議所講的戀愛，簡直是一件毫無意趣，非脊椎動物所應有的東西——不配有哩！』

他還說有一句話，這句話被人徵引過好幾遍的，他說：『沒有男女愛情的人生，就會像沒有日光的世界一樣。』(Life without the love of man and woman would be like the world without sunshine)

現在把一九二一年陶生爵士在英國教會會議席上所給的演說詞放下不談，且把百年前一位英國牧師對於這同一問題所表示的意見說一說。這位牧師便是馬爾薩斯。在他那篇討論，

道德的約束 (Moral Restraint) 文中，他說道：

「就大體而論，除却「食慾」便要算「色慾」最普遍而最強有力了。人生幸福十九由於此種情感相激盪而成，一般人大抵如此。由友誼而更進一步的純潔愛情，不啻是「感覺的快樂」和「理智的快樂」二者之混合物，此於人類尤其爲然；看來鼓舞人類心靈底同情而產生無上的滿足的，便要算愛情這個東西。一個人倘使經歷過純潔愛情的快樂，那怕他理智的快樂曾經怎麼樣大，究還不足以流連回憶，作爲他一生最歡樂的時期；所堪回憶的，只是他那兩情繾綣達到極度的情史，事後回味，不勝惆悵，恨不得再過一度這樣的生活才好。」

於是他又指出那不合法的性慾滿足底罪惡；隨着他又這樣說：

「便算這種罪惡是利害得很，而性慾乃爲其罪惡之源，於是我們應當以最高的代價設法使牠減輕，或消滅牠，或低滅牠。但是弄到結果，恐怕從前活潑潑地的人生就要一變而爲冷酷無情，抑鬱不歡的人生呵！」

上述兩種意見，都出自英國教會中人，我們之所以拿來相提並論的，因爲幸而他們都堅持

愛情對於人類的重要。所不幸的，便是世界上有幾派基督徒，和異教徒的教會中人，他們竟視人類的愛情爲猥褻。

他們對於愛情的態度，也就是他們對於人生的態度之一斑。例如印度的禁慾派，以宗教名義，摒除衣服，身塗泥污，在巉巖尖銳的巖石上面赤足來去；在火勢熊熊的烈焰中，伸手焚燒。又如基督教的禁慾派，在幾世紀以前，組成好些的鞭打隊，從街上走過，他們拿着鞭子互相抽着他們裸露的背皮。到現在，在基督教中，禁慾派嚴酷的形式雖較前稍遜，然而還是堅持克己的功夫，不過沒有像從前那樣堅持折磨自己罷了。

要去討論「禁慾主義」(asceticism) 底學說全體，非本書範圍之所許；不過以我個人的意見，禁慾派的主義，是根本上不合道德的。道德底真義，只在「我之所欲施諸人者亦當如人之所欲施諸我。」要達到這個目的，絕非靠磨折自己使受痛苦，或摒除那種對人對己兩無所傷的快樂所能爲功。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採納這種意見，以爲靠這種無意識的自己磨折和摒除這種兩無所傷的快樂，便能使我們愈加神聖，因之我們志得意滿，便算「稱心」！然而這種「稱心」

實際上倒弄得我們違反那種幫助同胞之快樂了。

以上大略所述的意見，適用於性慾之滿足，亦如適用於人類其餘各種的快樂一樣。自然是，性底本能也能够妄用的；並且這種妄用也是「司空見慣」了的。不過像這樣的妄用，只能損害自己個人底健康和損害別人底生命。我們對於這事——亦如對於其餘隨便甚麼事情一樣——倘能拿希臘人所謂「不要過度」的智慧，和基督教所謂「求自己之快樂於別人之快樂中」的教訓來好生節制，也殊沒有理由足以斷定一種自然的快樂便應避免，把牠當作不名譽的罪惡一樣。

假使世界上的事事物物，如基督徒之所信，都是由於天定，那麼「性底本能」便應算是天賦於人的各種本能之一部份。此種本能有兩種可以分開的功用——實際上却也時常分開的——便是能够發生快樂，又能產生後裔。爲着前一項的原故呢，牠時常能够使男女互相滿足，絕不會傷害任何一造，並還時常對於雙方精神和體質上都有利益；爲着第二項的原故呢，「性的權力」(sexual power) 只能用於這樣的情形下面，即夫婦都知道他們自己沒有一點遺傳

病，情願要有一個自己的小孩子來疼愛，撫養，迄於訓育成人。不過已婚夫婦，誰也不應生育多到三四個以上的小孩子，否則世界就會立刻有人口過剩之患。既是這樣，倘使「性的本能」只專為生殖之用，那就不能算是充分利用。那就會殘害人性，而致人類於不幸。因為性慾是對於人類的「愛」(affection)的元始衝動，其滿足固足以製造人類，亦足以製造快樂哩！

新智叢書
人口問題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柯克斯

譯述者 武培幹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Modern Knowledge Library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By

HAROLD COX

Translated by

WU YU KAN

1st ed., Feb., 1925

3rd ed., Jan., 1929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智識叢書

性之研究 ■ 生命論

性之原理

汪厥明譯 一册 定價五角

是書為日本下田博士原編搜集西洋生物學家關於性之學說提綱領博引詳徵更以哲學的眼光及手法剖析批評揚天然之祕奧示人生之歸趣

男女特性比較論

余志遠譯 一册 定價七角

此書打破「把男性看做優勢者把女性看做隸屬者」的習見而「把完全立於平等地位的兩性類作為比較的新基礎」換句話說就是「把男子優勢時代的男子和女子優勢時代的女子或且把女子優勢時代的男子互相比較」而且就生理心理倫理宗教俗尚裝飾工作各點上加以歷史的援引論理的區分合理的批評客觀的判斷以確立新的有系統的法則同時使兩性的人種學性學社會學人類學得到驚人的認識

原生

蔣丙然譯 一册 定價四角

本書共分四編先就生之原素立論後述生物之各種共同性質如運動增長生殖以及生物物力之交換物質之化學組合等說理精詳深得生之體要第三編論生物與死物第四編論生之原始歷徵各家學說以闡發生之本原凡研究生命之學而欲得基本智識者此書不可不讀

生死問題

丁捷臣譯 一册 定價五角

生死問題一書為德國忒亦曼博士所著經西門斯氏譯為英文茲復經丁君譯成漢文本全書分四章(一)生命之初現(二)生命之持續(三)生命之由來(四)生命之滅亡

運動生理學 一册 角七

程瀚章編 是書首論運動與人生之關係以及運動之生理的本態與分類次則分述運動對於各種器官之影響使運動者可以免除諸般障礙俾身體之各部肌肉與臟器皆有充分之教育

新智識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社會問題

相菊潭編

一册 定價四角

我國社會問題非常複雜，編者擇其最要者，別為家族、婦女、人口、都市、勞動、閒暇等五類，詳加討論，博引世界的，以解決我國目前的困難。

人口問題

武培幹譯

一册 定價六角

書譯英國經濟學家柯克斯原著，共六章，分別討論人口問題之算術方面、人口問題之經濟方面、戰事與人口、社會的進步、人種的改良、與生育限制的倫理。人口問題與社會經濟及種族盛衰，至有關係。本書主旨，即係從人口所影響於人類福利方面，以考究人口問題之實在。

都市居住問題

陳迪光譯

一册 定價六角

都市居住問題，與社會問題及市政問題，均有密切關係。此書詳論本問題之發生及內容，近時居住狀況與住宅、市場改良整理之計畫，可供一般居民及辦理市政者之參考。

社會問題與財政

甘浩澤
史維煥合譯

一册 定價九角

著者以為欲解決社會問題，不可不依社會政策，而社會政策，須待財政始能實行，本書即在闡明財政上諸要端，以為實行社會政策的基礎，說理頗為詳盡。

公民衛生

程瀚章編

一册 定價五角

公民衛生為公眾康寧之所繫，然欲求其實現，必須灌輸公眾關於公民衛生上必需的智識。這書首論公民衛生的定義、範圍及其效果，次為各論對於衣服、居住、營養、交通、防疫、優生諸端，旁及學童的養育，勞動者的保護，無不根據科學，詳加闡述。

衣食住

沈德鴻編譯

三册 定價各五角

是書三册為美國大文學家諫本圖 Car Porter 遊歷世界由攷查所得而作。以遊記體裁，說明世界各處關於衣食住的異同優劣，及衣食住三項之來源、製造方法、衣食住的進化及其應注意之點，極其詳確，頗有與感。圖多至二百三十餘幅，尤足供參考而實借鏡。

